

真理

从实践出发的真理导论

Kai Froeb

关于本译本

本译本由人工智能机器翻译生成，尚未经过人工全面审校。如发现错误，请发送至 feedback@reflexivitypress.com 告知我们。已购买本书并向我们报告错误的读者，将免费获得修订版电子书。

作者

Kai Froeb

https://kai.froeb.net

出版社

Reflexivity Press

里斯本

凯·弗罗布系列

最新版本及勘误说明: https://reflexivitypress.com/zh/books/froeb-wahrheit

反馈: feedback+zh.wahrheit.v1.10.54@reflexivitypress.com

封面: © Reflexivity Press, Kai Froeb. https://reflexivitypress.com/en/about/cover-art/

出版

2026-11-21

翻译: 2026-11-25

版本 1.10.54

Typeset with LaTeX (LuaHBTeX, Pandoc + Eisvogel)

成书说明

本书借助语言模型Claude (Anthropic)撰写。构思、内容与责任由作者承担。本译本借助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完成。关于本书的工作方式，见作者的一篇文章：https://reflexivitypress.com/zh/about/machines-that-write/

© Copyright 2026 by Reflexivity Press, 里斯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发行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本书的任何部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人工智能训练**:** 明确允许（ZMC 1.4，第11条）。

Zero Marginal Cost License 1.4 (ZMC 1.4)

读者简明版

凡没有边际成本者，不应有障碍。

你可以

- 免费阅读、下载和复制作品。
- 在注明作者、来源和许可证的情况下，非商业性地数字传播内容未改动的作品。
- 在不改变内容的前提下，从技术上变更文件格式，并为无障碍访问进行必要的调整。
- 为个人、非商业性使用打印或委托打印单份副本并赠送；直接成本可以报销，但不得加价谋利。
- 为个人、非公开、非商业性使用制作翻译。
- 以开放方式镜像未经改动的作品：非商业性，注明版本、日期并指向当前版本。
- 在教育和研究中个人使用作品，并在非商业性使用中按照学术标准引用，但不得以引文汇编取代作品。

条件

使用必须保持非商业性。在公开传播时，应在合理可能的范围内注明作者、作品来源和许可证。只有权利人可以重新许可作品或发布新版本。不得施加额外的法律或技术限制，也不得虚假声称得到作者或出版方的支持。

所有其余权利保留

本许可证仅允许明确列举的使用方式。任何超出此范围的使用，除非已为法律所允许，须经权利人单独许可。

法定使用权限和获酬请求权不受影响。 第三方权利可能适用其他条件。

重要提示： 本简明版仅供参考，并非独立的许可合同。以完整版**ZMC 1.4**为准：

https://reflexivitypress.com/zh/zmc/



关于作者

Kai Froeb (*1963) 居住在葡萄牙大西洋沿岸。

当您阅读这本书时，您已经知道了关于作者最重要的事情：他不要求您相信他。他所有的书都构建成这样：书中所说的内容可以通过您自己的思考来检验——这不是谦虚的套话，而是建筑方式。当您的发现与文本不一致时，要么是这本书的边界已经达到，要么是您思维的某个特性变得可见了。这两者都比单纯的赞同更有价值。

通往这里的道路沿着两条长期并行的轨迹延伸。一条始于吕讷堡的高中阶段和格尔德成人教育中心的暑期学校，在那里，三周时间只用来深入研读一篇文本；这条路经由数学、信息学、企业管理、文化学和法学，有意不追求学位，以便为自己保留一条跨越学科的道路。另一条始于1980年，在一台Commodore CBM 8032上，通过Weizenbaum的ELIZA的复刻版，并成为了一项职业：编程、应用支持、项目管理和培训——先在小软件公司，然后在大IT企业，最后十多年担任企业职工委员会和工会成员。

两条轨迹属于一起，这一点很晚才显现出来。四十年软件工作中成为习惯的东西——分解结构、使依赖关系可见、检验某物在用力拉时是否承载得住——正是哲学论证所需要的同一门手艺。

自1998年起，Froeb编辑**hegel.net**，这是互联网上可用十一种语言、可能是最全面的多语言黑格尔资源，并附带一个包含五百多份黑格尔及19世纪黑格尔主义者数字化原著的公共档案。

通过hegel.net，他与Johannes Heinrichs建立了联系，Froeb如今作为出版人出版Heinrichs的作品。

他的座右铭源自那个学生时代，此后被证明是可靠的：“真理是整体。”这句话要求的是一种无需压制任何东西的整合——因此比听起来更难兑现。

如果您在这本书中发现任何不准确或被忽略的地方，您的批评是您能给予它的最有价值的贡献。

关于问题的缘起

在比利时，我是那个德国人；在德国，我是那个德语说得不好的人，因为我在别处长大。我读了很多书。我无法说清，是因为我是局外人才读书，还是因为读书才保持局外人。

我就读的比利时学校里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这座城市是欧洲企业总部的所在地。家中有些事情是不能对外人说的，而我却把它们说了出来——与其说出于叛逆，不如说出于好奇：为什么它们应该被掩盖？

作为校报编辑，我订阅了德国各政党的新闻通讯，那时还是纸质版。同一事件，在每个通讯中却变成了不同的事件。比差异本身更让我困扰的是，事实在其中似乎如此无足轻重。

在宗教课上，只讲了基督教。其他宗教是我自己去了解的，然后是另类的世界观、相互竞争的物理学理论、不同的历史学流派——直到那些质疑历史概念本身的历史学。在与街头政治摊位的对话中和在挨家挨户的交谈中，始终浮现同一个问题：当对方不认同你的基础时，你从哪里开始？“经上如此说”无法打动不承认经文的人。“这已被证明”无法打动不信任证明之权威的人。

中学时期我注意到，我读过的许多东西是相互矛盾的。从那时起，我就在寻找那个能让一切被整合思考的视角。

这个问题此后变得越来越大。在新冠时期、在乌克兰战争中、在网络回音室中：谁不相信一方，并不因此就相信另一方。那么人们应该以什么为依据？

每个人每天都在这样做。你检验、你否定、你停留在某处。问题是以什么为依据。

目录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1**

前言 **3**

第一部分：我们已经在做的事 **5**

第 1 章：你正在检验这里所说的是否是真理 5

第2章：你不是在真空中思考 7

第3章：你已带来一切——认识活动的隐藏层面 9

3.1 隐藏的交响曲 9

3.2 我们感官的扩展 10

3.3 行动作为认识来源 10

3.4 消解古老的争论 11

第 4 章：作为有生产性出发点的前判断 11

第5章：繁多如何成为一——活的大象原则 14

第6章：活的整体 17

6.1 突然“死”了的电脑 17

6.2 运转的团队——或不运转 18

6.3 不在音符中的旋律 18

6.4 你自己的生命——多于事件 18

6.5 作为活整体的大象 19

6.7 涌现——当新东西产生时 19

6.8 实践意义 20

6.9 回到大象原则 20

第7章：当某物自相矛盾时 20

第8章：一切都必须相互配合——活的侦探原则 22

8.1 融贯的普遍结构 22

8.2 拯救现象 22

8.3 交通事故之谜 23

8.5 当阻力显现时 24

8.6 科学革命作为侦探工作 24

8.7 活的融贯性 24

第9章：线索的不同种类 25

9.1 无意识能力的智慧 25

9.2 线索的不同品质 25

9.3 日常侦探——你自己的经验法则 26

9.4 整合的技艺 26

9.5 当来源相互矛盾时 27

9.6 反思性的侦探工作 27
9.7 反对两种片面性 27

第二部分：符合意味着什么 **29**
第11章：那个不是比较的比较——融贯与符合如何找到彼此 . . 29
11.1 表面上的两难 29
11.2 学会的内外之分 30
11.3 一切用来检验的东西 30
11.3a 真正发生的比较 32
11.3b 我们通过行动来检验 33
11.3c 事情多于我们当前的图像 33
11.4 阻力作为路标 35
11.5 融贯与符合如何协同工作 36
11.6 为什么这个洞见使人自由 36
11.7 实践应用 37
第11a章：什么在抗拒你——以及我们在其中改变了什么 38
11a.1 阻力的不同显现 38
11a.2 谁检验，谁就改变 40
11a.3 反馈 41
11a.4 当阻力被清除时 41

第三部分：以不同方式检验 **43**
第13章：现实的各个不同领域 43
13.1 什么存在，我们是谁 43
13.2 什么是被制作的，什么不是 43
13.3 真理如何以不同方式经受考验 44
13.5 范畴错误 44
13.6 区分而不分离 45
第15章：理解被制作出来的东西 45
15.1 你一直在解释 45
15.2 目的 46
15.13 不同文本如何谈论真理 46
15.3 没有这些提问，人就是盲的 47
15.8 重构不够之处 48
15.10 一部作品的整体 48
第14章：当心思考而头脑感受时 49
14.1 指向统一的矛盾 49
14.3 感受成就了什么，又在何处欺骗 49
14.4 矛盾如何化解 50

第四部分：培养并捍卫检验 **51**
第19章：科学与范式转换 51
18.1 自我检验的检验 51
18.3 方法的要领 51

19.2 当整个大厦动摇时 52
19.4 巨变中也要有理性 53
第20章：为什么检验使人自由 54
20.3 什么使理解成为可能 54
20.5 共同检验 55
20.4 谁欺骗，谁就必须阻碍检验 55
第21章：当以真理之名阻碍检验时 55
21.1 阵营思维 56
21.2 以善之名 56
21.5 被颠倒的原则 57
21.6 如何认出被颠倒的检验 58
21.8a 对内为真，对外为假 58
21.8 当国家操控检验时 59
21.8b 大流行中的引导 60
21.8c 能自卫而不倾覆 61
21.9 成熟公民而非真理部 62
第22章：当方法本身被伪造时 62
22.1 伪造地基 62
22.2 伪造如何运作 63
22.3 你如何认出伪造 64
22.4 外面的伪造 64
22.5 当分析变成封锁时 65
第10章：校准 66
10.2 你对外国的了解 66
10.1 当每个陈述都正确时 68
10.3 宣传 69
10a.3 第一层：检验单个陈述 69
10b.1 第二层：分布 71
10.5 当没有人在审查却仍然被过滤时 72

第五部分：真理作为过程 **75**
第23章：真理与真理过程 75
16.4 “真理是整体”意味着什么 75
23.5a 作为过程的真理 76
23.5 跑步机和另一种无限 77
23.1 许多道路，一个方向 77
第24章：这个文本做到了它所说的吗？ 78
17.2 道路 78
24.1 检验 79
25.1 走向何方 81

附录B：各真理论看到了什么 **83**
B1 导论：一场古老的争论 83

B2 争论如何产生 83
同一种探寻的不同环节 83
为什么各自有一个环节成为尺度 84
B2a 皮浪式怀疑论：悬置判断 84
B3 符合论：抵抗指出方向 85
B4 融贯论：体系必须一致 86
B5 实用论：果实显示树 87
B6 共识论：共同探寻作为真理标准 87
B7 康德：从内部划界的界限 88
B7a 康德之后：有效取代符合 90
B8 建构论：我们创造自己的现实 91
B9 语用学转向：维特根斯坦、奥斯汀、斯特劳森 91
作为语言游戏的真理 91
真理游戏的规则 92
B9a 海因里希斯：四重真理概念 92
B10 分析哲学的精确化：从真之谓词到真之多元论 94
塔尔斯基：为形式特例提供精确性 94
紧缩论：薄的谓词与厚的实践 94
真理制造者：抵抗得到一个名字 95
真理多元论：诸领域的分析邻居 95
方法上的邻居：贝叶斯式校准 96
B11 批判理论：真理与解放 96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了什么 96
为什么真理探寻使人自由 96
留下了什么，以及这本书走向何方 97
B12 每个立场看到了什么 97
诸环节及其绝对化 97
为什么这不是折中主义 98
为什么这不是和谐癖 98
B13 大象原则应用于哲学史 98
平行之处 98
大象 99
对自身方法的检验 99
B14 实践后果：从争论到合作 99
对理解哲学史 99
对于当前的讨论 99
反对哲学上的阵营战争 99
B15 作为活资源的传统 100
这一通览所做的事 100
活的传统 100
使命 100

附录C：真理探寻与黑格尔的逻辑学——一种相互阐明 **101**
C.1 为什么有这一附录? 101

C.2 三个层次：存在——本质——概念 101
存在论：直接经验 101
本质论：反思结构 102
概念论：自我规定 102
C.3 关键主题详述 103
映现与反思 103
现象与现实 103
根据的三种形式 104
扬弃 105
C.4 方法上的汇合 105
施为性的自我应用 105
发展而非定义 105
系统的完整性 105
“真理是整体” 106
恶的无限性与真的无限性 106
C.5 两个文本在哪里走法不同 107
黑格尔：系统思辨的 107
这个文本：施为实践的 107
C.6 我们能从黑格尔那里学到什么（而不必成为黑格尔主义者） 107
C.7 黑格尔能从本书学到什么 107
C.8 结论：相互阐明 108

附录D：证据 **109**
关于第十九章 109
关于第 21 章 109
关于第二十二章 112
关于第十章 113
关于附录 B：皮浪式怀疑主义 113
关于附录B：康德 114
关于附录B：海因里希斯 114

术语表 **117**
使用提示 117
伪造根基 117
侦探原则 118
免疫化 118
前判断 118
大象原则 119
定向的多元主义 119
实验 120
扬弃 120
抵抗 121
拯救现象 122
整合 122

施为性 122
施为性一致 123
明希豪森三难困境 123
校准 123
检验经济 124
活生生的完整性 124
真理 125
真理形式 126
真理过程 126
矛盾 126
知识 127
确定性 127
符合 128
经受考验 128
自我指涉性 128
范式转换 129
融贯性 129
视角 130
认识 130
诠释 130
阵营思维 131
颠倒 131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这本书关于思维所断言的一切，无一不能在自身的思维中得到检验。这就是它的构筑方式。这种方式对阅读产生了影响。

这本书不是从外部解释真理，而是穿过那个在检验时无论如何都会施行的过程，并明确指出其中发生了什么。因此，书中设置了实验。在最重要的那些实验中，将决定这里所写的是否属实；其余实验则展示，一个思想在自身的行动中是什么样子。

各章相互递进：每一章都以前一章为前提。实验很少超过一分钟；它们要展示的东西，只向那些实际执行的人显现。

文本既不诉诸权威，也不预设任何它未展开的东西。凡某一章预先指向后文之处，其论证即使没有这种预先把握也能成立。一本关于真理的文本，如果依赖众所公认的东西，就错过了自己的主题。

附录。 本书的进程与那些众所周知的真理理论——符合论、融贯论、共识论、实用论以及其他——的关系，见附录B。它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见附录C。两者都放在后面，因为主体部分应能不依赖它们而成立；谁先读它们，也不会损失什么。附录D列出第四部分所引事例的资料来源，以及附录B中关于皮浪式怀疑主义和康德的那些章节的论据。事例本身不承担论证；它们在现实事物上显示论证，因此应当准确。

前言

这个文本通过施行真理来谈论真理。它从一个你能在自己身上检验的主张出发：你早已知道真理是什么，因为每当你把某物当作真的或假的，你就已经在使用它。

这里产生的东西应当超越一时一日，因为它是从每个能思考的人在检验时无论如何都会做的事情中发展出来的。某些古老的哲学问题是否在此过程中自行消解，你可以在各个具体的地方亲自检验。

在一个阵营壁垒森严、阵线僵硬对峙的时代，这个文本寻找第三条道路。它诉诸每个人都能验证的洞见，而不是诉诸说教或道德。谁理解了自己在思考时做了什么，谁就能更有意识地对待那些他迄今不知不觉遵循的模式。

一条阅读提示。这个文本的概念是在表述的进程中被发展出来的，而不是预先定义出来的——谁跟着这条路走，就不需要词汇表。但最后仍有一个术语表，它适用于这样的情况：某个词出现了不同于惯常的含义，或者有人事后想查阅某个东西，却找不到原来的位置。按顺序阅读的人完全可以忽略它。

关于引文的翻译： 黑格尔和其他德语作者的引文是为这个版本从德文原文翻译的，采用本书的术语，而不是从现成的译本中搬用。凡存在多种权威译本之处，它们各自的理解不同；这里的翻译遵循本书的解释。为了让人们能够检验这种转述，德文原文附在旁边：在引文后的括号里，较长的引文则在下面单独一段，或在那条证实引文的脚注里。很短的短语（四个词以下）不附原文，而在德文文本中已经以另一种语言出现的引文则保持不变。

第一部分：我们已经在做的事

第 1 章：你正在检验这里所说的是否是真理

你是否注意到此刻正在发生什么？你在读这些字行——你的判断在做什么？是这样吗？这有说服力吗？作者想干什么？

这一检验在进行，而你并没有决定让它进行。检验是否可以被关掉，反证检验会显示：继续读下去，不要评价。连“这是否能成功”的确认，都已经又是一个检验。

你刚刚经历的是第一个实验——它在你知道有一个实验之前就已开始。接下来也是如此：不会对你思维提出任何你自己无法检验的断言。因此，后续的实验都被标出，以便你能停下来真正试一试。你的评估是供你比较的建议，不是规定。如果你的发现不同，那么你要么发现了这本书的一个界限，要么发现了你思维的一个特点，两者都可以继续检验。

如果这一检验在进行，那么你已经知道什么是真理；否则你就无法检验。一个还不能区分真与假的孩子，就不会实行这种检验。这一区分包含的不只是撒谎，还有错误、不知情和误解。它们的共同点是，它们都能被检验。

“什么是真理？”这个问题因此具有一种特殊性质。它必然返指自身。因为当你问“什么是真理？”时，你想要的是一个真的回答。这个问题已经预设了它想澄清的东西。

这不是错误，也不是循环。它表明，真理并不是我们可以像看一个对象那样从外部去观察的东西。我们始终已经处于真理过程之中，处在寻找、发现和继续寻找之中。我们在其中游泳，就像鱼在水中。

如果有人断言“明天会下雨”，你不会期待他说“就是这样”或“你必须相信我”。你期待根据：“天气预报这么说”或“云看起来像要下雨”。谁提出这样的断言却没有任何根据，也不想给出根据，那么他虽然断定了什么，却未将其交付检验；对别人来说，这仍然只是意见或信仰之事。

因此，真理和论证就像问题和回答一样联结在一起。一种原则上看不到根据的“真理”本身就是矛盾。你可以在自己的阅读中观察这一点：被检验的不仅是什么被断言，也包括它是否得到论证。

当你进行论证时，哪怕只是在头脑里，你另外还预设了有其他人能理解和评判你的论证。即使独自在房间里，你也不是孤独地寻找真理：你在一种与他人共享的语言中思考，使用他人能理解的概念，并且以并非只对你有效的合理性尺度为导向。

真理问题指涉自身，这叫作自我指涉。意思是：有些问题已经把答案包含在自身之中，不是作为现成的结果，而是作为在提问中已经实行的实践。

在这里可以解决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即所谓论证的明希豪森三难困境。这个名字已经说明了事情：三难困境是一种有三条出路而不是两条的困境——而三条路都被堵死了。明希豪森是那个吹牛男爵，声称曾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沼泽里拉出来——任何想自己论证自己的论证，似乎都不得不尝试这种事。三难困境说的是：任何论证要么进入无限回溯（A 用 B 来论证，B 用 C 来论证，如此等等），要么进入循环（A 论证 B⊠B 论证 A），要么走向独断的中断（X 就是有效的，废话少说）。

三难困境悄悄地预设了某个东西：它把论证想成链条。句子支撑句子，句子又支撑句子——而一条链必须要么无限延伸，要么闭合，要么在某处干脆断掉。在这一预设下，三难困境是对的：三条路都被堵死。只是这个预设不对——我们此刻正在做的事情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并没有把一个最初的句子挂到一个第零个句子之后。真理问题以另一种方式获得支撑：它无法被否认，除非否认本身已经在实行它。这就是施行性的自我奠基，之所以是施行性的，是因为它在于做出行动，而不在于一个句子。它不是从外部设定的公理，而是位于实行之中的一种支撑。它经受住考验，是凭借它后来变成的东西：凭借由它所建立的整个东西能否承载并经受检验。一个开端的根据是它所产生的结构，而不是第一个环节之前的另一个环节。

拱门就是这样立起来的：没有哪块石头挂在天上的钩子上——石头互相咬合，恰恰因此拱门得以承载。这只是就每个拱顶都有的那种意义而言才是循环：石头互相承载，没有哪块石头预设了它必须先证明的东西。不过，这座拱门的石头当然不是互相预设的句子，因为由这样的句子组成的循环只能保证一切都互相契合。它们是那种无法被否认的实行，以及由它产生的结构。明希豪森的故事是谎言，因为他在没有东西可拉的地方拉拽。思维并不拉着自己的头发——它把自己拼接成拱门，而证明就在于它立得住。

因此，你不必费力去学习什么是真理：你已经在寻找它。任务不是从外部获得一个真理概念，而是意识到你在寻找时做了什么——然后把它做得更好。

第2章：你不是在真空中思考

你究竟用什么来检验真理？用你的思维。但这种思维并不在虚无中自由漂浮。它有一些你无法像脱掉外套一样脱掉的前提。

> ▯▯2▯▯▯▯▯▯▯▯▯▯▯
> 试着理解下面这个句子，而不预设词语有意义：“天空是蓝的。”(DE: „Der Himmel ist blau.“)
> 真的试一试——先别往下读，先试。
> 发生了什么？不行——不可能行：你在读符号的同时试图否认符号的意义，这个尝试自我扬弃。你必须停止阅读，才能摆脱这个前提——但那样实验就结束了，而不是通过了。
> 或者试试这个：试着思考，而不预设你的思想能指向某物。这也是不可能的。一个不指向任何东西的思想不是思想。它就像一支没有目标的箭，一次没有方向的指。

这个实验的构造与第一个不同。第一个实验的问题在于，能否在自身身上观察到某种东西；这个实验的问题在于，某种东西无法被否认，除非你在做它。

这个区别决定了不同的发现意味着什么。凡是一个实验询问一种观察之处，偏差就是一个结果。凡是实验自我扬弃之处，“在我这里却做到了”(DE: „bei mir ging es doch“)这样的报告就是一个无法执行的断言：无法指出究竟是什么成功了。

这两种类型都会出现。区别在于，反面能否无矛盾地表述出来。

当你读这些行并加以评判时，你已经预设了很多东西：你的思想能指向某物，指向这些词语和观念；可以认识所说的是否属实，而且有理由说明为什么某物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思考使人更接近真理，错误可以被发现和纠正；他人能理解你的思想；而且逻辑原则有效，无矛盾性和连贯性有效。

大多数时候你意识不到这些。这属于思维的结构：没有这些前提就无法思考。

因此人们称它们为不可绕过的（unhintergehbar）。意思是：你无法退到这些前提的背后，无法“从外部”观看或论证它们，除非已经在使用它们。这就好像你想从自己的皮里钻出来，看看自己长什么样。

那么谁在这里检验？不是某个抽象的“思维”，而是作为思考者的你：你把这些词语拼合成一个思想，并判断它是否属实。

激进的怀疑论者——那个断言“我们什么都不能知道”(DE: „Wir können gar nichts wissen“)的人——陷入了一个施为性的自我矛盾。施为性意

味着：在施行之中，在执行之中。他的矛盾不在于他所言说的内容，而在于他所言说的与他所做之间的不一致。

谁说“我们什么都不能知道”(DE: „Wir können nichts wissen“)，谁就声称知道我们什么都不能知道。他使用概念，并期待被理解。他为自己的怀疑给出理由，并由此预设理由是算数的。他想说服他人，并由此假定人能通过洞见改变自己的看法。简言之：他通过自己主张这一论题的方式来反驳自己的论题。

谁在其中怀疑有什么把戏，可以做一个检验：他可以试着主张怀疑论，却既不给理由，也不指望被理解。人无法从理由和意义的空间里退出；任何否认这个空间的尝试都在使用它。谁什么也不断言，只是搁置判断，谁就避开了自我矛盾；但他也在权衡理由，这一点附录B将会说明。

在这个发现里还有更多东西：谁在怀疑，谁就在信任。他信任怀疑是值得的——它比盲从检验得更好，它服务于真理。这种信任无法被怀疑掉，除非放弃怀疑本身。怀疑与信任不是敌人；它们是同一次寻求的两面。

人们可以尝试从零开始，怀疑一切可以被怀疑的东西。谁认真这样做，就会碰到这条界限：即使在最彻底的怀疑中，怀疑本身仍然不可怀疑。谁在怀疑，谁就在思考，而谁在思考，谁就存在。但在这个“我思”中已经包含了很多东西：你理解词语，你认识关联，你指向世界，你期待他人能理解你。

这个“我”不是像空间中的物一样现成地在那里。它在施行中产生——在这样一个时刻，你把你所有的经验、概念和洞见拼合成你的世界图景。

尝试从零开始，最著名的莫过于勒内·笛卡尔。他的“我思故我在”是他在其中碰到的那条界限的最著名表述。

由此找到了一个牢固的根据。它不是不可怀疑的教条，而是人自身的思维实践，这种实践无法被否认，除非它自我确证；怀疑确证这个根据，而不是动摇它。“也许我什么都不能知道，也许一切都是幻象”(DE: „Vielleicht kann ich gar nichts wissen, vielleicht ist alles Illusion“)这个问题由此失去了它的刺痛：谁提出这个问题，谁就已经知道什么是知识、什么是幻象。

第3章：你已带来一切——认识活动的隐藏层面

> ▯▯3▯▯▯▯▯
> 环顾四周。也许你看到一张桌，一把椅，一扇窗。“这是一张棕色的桌” (DE: „Das ist ein brauner Tisch“)——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不是吗？你看过去，你看见了，你知道了。完成。但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

在这个看似简单的瞬间发生了什么？说出“这是一张棕色的桌” (DE: „Das ist ein brauner Tisch“)，你已经完成了一整部认识交响曲，而你大多数时候毫不察觉。

3.1 隐藏的交响曲

“桌子”这个概念你并不是简单地读出来的——你是带着它来的，从你所知道的关于桌子的一切中带来。你怎么知道这是一张桌子？一个来自另一颗星球、从未见过桌子的来访者，只会看到一个难以理解的东西。他缺少经验，也就缺少概念，而没有概念，他就认不出他所看到的是什么。你却立刻认出来：这是用来吃饭、写字、放东西的。你闪电般地将它同凳子（太矮）、架子（竖直）、床（用来躺）区分开——带着一种不来自任何定义的确切性。

“棕色”同样复杂。那真的是“棕色”吗？还是桃花心木色、栗棕色、胡桃棕色？棕色的边界在哪里，红色或黑色又从哪里开始？这个界限不是自然中预先给定的——它受文化塑造。不同语言以不同方式划分色谱。例如俄语为浅蓝和深蓝有两个不同的基本词汇，说俄语的人能明显地更快区分位于这一界限两侧的蓝色色调。你的语言参与塑造你看到的东西。

也许你和你的邻人实际看到的这个“棕色”确实不同。你明确称为黄色的东西，对你的同伴可能看起来偏绿。这不一定由文化差异造成——可能仅仅因为你们中某人对某些颜色的感知不同。在北欧血统的男性中，大约每十二个人就有一个对红和绿的区分不如大多数人明显；一粒红色浆果在他眼里几乎无法从树叶中凸显出来。

当一种感官受限制时，其他感官往往得到更多锻炼，有时这种限制本身是一种优势。许多盲人学会根据脚步的声音听出一个房间有多大，并学会用手指阅读。红绿色盲的人能看穿某些让正常视力者上当的色彩伪装，因为颜色不会使他从形状和纹理上分心。因此，并没有唯一的“正确”观看方式；通往现实的不同入口可以互相补充。

你的综合能力——把繁多之物合成为一个东西——是最不显眼的能力。你看到的不是孤立的颜色和形状，而是一个统一之物。从感觉印象的洪流——颜色、形状、阴影、反光，也许还有声音和气味——你合成出“一张桌子”。这是你的精神在每一刻重新作出的成就，而且可能失败：如果把“桌子”抬起来时发现是两只支架加一块松动的面板，那么你错误地进行了合成。

与背景的区分是你在无意识中但又在主动地实行的。桌子在哪里结束？桌布？上面的玻璃杯？下面的阴影？你划出界限，决定什么属于它，什么不属于。这些决定不是任意的，但也不是简单“给定的”——它们产生于知觉、经验和注意力的相互作用。

语言作为社会性媒介贯穿整个进程。“桌子”不仅是一串音，它还承载意义——这个意义你与他人共享。甚至“这是一张桌子”(DE: „Das ist ein Tisch“)这一简单认识，也是一种交流行为，即使你独自待在房间里。

3.2 我们感官的扩展

这一切都闪电般迅速，且大多不被注意。相机拍摄图像；而你则解释你看见的东西，并从印象的洪流中整理出一种秩序。

这种知觉有界限，但界限并非固定不变。蜜蜂能在紫外波段看见花朵上对我们隐藏的图案。蝙蝠用超声波回声“看见”空间结构。其他生物直接可及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技术设备加以开发。

我们系统地扩展我们知觉的界限：显微镜让我们看见最微小的东西，望远镜延伸到星辰，X光设备看穿皮肤，红外相机显示热图案，超声波设备让身体内部的运动可见。每一件新工具都让我们发现现实的新侧面。

3.3 行动作为认识来源

你究竟是怎么学会什么是桌的？不是通过词典里的定义，而是通过行动。

小时候你坐在桌边，在上面画画，在下面爬，撞到过它，在上面吃过饭。你关于桌的知识藏在你的身体里，你的习惯里，你在这个世界中活动的方式里。你知道桌必须多高才能舒服地坐在旁边——不是通过测量，而是通过多年经验。你刚才闪电般地把桌与凳子区分开来时的那种确定性，就起源于这里：它是凝结的实践。

一位木匠与一位植物学家“认识”木头的方式不同。木匠抚摸木头时，立刻感觉到纹理，这纹理向他透露了稳定性。他闻得出木头是否干燥得当。他敲一敲，声音告诉他密度。第一锯下去，他已经知道自己

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结构。他的认识与他的行动不可分。他通过双手、眼睛、鼻子、几十年的经验“阅读”木头。这种知识无法从书本中学到——你必须去做。

3.4 消解古老的争论

从这里出发可以平息一场古老的争论。经验论者说：“所有知识都从外部来，通过感官。”(DE: „Alles Wissen kommt von außen, durch die Sinne.“)唯理论者反驳：“精神带来了秩序化的结构。”(DE: „Der Geist bringt die ordnenden Strukturen mit.“)

两者都有部分道理，但两者都忽略了同一件事：不存在“纯粹的”感官材料，事后再由精神加工。即便最简单的知觉也已经渗透着概念性区分、语言范畴、实践意义。那被误以为“直接的”东西本身就是一个结果——是长期中介过程的结果，无论个体的还是文化的。

因此，认识从来不是简单的和直接的；就是在最简单的成就中，也藏着主动性和智性。认识是被中介的，而这种中介是你自己的活动：你不只是接收信息，而是参与塑造世界如何向你显现。这种活动的界限——以不同方式看见颜色或听见声音——也是出发点：人们可以注意到它们并加以扩展。

但这些“中介性的结构”——概念性区分、语言范畴、实践意义——有一个在我们的文化中多半带负面色彩的名称：前判断↑（Vor-Urteile）。

几乎没有比关于前判断的前判断更顽固的了。

第 4 章：作为有生产性出发点的前判断

你熟悉这个理想：“不带任何成见去面对事情！”(DE: „Gehen Sie völlig unvoreingenommen an die Sache heran!“)这听起来很合理，也显得很科学。但根据前一章，这既无法实现，也不值得追求。

我们刚才发现的全部认识的“中介性”，正是哲学所说的“前判断↑”。那些首先使我们得以理解的既有的概念结构、语言范畴和文化意义，在原初意义上就是前判断。

> **□□ 4□□□□□□□□□□□□**
>
> 试着不带任何预设来阅读这个文本。不知道字母是什么。不期待句子有意义。不带入你的人生经验。

> 会发生什么？做不到。你只会看到涂鸦。

你的理解的这种“预校准”不是真理的障碍——它是真理的条件。

在我们的文化中，“无偏见”被视为美德。“你是有偏见的！”是一句严重的指责。

但是，拥有一个前判断意味着什么？字面上说：在检验所导致的判断之前的一个判断。一个工作假说。一个出发点。

没有这样的出发点，你根本无法开始思考。如果你已经不知道桌子是什么，你怎么能认出一张桌子？如果没有对颜色的经验，你怎么能理解“棕色”是什么意思？

> **□□ 5□□□□□□□□□□**
>
> 这个实验没法真正做，只能想透——没有人能把自己代入一个什么也没有带来的人。它也不是要证明什么，而是要使一个问题尖锐起来：如果把这里视为当然的一切都拿掉，还会剩下什么？
>
> 想象一个外星人在地球上着陆。在他来的地方是否有家具，人们是否像我们这样吃饭，还是完全不同，谁知道。假定他对此一无所知。他看到人们坐在椅子上，围着桌子。他看到了什么？
>
> 很可能只是难以理解的形式。没有关于家具、吃饭、共同用餐的经验，他就缺少那些概念，而没有那些概念，他就认不出眼前发生的事。在较小规模上，每个进入陌生文化或陌生时代的人都会这样。
>
> 你则立刻看到：一家人在吃早餐。你的全部先前知识都流入这个简单认识。你关于家庭、用餐、家具的“偏见”才使理解成为可能。

“但这不是循环推理吗？”(DE: „Aber ist das nicht ein Zirkelschluss?“)你也许问。“我看到的只是我已经知道的？”

是和不是。这是一个循环，但它不会回到同一点：每一圈都会改变下一圈出发时所带的东西。想想学阅读。开始时你认得单个字母。从字母你理解词语。从词语理解句子。但随后，对句子的理解会改进你对词语的理解。而改进后的词语理解又让你以不同的方式看字母。

这就是解释学循环，以解释学命名，那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古老艺术。它描述了一种日常经验：我们从部分理解整体，又从整体理解部分。这不是错误，而是理解本身的结构。

关键区别在于有生产性的前判断和独断性的前判断。一个有生产性的前判断就像一副你可以摘下的眼镜。它帮助你看，但你知道它是一副眼镜。如果另一副更合适，你可以换掉。

一个例子：“德国人是准时的。”作为工作假说，它可能有用。你在与德国人约时间时不会预留“学院一刻钟”。但你保持开放——这个德

国人可能不同。果然，他迟到了。你的前判断作为出发点是有帮助的，但可以修正。

反之，一个独断性的偏见就像《绿野仙踪》中翡翠城的绿眼镜：那里每个人都戴一副，而且戴得太久，以至于大多数人以为城市是翡翠绿色——其实只是镜片。谁把眼镜当成自己的眼睛，就无法再把它摘下来。“所有德国人都准时”（DE: „Alle Deutschen sind pünktlich“）——如果某人迟到，他就“不是真正的德国人”或“证明规则的例外”（DE: „die Ausnahme, die die Regel bestätigt“）。这个偏见使自己免于被经验修正。

第 2 章的彻底怀疑同时也是试图摆脱一切偏见——它必然失败，因为在“我思”中已经藏有语言、逻辑、我的理念。但这一尝试并非徒劳：它使自己的预设成为可见的。由此赢得的不是无预设，而是对自己各种预设的自觉。

> **□□ 6□□□□□□□□□□**
>
> 你在阅读这个文本时带着哪些前判断？可能包括：哲学文本是复杂的，论证应当有逻辑结构，作者想说服你，这里关乎真理而不是消遣。你的前判断可能不同。

又是一种不同的实验。这个实验不证明什么，它把一些东西揭示出来。显出的东西属于发现它的人——在另一个人那里可能完全不同。本章讨论的正是这一点——这不是反驳。

这样的前判断是生产性的：它们帮助你正确归类文本。没有它们，你也许会把文本当成小说或使用说明。

我们的前判断从哪里来？大部分来自传统——我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我们所说的语言、我们听到的故事。

传统中有几代人浓缩的经验。其中并非全部都是真的，也并非今天仍然有效。但它是一个丰富的出发点。

替代方案是从零开始。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发明轮子。如何生火。某些浆果有毒。合作往往比对抗更有效。千百万个经受住考验的前判断。

然而每个孩子都重新学习许多东西。婴儿没有这些知识来到世界。每个孩子都必须自己体验到火是烫的——有些东西只能这样学会。但孩子不是独自学习。父母、老师、整个环境把浓缩的经验传递给他——作为对灶台的警告，作为故事，作为学校。每一代人都重新获取这些知识，但不是从无中获取，而是从上一代人手中。文化就在其中再生产自身：它不仅活在书里，而且活在这种传递中。

艺术不在于没有前判断，而在于使它们变得透明。要知道：这些是我的出发点。它们把我带到这里。但我可以检查它们，修正它们，发展它们。

如何实际做到？问自己：我为什么会这样想？这个确信从哪里来？哪些经验是它的基础？什么东西能说服我相信相反的东西？

最后一个问题是决定性的。如果答案是“没有”，那么你发现的是独断，不是生产性的前判断。这个问题针对的是那些其反面可以被设想的确信。第 2 章的那些预设构造不同：你甚至无法主张它们的反面，除非使用它们。这个检验对所有人开放。

最后，把这些问题用到本章开头的那个偏见上：“人不应有任何偏见。”(DE: „Man darf keine Vorurteile haben.“)它从哪里来？来自对独断性偏见的合理经验，那些偏见使自己对任何修正产生免疫。什么能说服我相信反面？本章提出的那个尝试：不带预设去读哪怕一个句子。关于偏见的那种偏见在实践中没有经受住考验。谁这样检验它，就把偏见变成了前判断——并修正了它。由此，它本身演示了什么是前判断：我们必须从之出发的出发点，它们本身不是问题。一个前判断是否曾是一个误解，不是事先显示出来的，而是事后才显示出来——凭借它经受考验。

看起来像认识障碍的前判断，证明自己是认识的必要条件。当人们注意到它们并愿意改变它们时，它们就成为有生产性的。谁对自己说可以没有它们，只是使它们变得不可见；谁估计到它们，就能改进它们。

第5章：繁多如何成为一——活的大象原则

你正在读许多单个的词，但理解的却是一个连贯的思想。你听见不同的音调，但认出的却是一段旋律。你看见千百个细节，但把握的却是一个场景。你的精神如何把繁多变成一？而这个一是有生命的，这意味着什么？

一个古老的、以许多版本流传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六位盲学者想知道什么是大象。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大象的国度，但他们听说过这种庞大的动物。国王派他们去印度旅行，查明大象到底是什么。

到了印度，他们被帮手带到一头驯服的大象跟前。六位学者围着这头动物站着，试图通过触摸给自己形成一个图像。

第一位学者摸到了大象的腿。回到国王那里后，他报告说：“大象像一根巨大的柱子。强壮而坚固，皮肤粗糙。”(DE: „Ein Elefant ist wie eine mächtige Säule. Stark und fest, mit rauer Haut.“)

第二位学者摸到了象鼻，反驳说：“不，大象像一条大蛇。又长又灵活，而且非常灵巧。”(DE: „Nein, ein Elefant ist wie eine große Schlange. Lang und beweglich und sehr geschickt.“)

第三位学者摸到了耳朵：“你们都错了！大象像一把大扇子。又薄又宽，而且能动。”(DE: „Ihr irrt euch beide! Ein Elefant ist wie ein großer Fächer. Dünn und breit und er kann sich bewegen.“)

第四位学者摸到了肚子：“胡说！大象像一堵大墙——又高又宽又坚固。”(DE: „Unsinn! Ein Elefant ist wie eine große Wand - hoch, breit und fest.“)

第五位学者抓住了尾巴：“不，大象像一根绳——又细又软又有毛。”(DE: „Nein, ein Elefant ist wie ein Seil - dünn, flexibel und behaart.“)

第六位学者摸到了象牙：“全错了！大象像一根光滑坚硬的矛。”(DE: „Alle falsch! Ein Elefant ist wie ein glatter, harter Speer.“)

学者们争吵起来。每个人都确信只有自己认识到了真理。别人一定是搞错了或者在说谎。

这个故事的通常寓意是：每个人都掌握部分真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角，而所有视角都应得到尊重。其中有很多正确之处：没有人看见整体图景，每个视角都能有所贡献，傲慢和不容忍是不恰当的。

这个故事为什么如此有说服力？为什么我们接受所有人都部分正确这个答案？

这个故事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各种描述相互配合，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头动物确实具有所有这些属性，因为矛盾消解在一个融贯的整体图景中，而最重要的是：确实有一头大象。

整个故事都系于这最后一个顺带提到的预设，而恰恰是这个预设最常被忽略。

因此，这个故事预设的不是各人有各人的现实，而是所有人都涉及同一个现实。正因如此，不同的视角才能相互补充，而不是作为同等的有效性并列在那里。

> **□□7□□□□□□□□□□**
>
> 想象故事的发展有所不同。六个盲人摸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第一个：“大象像一杯葡萄酒”，第二个：“大象像一把沙”，第三个：“大象像风”。你会觉得这个故事同样有说服力吗？
> 大概不会——它会完全不可信。我们会想：有什么根本性的东西错了。这些分道扬镳的报告会使那个共同对象本身变得不可信。

同一个现实，不同的眼光

一种相近的结构出现在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身上。他创造了“异名”——不只是笔名，而是完全不同的诗人，各有各的传记、风格和世界观。阿尔贝托·卡埃罗把世界看作直接的感官经验，里卡多·雷耶斯看作古典秩序，阿尔瓦罗·德·坎波斯看作现代的撕裂。三个人都看同一个

现实——而每个人看到的不同。佩索阿没有把他们整合成一种统一意见，而是让他们在建设性的对话中相互交流。

但这里有一个与盲人们不同的地方：卡埃罗并没有摸到世界的鼻子，坎波斯摸到腿。三个人中的每一个看见的都是整个世界——只是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卡埃罗所说的不是只有通过雷耶斯和坎波斯才完整的部分描述；它是一种完整的看世界的方式。只读卡埃罗的人，面对的是一个完整的诗人——而当他读其他几位时，会变得更丰富。但他之前并不贫乏。

由此显示出两种容易被混淆的视角。盲人们把握的是部分：鼻子、腿、耳朵。他们的报告是构件，而整合把它们拼合起来——只有加在一起才构成大象。线索、测量值、证人证言就是这样运作的：每一个单独看都是不完整的。相反，佩索阿的异名把握的是整体：每个人从一个位置看见完整的现实，就像人从东边或西边看一座山——每一次都是整座山。他们的整合不拼合什么；它使人丰富。

这种混淆后果严重，在两个方向上都如此。谁把整全的视角当作部分来对待，谁就对每一个说：你是不完整的，你需要别人——他在想要尊重它们的那个瞬间贬低了它们。反过来，谁把部分奉为整全的视角，谁就把每条线索都变成自己的真理——而共同的检验就变得不可能。

而故事通常的讲法还忽略了另一点：学者们触摸的时候，大象不是一动不动地站着的。“扇子”在拍动，“蛇”在反摸回来。他们试图把握的现实本身在运动；这使得整合更难，同时也更重要。

一个日常例子显示了同一个原则：夜里你听见厨房里有个声音。那是什么？耳朵报告一个金属声，有节奏。嗅觉闻到洋葱。记忆想起切菜的声音。经验说：“这个时间我的合住人经常做饭。” (DE: „Um diese Zeit kocht oft mein Mitbewohner.“)

所有感官和经验协同工作。整合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全都涉及同一个事件。如果你的感官报告完全不同的东西——金属声加上玫瑰香加上对儿童生日的回忆——你会去寻找错误，而不会谈论“不同的视角”。

你也是这样理解一座城市的。起初陌生而令人困惑。一周后你知道上班的路。一个月后，几个心爱的地方结晶出来。一年后你理解了不同街区的灵魂。

但当你认识这座城市时，它也在变化：新建筑出现，旧建筑被拆除，人们搬走又新来，商店关闭又开张，四季改变公园和街道。

因此，“关于这座城市的真理” (DE: „Wahrheit über die Stadt“)不是一幅成品图像，而是一个活的过程。一年后你关于它所说的，不仅仅是一种意见，但也不是最后的话：下一年会纠正一些，并保留大部分。你增长着的认识遇到一个自身也在变化的现实。两者加在一起——你发展了的理解和那个发展了的城市——构成具体的真理。

事情发生了变化，这使认识更难，但也打开了一条通道。

谁把一条街当作既定的来看，谁就看见一条街。谁问它为什么偏偏从这里经过，谁就会发现一条古老的河流、一道已不存在的城墙、两百年前两个地主之间的争端。街还是那条街；在它上面变得可见的东西，却是另一个。

几乎对所有看似固定的东西都同样适用。一个词曾经有另一个含义。一条规则是为了一个已被遗忘的缘由、顶着阻力被引入的。一座山脉曾是海底。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曾经是一种人们为之争论的革新。

对检验来说，由此得出：哪里某物表现为固定的，哪里就允许问：从何时起。而凡答案是某个日期之处，那固定的东西就是一个生成的东西——因此也可能是另一个样子的。

这并不处处同样适用。对一条交通规则来说，规则本身有一个日期；对一条自然律来说，有日期的是我们对它的认识。“从何时起？”这个问题击中两者，但方式不同。

它也击中检验本身。这本书中当作理所当然处理的东西——理由算数、允许矛盾、一个论断必须自我证明——并非从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它们是争取得来的，也可能再度失去。

因此，变化的不仅是城市，也不仅是认识城市的人。这一切延伸到哪里——以及每一次认识同时都是一次介入——将在澄清了什么叫做与现实相一致之后显示出来。

可靠的知识通过整合关于同一现实的诸多不同视角而产生。这不是意见的加法。有资格的是那些涉及同一个东西、能被拼合成一幅一致图景的视角。针对认为每个视角都一样好的人，这意味着：有一个可认识的现实。针对认为自己一眼就看见它的人：它只有通过多个视角才敞开。这同样适用于你行动并必须把不同的关切汇集在一起之处。

第6章：活的整体

你每天在处理那些多于其部分之和的事物。不是神秘的或超感官的——而是完全具体的、日常的。

6.1 突然“死”了的电脑

你的电脑运转了好几个小时，然后突然——死机。画面静止了。你移动鼠标，按键。毫无反应。所有部件都还在——处理器、内存、硬盘、键盘。没有东西消失或损坏。然而电脑在某种意义上“死”了。

发生了什么？组织原则失灵了。硬件部件无法再协调地共同工作。编排一切的软件崩溃了。运作着的系统的活统一体破碎了。

重启之后一切又都运行了。同样的部件，但又被组织起来，又活了。刚才不在了、现在又回来了的是什么？不是一个部件，而是部件的协同运作。当然，必须有人触发重启；电脑不会自行恢复它的协同运作。因此它只是转义上的“死”和“活”，不同于通过自己的活动维持自己的大象（第6.5节）。

6.2 运转的团队——或不运转

你从团队合作中知道这一点：同样一些人可以出色地合作，也可以完全失败。有时“化学作用”对了，主意飞来飞去，每个人补充别人，结果比任何一个人单独能做到的都好。

另一次——也许是同样的人——却毫无进展。误解、权力斗争、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结果比各人分开单独工作还差。

区别是什么？协同的品质。部分（人）是同样的。但整体——运转着的团队——一次在，一次不在。

这种团队品质你摸不到、量不出。但它仍然是实在的——有时甚至是整个局面中最重要的东西。

6.3 不在音符中的旋律

这在音乐那里更明显。你最喜欢的歌由单个的音组成——C、D、E、F、G。这些音你可以在钢琴上一个一个地敲。但旋律不在单个的音里。它通过它们的协同才产生——顺序、节奏、和声。

同样的音可以构成一段美妙绝伦的旋律，也可以构成可怕的噪音。一个胡乱敲键的孩子用的是和莫扎特同样的音。但秩序、结构、组织原则造成了区别。

还不止这一点：一段旋律你可以用不同的调、不同的乐器、不同的速度来演奏。具体的音变了——但旋律仍可辨认为同一段。这段旋律是什么？某种多于音之和、但离开音就无法存在的东西。

6.4 你自己的生命——多于事件

你自己的生命也是一个例子。它由无数单个的瞬间组成——谈话、经历、思想、决定。但你的生命只是这些瞬间的总和吗？

当你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时，你不只是在讲单个事件。你在讲线索如何贯穿，主题如何发展，当年那个孩子如何成为今天这个人。你认出模式、发展、一条红线。

这条红线不在单个事件之中。它通过它们的关联、它们的发展、它们的意义关联而产生。而它仍然是实在的。

6.5 作为活整体的大象

六位盲学者摸到了不同的部分。但活的大象不止于柱子+蛇+扇子+墙+绳+矛。

他们触摸时，大象在反应。它的鼻子在反探索。它的耳朵跟着声音动。它的整个身体在运动中是协调的。它迈出一步时，不是各个部分一个接一个地动——整头大象迈出那一步。

这种活的协调，正是机械地列举部分所错失的。一头死象仍然有腿、鼻和耳，但只是名义上有；再也没有鼻子探索，没有耳朵跟随声音。没有那种使一切成为统一整体的活性，各部分也不再是它们曾经所是。

6.7 涌现——当新东西产生时

这个现象有一个名称：涌现（Emergenz）。涌现的属性是那些只在整体层面产生、不属于任何单个部分的属性。单从部分出发无法预言它们，但一旦知道部分如何被拼合起来，往往就能预言。这是否对所有情况都成功，例如对意识，是有争议的。这个名称没有解释任何东西；它说的是：在这里出现了某种新的东西，并把如何的问题保持开放。

生命从化学过程中涌现，而这些过程单独并不是活的。意识，就我们所见，也系于数十亿个神经细胞，而其中没有任何单个细胞是有意识的。文化从人的互动中涌现，而这些互动单个还不是文化。

> □□s□□□□□□□□
> 检验这个现象不需要这个词。请亲自动手比较：一堆砖和一栋有人居住的房屋，一个单词列表和一个说了点什么的句子。出现了什么？
> 如果这是一个多于部分之数的区别，你就找到了这里所说的活整体。

6.8 实践意义

这个洞见对你的真理寻求有影响。谁想理解复杂的现象，把它们分解成单个部分是不够的——他还必须理解部分的协同作用。有些东西只有在整体上才显现出来：一个人的人格不在他的器官里，一个故事的意义不在它的词数里。而且因为活的整体在自我发展、反应和变化，我们关于它们的认识就不是最后的话：它必须与它们同步。

6.9 回到大象原则

对大象原则来说，这意味着：整合不同的视角不是机械的加法；它应把握那个活整体，那个多于单个观察之和的东西。

学者们不能只收集各自的报告。他们必须理解所有部分如何拼合成一个协调行动、反应、活着的生物。

对真理寻求来说，这意味着：收集事实的同时要问，它们如何相连，形成什么模式，以及它们构成什么更大的整体。

整体多于其部分之和。这个“多”不是神秘的，而是那个把众多要素变成一个运作整体的组织原则。谁只分解和收集，谁最后手里握着一堆部分——而那根活的纽带已经从他手中溜走。

第7章：当某物自相矛盾时

谁把不同的视角汇集在一起，谁就一再遇到矛盾。起初这看上去像障碍。

拿一根直木棍。举在空中——它是直的。浸入水中——它显得折断了。何者为真？“棍是直的”还是“棍折断了”？

两个陈述都基于直接观察。两者在各自的语境中都是正确的。但它们相互矛盾。这个矛盾我们不能忽略——它迫使我们继续思考。

在这个矛盾面前，我们有三种基本可能性：

把一方宣布为假：“眼睛在水中欺骗人”（DE: „Die Augen täuschen im Wasser“）——但它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怎么知道哪一方是对的？这种“解决”没有解释，只是抛弃。当然，一个观察可能错误——从糟糕的角度看到的，或用一台调错仪器测量到的。它是否如此，要看检验它是如何产生的，而不是看它与其余图景的矛盾。

把两者视为同等有理：“这取决于立场”——但这没有帮助。我们需要解释，而不只是关于差异的确认。

找到矛盾统一体：发展出一种更高的解释，它涵盖两个观察，并说明它们为什么起初显得矛盾。

第三条路通向光线折射的发现。这个理论既解释空气中的直，也解释水中看似弯曲。结果比任何一个原初观察都更丰富。

这种思维运动有一个名称：辩证法（Dialektik），源自希腊语dialegesthai，相互交谈。它不是为了抹平差异，也不是诡辩式的文字游戏，而是系统地理解看似对立的东西。

这个结构有三个同时发生的环节——这就叫做扬弃：

保留：两个原初观察仍然有效。棍确实直，而它确实显得折断了。

克服：作为问题的矛盾消解了。我们现在理解了为什么两者都对，它们如何归在一起。

提升到更高层面：我们的理解增长了。我们认识到了那个更高的原则（光线折射），它解释了这两个现象，并使新的预言成为可能。

这种三重意义上的“扬弃”描述了当一个矛盾得到解决时，在学习中发生的事情。

一个日常例子：母亲希望儿子多学习。儿子想要更多自由时间。起初这看起来像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只有一个人能如愿。

母亲真正想要什么？她担心儿子的未来。儿子真正想要什么？他需要空间来发展。

辩证的解决从这个问题开始：争执为什么产生。母亲以书桌旁的小时数衡量学习，儿子以不受监督的小时数衡量自由——两者都在数时间。换成问儿子想会什么，尺度就移动了：谁在学一个自己的计划、一件乐器、一个程序、在一个团队里，谁就同时锻炼了毅力和自立。小时问题自行消解了，不用对半分，因为它不再是那个正确的问题。

结果是两个原初关切都被保留——对未来的担心和发展空间——它们之间的矛盾被克服了，而解决也解释了矛盾从何而来：来自一个共同的、过于狭窄的尺度。

并非每个矛盾都能以双方并立的方式解决。有时一方产生另一方，就像病原体在身体里扩散，恰恰由此唤起通常消灭它的免疫力。而有些东西恰恰只存在于双方的过渡之中，就像一种运动，既不能说“在这个位置”（DE: „ist an diesem Ort“），也不能说“不在这个位置”（DE: „ist nicht an diesem Ort“）。即使这样，思维也寻找那个使双方都变得可理解的原则，即使对立由此依然存在。

矛盾不是真理之路上的事故——它们让思维动起来。只要一切顺利，我们就顺带着检验，而没有注意它，就像你读这些行时的检验一样。只有当某物不匹配，当我们的期待落空时，明确的思考才开始：我们停下来，感到惊奇，问这怎么可能。

由此矛盾成为认识的引擎。辩证法意味着：在解释它们的更高原则中找到矛盾统一体。谁停在矛盾前，就有两个论断；谁划掉一方，就丢失了一条信息。谁寻找那个使双方都变得可理解的原则，谁就更进一步。

第8章：一切都必须相互配合——活的侦探原则

许多好侦探小说都有这样的时刻：赫尔克里·波洛把所有人召集到沙龙。马普尔小姐放下她的编织活。夏洛克·福尔摩斯点燃烟斗。他们马上就要展示一切如何拼合。每条线索、每个观察、每句再怎么琐碎的评论——一切都将找到自己的位置。但现实比任何侦探小说都更复杂：它不会在我们侦查时静止不动。

8.1 融贯的普遍结构

侦探在沙龙里演示的东西，也出现在别处：医生在诊断时必须把各种症状、化验值和病史信息整合成一个融贯的病情图景。每个细节都必须有自己的位置。

历史学家收集各种不同的文献来源、考古发现和同时代报告，它们必须构成一致的过去图景。

侦探原则说：最终一切都必须相互配合。任何观察都不得被丢到桌下，任何现象都不得没有解释。就像一幅拼图，每一块都有自己的位置——只不过这幅拼图是活的。

8.2 拯救现象

每个真正的观察、每个现象、每条线索都包含一份真理，哪怕我们最初的解释是错的。观察几乎从不会完全错误——它们必须被“拯救”（正确归类）。理论和解释可以完全错误，然后被抛弃，而不是被整合。

侦探小说中的例子：管家显得可疑，因为他在紧张。这是一个真正的观察。“他是凶手”的解释是错的。正确的解释是：他害怕丢掉工作，因为案发当天他喝醉了。紧张是实在而重要的——但对于破案而言，它不是杀人动机。

“拯救现象↑”——这个表达源自希腊天文学：sozein ta phainomena，拯救现象。那里用它来命名这项任务：如此解释天空中的运动，以致没有任何观察被遗漏。它的意思是：所有真正的观察都必须在解释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当日心说取代地心说时，所有观察仍然必须得到解

释——为什么看起来太阳像绕着地球转？新理论更好地解释了那些旧观察。

而拯救也意味着：把还无法解释的东西保存起来。好侦探不会把那个不合任何解释的线索扔进垃圾桶——他会把它醒目地放在桌上。知道自己还没有解释什么，这属于解释本身；那些未结的账目是阻力瞬间，是下一个、更好的解释得以开始的起点。

而且还有最困难的情况：说谎的线索。作案者布下假线索；证人有意说假话，因为真话会牵连他自己。此时好侦探会抛弃——但他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抛弃。他把证言作为关于案发经过的报告划掉，并把它作为有独立地位的事实拯救下来：有人撒了谎，这本身就是一条线索，而且往往是最有价值的一条。假线索不指向它所指向的方向——它指向的是：有人有兴趣布下它。因此，好侦探的抛弃从来不是扔掉。欺骗也作为现象被拯救——作为它所是的那个现象。

8.3 交通事故之谜

情境：一起交通事故，有四位证人给出完全不同的证词。退休老人说：“红车开得太快了，撞上了蓝车。”年轻人声称：“蓝车闯红灯过了路口，撞了红车。”带小孩的母亲说：“一条狗跑到路中间，所以两辆车都急刹车。”卡车司机认为：“红绿灯坏了，只闪着黄灯。”

肤浅的反应会是怀疑论式的（“所有人都互相矛盾，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DE: „Alle widersprechen sich, wir können nie wissen, was wirklich passiert ist“)）、权威式的（“只有警察能判断谁对”(DE: „Nur der Polizist kann entscheiden, wer recht hat“)）或相对主义式的（“各人有各人的真理，所有版本同等有效”(DE: „Jeder hat seine Wahrheit, alle Versionen sind gleich gültig“)）。

侦探式分析则不同。它首先认真对待所有观察。每份证词都包含可能为真的成分。没有任何证人有意说谎。然后它问，每个人从什么位置观察的。退休老人站在侧面，能很好地看见速度，但听得不好。年轻人视力好，但被手机分心。母亲因为带孩子非常留心，看见细节。卡车司机从高处有全景，熟悉交通状况。

最后它寻找融贯性。所有证词怎么可能都部分正确？可能的复原：红绿灯坏了（卡车司机）。一条狗跑到路上（母亲）。蓝车急刹车，滑过停车线才停下。红车追尾，因为就当时情况而言它太快了（退休老人）。年轻人看见蓝车滑过停车线，这是对的。“闯红灯”是他自己加上去的，因为红绿灯没有显示红灯，而谁撞了谁，他在看手机时没看见。完全正确的没有一个人；每个人看见的都有些是对的。被拯救的是每个人看见的东西，而不是他由此加工出的东西。

8.5 当阻力显现时

有时第一次整合不够。一个证人跟所有其他人矛盾。一个观察不配入图景。一条线索打扰美好的理论。这里好的和坏的侦探工作分道扬镳。

坏侦探忽略干扰性线索，或把它们强行弯曲。“证人一定搞错了。”(DE: „Der Zeuge muss sich irren.“)“这不重要。”“这总能合适。”(DE: „Das passt schon irgendwie.“)

好侦探认真对待阻力。它们是迄今理论不完整或错误的线索，并迫使人寻找一种也容纳干扰之物的解释。顽固地反抗我们期待的东西，指示着通往真理的方向。

8.6 科学革命作为侦探工作

发现胃病菌幽门螺杆菌展示了侦探原则的运作。几十年来通行的说法是：胃溃疡由压力、辛辣食物和过多胃酸引起。在酸性的胃里，按主流观点，细菌无法长期生存。谁真的发现了细菌，就把它当作污染。

两位澳大利亚医生认真对待了这个扰人的发现。几乎在所有溃疡患者身上都发现了细菌，而且可以培养。其中一人喝下一份培养液，几天内得了胃黏膜炎——还不是溃疡，但证明了这种病菌在胃里会致病。而它也会造成溃疡，这一点是在治疗中才显示的：通过抗生素除掉它的人，复发率要低得多。

结果是胃病学的一次巨变。旧的观察也被拯救了：压力和酸确实会加重溃疡——只是主要原因在别处。

8.7 活的融贯性

侦探原则不只是一套用于侦探小说或科学研究的方法。当你试图理解你周围发生的事时，每天都在运用它。读报时，理解人时，解决问题时——到处你都在收集线索，把它们拼合成一幅融贯的图景。

但这种融贯性是活的，不是僵化的。新经验可以改变整体图景，扰人的观察迫使修正，更好的理论取代更差的。这使真理寻求成为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行为。

在这里，那句老话“真理是整体”（Das Wahre ist das Ganze）有了第一层意义：真理不在个别的孤立陈述中，而在把所有方面系统地整合成一个融贯整体之中。每条线索在其中都有自己的位置，或者作为解释的一部分，或者作为可见地保存起来的未结账目。而且这个整体是活的：它不是僵化的或封闭的，而是通过新经验和更好的整合继续发展的。明天冒出一条新线索，图景不会被扔掉，而是被扩展。

真理就这样通过系统的融贯而产生：所有线索都必须配入整体图景。这种融贯不是任意构造的，它遵循事情本身的逻辑，因为图景也必须容纳那条不肯配合的线索。谁像好侦探那样思考，谁就把矛盾当作线索而不是障碍，即使在混乱的局面中，也往往能通过耐心的劳动找到关联。

第9章：线索的不同种类

侦探原则已经向我们展示：最终一切都必须相互配合，每个观察都必须有自己的位置。只不过必须相互配合的东西，并不是同一种类的。

9.1 无意识能力的智慧

想象一位有三十年经验的医生，一直在治疗病人。一个年轻患者进来，抱怨一些不具体的症状。化验值不显眼，所有测试都是阴性。但这位有经验的医生感觉到：“有什么不对。” (DE: „Da stimmt etwas nicht.“)他无法准确论证——在身体姿势、声音音色、极细微的差别里，有他多年来学会解读的东西。

这是不科学的吗？不可靠吗？

不，只要看到这种直觉从何而来。它是一种无意识能力，几十年经验的结果。医生见过数千个病人，认出了无数教科书里找不到的精细模式。他的“直觉”是浓缩的经验——高度复杂，但无法有意识地分析。

无意识的实践不只是习惯。能力有等级。初学者有意识地思考每一步。会的人运用规则。专家凭经验行动。而大师发展出了一种超越有意识规则的知识形式。

钢琴大师不再想每一个指法。他的手指“知道”该往哪里去。有经验的工匠感觉到材料是否到位。熟练的母亲从孩子的哭声中听出他需要什么。

这种直觉能力不是理性的对立面，而是理性的一种形式：一种如此深入地练就了的知识，无需有意识地思考就能工作。但在情况不同于它所练就的情况下，它也可能犯错。

9.2 线索的不同品质

侦探面对一个复杂案件，必须评估各种不同的线索。硬事实——指纹、DNA痕迹、监控摄像头的时间戳——难以伪造，但大多只说明什么何时发生。怎样发生的，由证人提供，主观带有色彩，往往互相矛

盾，但富有与关联性的内容；为什么发生，往往只有依靠关于人们通常如何行为以及什么在他们环境、时代、共同体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知识才能提供。实验室分析和测量是精确的，但在有人解释之前是沉默的；经验知识解释得快，而且往往惊人地准确，但在个别情况下无法证明自己的根据，至多通过它在许多案件中的命中率来证明。

每一种都在另一种盲目之处强大。因此有经验的侦查者把它们组合起来，使它们相互补充、相互纠正。

9.3 日常侦探——你自己的经验法则

其实你在日常生活中早就在给线索加权，只是不这么叫。遇到技术问题，你更相信手册而不是自己的感觉。朋友之间起争执，你更相信对未言明之事的直觉，胜过任何指南书。对祖母的配方，你不需要研究佐证，因为它成功了一百次；而对一条让你激动的消息，你会去看看其他来源是否也这样报道。

这样的经验法则就是加权：它们说明在哪个领域哪种线索有多大分量。你是在命中和失误中学到它们的，而且当某个你长期信赖的来源让你失望时，它们会改变。

9.4 整合的技艺

你如何整合那些运作方式完全不同的知识种类?

> □□9□□□□□
> 想象你要买一辆二手车。各种不同的“线索”流入你的决定——请逐一检验，你会给它们多大分量：
> 技术检验员按客观标准检查发动机、刹车、变速箱。他的报告精确而事实化。
> 你那个修了几十年车的有经验的朋友听了发动机后说：“听起来不错。”他无法准确解释他听到了什么，但他的判断大多准确。
> 卖方讲述这辆车的历史——谁开过它，它被怎样对待，为什么要卖。主观且受利益引导，但富有背景信息。
> 你自己试驾时的直觉在问：这辆车感觉对吗？它适合你吗？难以客观化，但对决定很重要。
> 在线评价显示其他人在这个车型上多满意。统计上相关，但不一定适用于你的情况。

> 价格与类似报价相比是客观可测量的，但受市场状况和谈判技巧影响。
> 你必须把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信息整合成一个决定。没有任何一种单独就够——但加在一起，它们构成一幅足够坚固以支撑一个重要决定的图景。

这里的发现是一个事实问题：线索可以加权得与提议不同，而这样做的人就如在任何事实问题中一样，有对有错。在第二章那种实验中，形式是关键，而这里关键的是事实内容。

9.5 当来源相互矛盾时

但如果不同的线索相互矛盾怎么办？检验员说“技术上无可挑剔”，而你那个有经验的朋友却表示怀疑。卖方对可靠性赞不绝口，而你在线找到了关于这个车型的投诉。

这里第七章在棍子上展示的东西又回来了：矛盾不终止认识，它推动认识前进。它引出这样的问题：

在这个具体领域中哪个来源最可靠？两者是否可能都对，只是强调不同的方面？是否有额外的信息可以消解矛盾？我可能忽略了什么？

这种深入的分析往往引出没有矛盾就永远无法获得的洞见。看似冲突的东西成了通往更好理解的门。

9.6 反思性的侦探工作

经验法则有一个钩子：人们在不再合适的地方也遵循它们，而不自知。假定你三次相信了能令人信服地描述自己工作的工匠，三次都得让别人返工。谁注意到这一点，谁在第四次时不仅检查报价，也检查自己检查的方式：我是否让一个好故事比发现更强烈地引导自己？我是否主要在寻找证实我本来就相信的东西？我经常忽略哪种线索？

这种对自己思考的思考，把自发的判断形成变成了从错误中学习的真理寻求。

9.7 反对两种片面性

认识线索种类的人，能认出两种互为镜像的片面性。一种是科学主义：它只承认可测量的东西，把经验、直觉和文化知识当作噪音。由此它忽略了本章开头那位医生在患者身上看见的东西。另一种是非理性主义：

它信任感觉胜过一切分析，却忽略了浓缩的经验在新情况下也会犯错。两者都使判断表面上更容易，因为它们把一种线索提升为裁决所有其他线索的法官。

相反，谁了解每一种线索能承担多远，谁就能在信息不完整时负责任地做决定。

每种线索都有自己的品质，要求有自己相应的对待方式。无意识能力不是无知，而是浓缩的经验。谁把硬事实、经验知识、文化背景和直觉汇集起来，使它们相互检验，谁就既不交付给数据，也不交付给自己的偏见。

第二部分：符合意味着什么

第11章：那个不是比较的比较——融贯与符合如何找到彼此

九章以来，我们一直在做同样的事，只是圈子越来越大：检验，从第一句起；发现一切检验所依赖的前提；把前判断赢为起点；把视角拼合成大象，把矛盾用作门径，给线索加权并像侦探一样整合。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的经验之中。由此产生了一个最古老的哲学问题：一个陈述是真，是否当它与现实相一致——或者当它配入我们其他的信念？这个“符合”与“融贯”之争由来已久：一种观点可追溯到古代，另一种则作为它明确的对手在百余年前形成。也许双方都误识了一种我们早已在实践的协同作用。

11.1 表面上的两难

乍一看，融贯与符合似乎相互矛盾。融贯论说：“一个陈述是真的，当它配入我们所有其他有根据的信念。” (DE: „Eine Aussage ist wahr, wenn sie zu all unseren anderen begründeten Überzeugungen passt.“)这听起来很合理。一个新思想必须嵌入我们知识整体。

符合论说：“一个陈述是真的，当它与现实相符合，即相一致。” (DE: „Eine Aussage ist wahr, wenn sie mit der Wirklichkeit korrespondiert, also übereinstimmt.“)（不要与物理学中的对应原理混淆，后者要求新理论必须在旧理论经受住考验之处与之相一致。）这同样听起来很合理。最美好的内在一致性有什么用处，如果它与实在没有关系？

双方都有有力的论证。融贯论的家园在那些本来就只能在关联中检验的地方——在逻辑学和数学中：一个命题被证明，当它能从系统的原理中推导出来。没有人把三角形拿到世界旁边去比较。从这里它加以普遍化：真的，就是能被纳入的东西。由此它巧妙地绕开了与现实作比较的困难——但它只是绕开了：这个问题，即这种一致该如何进行，它放着不予回答。

符合论则反驳：那么真理与美丽幻想还有什么区别？一个妄想系统可以完全融贯——但它与实在毫无关系。

11.2 学会的内外之分

两种理论都预设同一个区分：这里是精神，那里是世界。当问这个区分从何而来时，它们中真的部分就显示出来。它对我们如此不言而喻，以至于我们已经忘记自己曾经学会过它。

婴儿必须首先把自己与世界之间的界限建立起来——它恰恰是在各种抵抗中建立这条界限：球滚走了，不会仅仅因为婴儿想要就回来。饥饿一出现，并不会立刻得到满足。母亲离开，无法被祝祷回来。在那些不顺从愿望的东西那里，区分产生了：外面有某种遵循自己规则的东西——而我在这里。

这种分离是一项成就，现代人完全生活在其中。如果你不确定是否忘了关灯，你不会继续苦想——你会去查看。如果有人声称花园里停着不明飞行物，你会先检验这是否与你所知道的一切相合——如果你没有从一开始就觉得荒谬，你就会走到花园去。这里很清楚：有些事情不能在精神中决定。人必须亲自查看、触摸、测量、询问——用世界来检验模型。这正是符合论中真的东西——只是它不是理论，而是学会的生活实践：全部带着其实验的科学就是它的文化形式。

在这个过程中，被学会的是分离，而不是检验。期待某个东西，遇到不顺从的东西，然后再试别的方式：婴儿已经在做这件事；正是在这种检验中它才学会分离。建立在它上面的一切都有历史，并且并非到处都一样——科学方法、第 10 章所讨论的对来源的权衡，以及那句已经说出的规则：人对别人欠下根据。在任何人说出这句规则之前，它已经包含在检验之中（第 1 章和第 11a.1 章）。被学会的东西可以变得更好，也可以重新丢失；使它得以被学会的那种检验则先行于它。

11.3 一切用来检验的东西

> **[illegible]**
>
> 符合论所说的那个思想与现实之间的“比较”，以及我们的查看似乎要施行的那个比较，真的发生吗？请自己检验：当你说“下雨了”时，你是在把你头脑中的一个念头与你头脑之外的雨进行比较吗？

通常情况下我根本不会想到雨。我坐在桌边，听见窗台板上的敲打声，看见街道黑亮亮的——于是想：下雨了。念头在这里作为感知的结论跟随感知。只有当某事把问题抛出时，方向才颠倒过来：有人说下雨了；我不想穿外套出门；那敲打声也可能是暖气。这是小小的惊奇：某物也许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 于是我开始思考，或者去看——大多是交

替进行。念头首先在那里，作为论断、作为问题、作为期待，并寻找自己的感知：我望向窗外，打开门，闻到潮湿的空气，读天气预报，看雷达云图，问那个刚好进来的人。这就是查看。

所有这些都是以不同方式被中介的：自己的看，自己的听，一件工具，一个文本，另一个人的话。而这些途径并不同等——没有人这么对待它们。我自己看见雨，看见玻璃上的水珠，门槛上的水花，或者走出去被淋湿，那么问题就得到了回答；不再有需要检验的怀疑。有人进来说，下雨了，那么他的话由他身上的东西来检验：滴水的伞，湿头发，湿衣服支持它；这些都没有，我就起疑——或者他刚从车库来，那就取决于他有多可信。天气预报和雷达云图则在大体上准确，在细节上出错：在有些海岸，预报常常不准，而雷达在云中显示的东西，并非总是下面抵达的东西。在来源不像自己皮肤上的雨那样明确的地方给来源加权，需要经验——而这些权重取决于环境和地域。

但在一点上这一切都相同：所有你用来检验的东西，都进入你的认识施行之中——而加权也正是在那里发生的。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比较、排序、理解。这远远超出感官——对回忆、报告、书籍、测量值、统计、证明、实验都是如此：它们只有遇到你并被你加工，才成为理由。甚至最精密的仪器所测量的东西，也要在它的读数被读取、其运作方式被理解、其结果被归类后，才成为认识手段。

因此这一切没有一样因此只是主观的或不实在的。雨不会因为你要看见它才能认识它而少一点实在；测量不会因为必须有人评估它而少一点客观。这只显示了一点：我们没有一个位于一切认识之外、可以从那里把我们的认识与世界并排放置的位置。所有我们用来检验真理的东西，都在同一个真理实践中与我们相遇。

而在那里与我们相遇的一切东西上，可以区分出两个环节。有些东西强加给我们：雨在下，无论我是否希望；显示屏上的数字就是这么显示的；证人的报告就是这么说的。而所有这些东西同时又被主动加工：被理解、被归类、被加权、被怀疑。没有一种认识只由两者中的一个组成——念头也可以像一段挥之不去的旋律一样强加给我们，看也可以被目光、脚步和镜片引导。但在哪个环节主导的差别上，系着我们整个检验：我不确定是否在下雨时，就停止思虑、出去查看——我寻找那个强加于我的东西，哪怕是气压计的读数或那个在外面待过的人的话。

这里也已埋着那个被旧争论掩盖着简单洞见。符合论问的是内容：我们得到的东西是否切中事情？融贯论问的是形式：被认识的东西是否与其余被认识的东西拼合成一体？但内容与形式并不在两个分开的地方相遇。没有任何内容是未经赋形就能得到的，没有任何形式是无内容地检验的——两者在同一个施行中相遇，而且从这里已经可以预见，这两种理论将需要彼此。

11.3a 真正发生的比较

这是否意味着与现实的比较是虚妄的？那会是错误结论。虚妄的只是跨越深渊的比较：这里是现成的思想，那里是现成的世界，两者之间有一个能把两者并排保持的立足点——那就是那个不是比较的比较。真正的比较更日常，它不停地在两个方向上进行。多数时候感知先行，把握它的念头必须在后续经验中经受考验；凡是问题先出现之处，念头寻找自己的感知：我想“下雨了”，看见水珠——它在那个强加于我的东西上得到检验。一个期待实现或失败。一份报告与一次测量相一致，或与之陷入矛盾。一段回忆被一份文件证实——或被纠正。

而且各种检验手段相互控制。沙漠中地平线上似乎有水；我走上前去，它向后退——看显示了某种东西，而走没有兑现它。面前似乎有东西；我伸手，手抓空。在没有眼睛能企及的地方也一样：没有人看见病毒、宇宙早期或一个国家的人口——我们用显微镜、痕迹、测量序列、统计、报告工作，而检验在这些地方也在于把以不同方式被中介的途径相互关联起来：一种测量程序控制另一种，一个预言用后来的结果来衡量，独立的手重复实验。但两个途径的单纯一致还走不远——一个梦也能骗过多个感官，一个妄想也能感觉圆满。检验变得严格，是靠增长：在变换的视角下，在反复的行动中，通过独立查看的他人，在事情按规律作出反应的干预上。

这样理解，那两个字眼就说出了某种精确的东西。符合不意味着思想是事情的第二个精神副本；它显示在：我们的不同途径被事情共同承载，或共同被纠正。融贯不意味着我们按自己的方便无矛盾地拼凑思想；它是那个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一切途径获得自己的位置，而干扰性的经验不被压制。没有前者，一个封闭的妄想可以被当作真理；没有后者，印象、测量和报告就只是一堆无意义的杂物。在这里，两种理论分开的东西开始生长到一起。

可以更精确地说出它们如何相连，如果把融贯理解得像这里一样宽：不仅诸思想相互之间的协调一致，而且与一切相遇之物，也与强加于我们的东西协调一致。在这个宽泛意义上，不符合的东西也不融贯：一个被经验撞击的表象，不再配入某人其余所知和所假定的东西——而这个断裂出现在那个关联之中，逻辑断裂也在其中出现。因此，符合检验不是融贯检验之外的第二种程序，而是它要求最严苛的情况：即那种情况，其中抵抗之物无法靠重新思考消除。在狭义上，即仅仅诸思想相互之间的协调一致，符合论的反驳仍然有理：一个妄想可以在自身内部完全自洽。把它与真理分开的，不是它从未遭遇意外。意外它事后会纳入。它缺少的是：愿意让一个不是它自己也能给出的回答生效。它把那种无法靠任何重新解释消除的抵抗力也加以重新解释。

由此抵抗力也被规定了下来。它不是外面的现实对里面思维的撞击，而是一个关联再也合不到一起的征象——而且是有些东西必须被变得融贯，而它现在还不融贯的征象。

在这个比较中还有一件事在发生：从它之中我们获得了内与外的区分，而不是预设了这一区分。因为有些东西可以被引导，而另外一些则强加于我们，因为看见的和触摸到的可能相分离，因为愿望在印象上失败，所以孩子就已划出那条界限：这属于我，那个遵循自身法则——他抓却够不到，他撞上，摔倒，再试，并逐渐区分开自己的身体、他人和世界。精神与世界的分离不是认识必须先搭桥跨越的深渊；它是经验的结果，而且在经验中仍可检验。不是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被制造出来——被制造的是我们关于什么属于我们、什么遵循自身法则的知识。

11.3b 我们通过行动来检验

本章的例子有某个共同点，第三章在你童年时的桌边已经显示过这一点。为了识破地平线上的幻象，我向它走去；为了检验那个幻影之物，我伸手去抓；为了查看，我打开门。检验手段从不安静地并排摆在桌面上——它们通过我行动才进入游戏。我想知道墙是不是空心的——就敲一敲。科学以同样的方式系统地进行：它有针对性地改变条件，建造仪器，重复，预言并干预。在行动中事情回答——它顺从期待或反抗它。水在我走近时后退，这一点我只是因为走了过去才经验到。

由此可以得出：真的，就是在行动中经受住考验的东西，就是起作用的东西。其中有正确之处，附录B将显示它有多少。但一旦把行动单独当作判官，它就引入迷途——因为一个行动只有在被理解时才揭示什么。水后退，只有当我思考看与走之间的矛盾时，才教我“那是假象”。没有这个思想，那后退就只是诸多次遭遇中的一次。一个没有把握它的思想的行动不是认识，而是乱撞——醉汉也撞到事物，并被事物撞击，却什么也没有认识。反过来，一种从不暴露给行动、经验、可能阻力的思维也仍然空洞。两者相互交织：我们出于一种理解而行动，并在行动的后果上改变理解。因此“经受考验↑”也不只是能起作用：一种欺骗可以一阵子起作用，一个错误的理论可以偶然正确预言，一种意识形态可以有效地组织一个社会。真的是那种经得起增长的检验的东西——经得起不同的途径、反证、后果。

11.3c 事情多于我们当前的图像

还有一个问题，它决定以上的说法是否落入陷阱。如果一切我们用来检验的东西都出现在我们的认识施行中——那么我们还拥有现实的世界

吗，还是始终只有我们关于它的图像？我们是否坐在一个泡泡里，而真实的东西永远在后面？

这个问题本身包含一个合理的警告，我们想保留它。我们当前的图像未必是整个事情；我们可能疏忽、可能加权错误、可能用一个不充分的秩序工作。因此，一个“彼岸”的思想首先是一个秩序账目：它确定的是，可能存在比我们当前的把握更多的东西。这个保留不必作为概念立在头脑中——那个再看一眼的孩子在施行它，而不认识它。但它藏在每一次验证中：谁认为自己的图像已经是整个事情，谁就没有理由再去看了，并在每一次错误上都走到了头。彼岸的思想只是把检验实践默默包含的东西明确说出来：事情可能多于我们关于它的图像。

只是必须看清，这个账目覆盖了什么，不覆盖什么。确定的界限我们认识很多：眼睛分辨不出显微镜才显示的东西，每件仪器都有自己的作用范围。这样的界限在经验之内显示出来——在失灵上、在矛盾上、在更好手段的成功上——而在其另一边的东西仍然是个开放问题，不是第二个世界。另一种是所谓认识的总体界限。谁想断言，我们整个认识都只是我们的图像，原则上错过真实的事情，那么为了知道这一点，他必须已经认识这个事情，并用我们的图像与它比较——但那个事情就不是他所说不可企及的彼岸了。谁断言总体界限存在以及它在哪里，谁的判断就必须超出这个界限所允许的范围——它谈论一道鸿沟的两边，而据说其中一边它永远达不到。作为认识的根本限制，彼岸自我扬弃了。

不过，这个反驳的最强版本并不是通过比较来划界。它从内部划界：我们的认识有它自己带来的形式——一切都在空间和时间中显现，我们总在寻求原因。于是，反驳说，我们认识事物只是按它们在形式中的显现，而这些形式本身并不归于事物本身。关于物自身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能说。彼岸于是不是什么现象之后的代替者，而只是对一条界限的标记。这样一来，这个反驳与上面那个秩序账目相近，就此而言是有道理的。只是从“形式来自我们”(DE: „die Formen stammen von uns“)推不出它们不是事物的形式。只有预设两者之间的那道鸿沟，才推得出。而且某些曾被视为必然的形式，已在经验之内被证明是可修正的。空间遵循学校几何学法则，这一点长期被视为一切直观的条件，而物理学已经表明，物体在其中运动的那个空间，在巨大质量附近是另一种构造。这是否也修正了我们直观的形式，是可以争论的。表明的是：人并非事先就知道事物空间是如何构造的。界限因此不是预先固定的。它会移动，而它的移动就是接下来要说的修正。

账目真正覆盖的东西，我们很熟悉：修正的运动。一个期待失败；一个观察不配合；一份被忽略的文件改变了图像；后来的一代人发现了那个对前人而言理所当然、因而不可见的前提。只有在回顾中才变得可见：这里有过一个错误、一个缺口、一个盲点。一个原则上无法以任

何方式显示出来的错误——永远不、对任何人、在任何东西上都不显示——将无法与真理区分开；错误这个词将失去意义。

那一类尚未显示出来的错误，却确实存在——只是它是回顾的洞见，不是面向今天的一种划分：我会明天看清的错误，我今天无法与我有可靠根据的判断区分开，否则我就已经看清了。因此“我可能错了”(DE: „ich könnte mich irren“)这个一般性保留并不是针对某个具体判断的反驳。它对所有判断同等有效，因此不区分任何一个判断。

一个认识到的真理不是最后的话，这属于它本身：它站在真理过程中，更好的秩序可以到来。单这一点不是反驳它的理由。能有根据地反驳它的地方，是那个可能的错误在实践上具体化的地方：在不配合的线索上、在矛盾上、在开放的问题上、在保存起来的账目上，那里需要继续寻求。这时反驳是有道理的，而穿过它而存在的认识到的真理，好于先前那个。一个未发现的错误并不更小。它只是尚不可及，在那之前，我们用我们所拥有的最好论证图景工作，并把它的开放位置保持可见。

因此，彼岸不是诸对象背后隐藏着的对象。它是尚未耗尽的事情的名称——是那个在它上面还能承载进一步经验、能撑破既有秩序、能使其后的修正成为可能的东西。事情多于我们当前的图像，但没有墙把它与图像隔开：它的剩余物显示在运动中，显示在我们的图像在它上面增长的过程中——在愿望被粉碎的那个阻力上，那个孩子已经靠着它发现世界的同一个阻力。

由此，我们一开始面对的那个泡泡不是泡泡。我们并非站在精神这边，而世界不可企及地躺在那边；我们始终已经处于与世界的认识关系之中。而正因为世界不按我们的思维运行，它才能纠正我们的思维。阻力是符合与融贯之间的桥梁：在阻力中，事情在我们施行之内发出信号——在思维中，这信号获得它的关联。

11.4 阻力作为路标

在日常生活中，这个阻力大致这样发出信号：你确信把钥匙放进了夹克口袋。你可以一个劲地说服自己——口袋仍是空的。你的一厢情愿碰到一条界限，而这条界限在你的经验之内表现为阻力。

或者：你计算十二乘十三，得出150。你可以主张一会儿，说这对——但一旦你系统地验证（试不同算法、问别人、用计算器），阻力就显示出来。数学上的实在贯彻自己，即使它与你的第一个冲动相矛盾。

最后：你深信你的车有足够的汽油。这个信念与你的记忆（“我上周加过油”）和你的计划（“我要开车去机场”）融贯。但半路上发动机停了，油表显示空了。你融贯的信念碰到一个抵抗着的实在的界限，你必须发展出一种新的融贯，也把那倔强的现象解释掉（“我记

错了”——或“油箱有个洞”）。客观性就显示在上一段已经指出的地方：在经验之内的阻力中。

11.5 融贯与符合如何协同工作

由此可以说出融贯与符合如何协同工作。它们不是两个程序，而是一个。融贯要求一切经验和信念构成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就像侦探在案件结束时那样，每条线索都必须有自己的位置。符合检验是它最严格的案例：就连那个无法靠一切重新解释消除的东西，也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

看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必须解释牛顿时力学能解释的一切现象（与既有知识融贯），解释一个旧的、倔强的、牛顿的理论在半个世纪里解不开的观察——水星轨道的进动（符合），把一切放入一个优雅的理论（系统融贯），并作出能经受检验的新预言（未来的符合）。

但理论并没有就此完成。它在新的观察、新的实验、新的应用上继续经受考验。它关于空间、时间和重力的论述已经通过了如此多的检验，足以被视为已认识的。一个更全面的理论不会简单地抛弃它，而会把它纳入自身，就像相对论纳入了牛顿力学。

11.6 为什么这个洞见使人自由

这个认识把我们从一个问题设置错误的问题中解放出来。我们不必做那个跨越深渊的比较——精神在这里，世界在那里，中间有一个不存在的立足点。我们只需——像侦探一样——仔细地整合我们经验的一切环节，并注意阻力。

“外部世界”并不因此失去；它在阻力中显示自己。“内部世界”不是封闭的；它不断与抵抗性的经验进行交换。客观性通过整合一切经验环节而成为可能，而主观性是发生这一整合的地方。

就像侦探原则中那样：所有线索都必须被考虑，它们必须构成一个融贯的故事，而故事必须解释实际上发生了什么。“现实”在这个整合过程中表现为那个持续抵抗的东西。

由此事情的一半已经澄清：检验和排序是同一个运动，不需要在它们之间建任何桥。另一半仍保持开放——即，两种都经受住经验的秩序，一种如何区别于另一种。这是关于划分本身的问题。答案的一部分在第19章给出：更好的秩序拯救另一个秩序的诸现象，并解释那个解释不了的东西。在两者做得同样多的情况下，问题在这里保持开放。

11.7 实践应用

对真理寻求来说，这意味着：你不必在融贯与符合之间做选择。两者在一个过程中协同工作。

当你得到一个新信息时，问自己：它配入你已知的东西吗？而更严格的是：它或你的图景是否碰到了某种无法靠任何重新解释消除的东西？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不是同一个检验，而是它的严峻情况。如果一个发现不配合，那么在做任何改变之前要检查：它究竟是否属于它所矛盾的那个东西。谁否认这一点，必须能说出他靠什么认识到这一点，而不预设自己的图景；否则他就是把自己的图景对一切抵抗力都做好了防护。

当一个理论在抵抗性的事实上失败时，有三种可能性，它们在干预的深度上不同：在领域收缩（Bereichseinschränkung）中，理论仍然有效，但只在它所主张的领域的一部分中，而对其余部分则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论取代它，后者把它作为一个极限情况包含在内——牛顿力学在日常的速度和引力场中继续有效，爱因斯坦的理论则超越它们有效。在解释学修正（explanatorische Revision）中，被观察的现象仍然有效，但解释必须从根本上被修正——燃烧仍被观察，但被理解为氧气的吸收，而不是被称做燃素的物质的释放。在方法性转换（methodische Transformation）中，问题设置本身是错误的，必须重新提出——更准确地说：它分解为几个能诚实回答的问题。从占星学的问题“星星说我的命运是什么？”(DE: „Was sagen die Sterne über mein Schicksal?“)变成天文学的“天体如何运动？”(DE: „Wie bewegen sich die Himmelskörper?“)——和与之并列的人的“我如何解释我的人生？”(DE: „Wie deute ich mein Leben?“)，后者不再向天空发问。新问题没有一个完整继承旧问题：在旧问题中寻求认识的和寻求意义的，各自找到自己的领域。

在所有情况下，关键都在于更好地解释现象——“拯救”它们，如希腊科学所说。一个根本不能系统地解释任何现象的理论，不是科学理论，而是空话。但大多数历史上的理论至少解释了一些现象——而这些部分真理被整合进更好的理论，而不是简单被抛弃。

当诸多经验无法拼合成一体时，这是某种东西尚未被发现的征兆。

符合论与融贯论之间的旧争论由此消解：真理既不是单纯与事实的一致，也不是纯粹的思想构造，而是它们整合的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查看在经验之内进行，拼合互相交错。没有人必须在“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做选择，因为谁在检验，谁就已经把两者结合起来。有一个可认识的现实，但它只在真理寻求的施行中敞开。

当然，这种整合并非处处都用同样的材料。本章的例子已经暗示了这一点：落在自己皮肤上的雨，与那个进来后说有雨的人的话，抵抗得不同。这延伸多远——以及它对那检验者意味着什么——由下一步显示。

延伸阅读：思维 – 有序而不失 (2025), 章 13

第11a章：什么在抗拒你——以及我们在其中改变了什么

11a.1 阻力的不同显现

之前那些例子是一种类型的。钥匙在口袋里或不在；算式对或不对；油箱空了或没空。阻力迅速、明确地显现，而且不管自己是否被理解。

并非处处如此，而这个区别属于事情本身。

一块石头有手感的阻力。它不会因为某人想要它升起就升起；谁仍然尝试，就会在胳膊上感觉到阻力。反馈立即到来，毫不含糊，谁也说服不了自己做出别的解释。关于悬浮有传闻，但只是些轶事，从未达到让人可以信赖的地步——这样这条报告本身也经过了阻力的检验。

人自身的抵抗已经不同。谁想学一门语言，遇到的不是一堵墙，而是一种顽固：进展比想象中慢。谁想改掉一个习惯，就会经验到光靠决心是没有用的。而谁以为自己有耐心，谁就会在第三次重复时发现，他对自己抱有的图像没有击中。这种阻力更软、更慢、更容易被忽略——但它同样实在，而且纠正了某种任何秤都量不出的东西：关于自身的表象。

他人的抗拒又有所不同。对他人会如自己所想那样反应的期待，通常不会完全应验。一个孩子的行为与预见不同，一个同事把一句话理解得不是本意，一个争执中的对方有你不曾信任他有的理由。这里阻力不是作为顽固显现，而是作为惊讶——而且它纠正的不是关于某物的图像，而是关于某人的图像。

他人的抗拒还有第二种方式，那是石头所没有的。石头驳斥一个期待，但它不要求回答。一个人会提出反对：他把自己的主张对着我的主张提出，问我为什么这样认为。对这种阻力，仅仅修正我的期待不够。我欠他理由，正如他欠我理由。因此人与人之间的检验，从来不只是在他们身上检验，而是在与他们一起检验。

那块不升起的石头表明我的期待不对；原因何在，我必须自己找出。另一个人可以告诉我他认为什么是错的，以及为什么。这不是比石头更强的阻力，而是另一类的阻力：一个给出理由的阻力，而他的理由我必须自己检验。因此它也不总是更好的。一个我因为怀疑自己的猜测而设置的试用，能比一个只说我错了的异议教给我更多。谁提出反对，谁从自己的根据和另一个位置出发判断；他看见我从我这里看不见的东西，包括在我身上。我疏忽的东西，我无法对自己说出，否则我就没有疏忽

它；自己的盲点任何目光都看不见，不管多仔细。因此认识需要他人的异议。那个自己无法给出的回答——在11.3a节中妄想与真理由它区分——往往来自他。

这也适用于我对他本人形成的图像。我总是形成这样的图像，甚至对坐在对面的那个人：从早先的相遇中、从他的角色中、从我对人之常情的了解中。他思考和想的什么，我看不见；我把它补充上去。这个图像不是因为他在那里而被纠正，而是因为他回答。因此关键的不是接近程度，而是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回答。一本书会抵抗：它说它所说的话，不说我愿读的话。但对每个问题它说的都一样。一封信会回答，只是很晚，并且是对我几天前问过的问题。在电话或聊天中，回答马上来，但只是通过人能显示的一部分：声音、文字、屏幕上的图像。回答得最饱满的是，人在会面中相互看见时：用话语，用此前的迟疑，用目光。

阅读也是一次会面，只是不对等。它可以用这个文本检验：凡你持异议之处，文本不会回应；你把那段重读一遍，它说的还是一样。然而它的作者在对所有人说话，其中也是在对你说，而你回答他，通过理解、反对，也许还以与之前不同的眼光看某些东西。只是他收不到你的回答。这比倾听多，比对话少：一次一人半的沟通（anderthalbfache Verständigung）。在读的东西上可以区分两面。一个人找到和说出自己思想的方式、他的关切、他的语气，还包括他身上让你不适的地方，仍然是他自己的。人们在这上面认出他，也往往在这上面认出自己：一个像自己一样站在他的时代和环境中的人，有困难，爱，并寻求真理。思想则不然，只要它是真的，就不再单独属于他。检验过它的人，可以用它工作、扩展它、传递它，就像人的计算而不用知道是谁发现了规则。

最后，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东西——不成文规则、期待、理所当然——抵抗得最晚，也最难把握。去另一个国家的人，往往在几个月后才注意到在这点上自己看错了：不是凭着某一次具体的失败，而是凭着某件事一再与期待不同地发生，而没有人说为什么。从小熟习这些规则的人根本注意不到它们——它们不抗拒他，因为他反正遵循它们。

这个序列显示的并不是从实在到不那么实在的下降。它显示的是，阻力的来临有快有慢，清晰程度有别，忽略起来的难易也不同。石头无法被忽视；自己的缺乏耐心可以被忽视多年；一种陌生文化可以在毕生中被误解，而没有任何一次具体的失败迫使人去改变。

由此得出：阻力越软，就越系于它是否被注意、被思考。石头那儿，撞一下就够了。在自己的缺乏耐心那儿，撞一下不够：谁把第三次重复当作偶然，就什么也没经验到。上一章对一切有效的东西——一个行动只有在被理解时才揭示什么——在这里成为实践：没有人加以归纳的经验会流逝，而阻力越轻，就越容易这样。

因此，单纯的经历量还不是经验。谁三十年做同样的事而从不检验，谁拥有的不是三十年经验，而是同一经验，三十次。

11a.2 谁检验，谁就改变

阻力最清晰地向那干预者显现。谁不去碰石头，就经验不到它的重量；谁从未在陌生语言中说出一个词，就经验不到它的顽固；谁不投入他人，就不会被惊讶。

这有一面反面，它属于同一件事：谁为了检验而干预，谁就在改变。这不是可悲的副作用，而是同一个运动从另一面看过去。

而它发生的多样性，正如阻力的多样性。

我把石头抬起，之后它就躺在别处。我从中取木头的森林，成了另一个样子。这是“改变”这个词首先让人想到的直接形式。

谁学一门语言，谁就改变了自己——不只是自己的知识，而且是能思考和言说的东西。谁改掉一个习惯，之后就是一个有另外可能性的人。这种改变就是检验：人通过搏斗经验到自己的顽固。

谁与他人打交道，谁也一同改变了他们。每个问题都在被问者身上留下点什么，每个回答都在发问者身上留下点什么。谁想检查某人的想法，就必须和他谈话——而和他谈话后，他就不再像没有这场谈话时那样。

而谁参与共同的状况，谁也就一同改变了它们：通过他做的，通过他不做的。这里改变也最慢、最不显眼——把词用得不同并得到倾听，就改变了今后能用它说的东西。

但一次阻力教给我们什么?

不是每次阻力都教同样多的东西。拳头砸在桌上时，桌子挺住了，但这早已料到：它证实了已知道的东西。阻力在以下地方有东西可教：某物不顺从被期待或被意愿的东西——如果手穿了过去，如果石头比看起来更重，或不升起，无论怎么想让它升起。

这在思维中也可能发生。一个算式算不开。一个概念无法无矛盾地规定，试了多少次都不行。两个似乎都对又互相排斥的命题。

这与上一章描述的是同一个过程：一个关联再也合不到一起。外在的东西与来自思维自身的东西，在这里不是两种检验——两者都作为同一个关联中的断裂显现。

但仍然有一个区别，只是它不涉及方式，而涉及不可避免性。谁干预，谁就快速得到回答，而且难以假装没听见，因为事情会回答，无论是否合适。在单纯的思考中，干扰之物更容易被安置——人们找到一个辅助假设，挪动一条界限，把情况宣布为例外。因此才建议到某样东西会抗拒人的地方去：别处也有阻力，但那里最难绕开。

11a.3 反馈

在阻力上经验到的东西改变着认识者。改变了的人看见别的，并以别的方式干预。另一种干预产生另一次阻力——而那是下一个待检验的对象。认识并不站在它所认识的东西之外。

这个文本也不例外。它不仅描述人如何检验；谁执行这些实验，之后就可能以不同方式检验。而它所描述的东西，可能就此发生：从文本走出来的是一个不同的读者，而不是走进去的那个。

11a.4 当阻力被清除时

阻力是事情发出信号之处。谁没有经验到阻力，谁就一无所获——不是因为没有什么可经验的，而是因为他没有拿出任何能抗拒他的东西。

这可能发生，而没有人有意为之。

最简单的形式是自己的选择。谁读那些证实自己期待的东西，放下那些与期待相矛盾的东西，谁就给自己布置了一个不再有任何东西抗拒他的房间。他可以在其中多年保持正确。这不花任何代价，感觉也好，而且外表上与彻底的检验没有区别：他毕竟有证据，往往还很多。

第二种形式是归类而非反驳。谁不是检验一个异议，而是给它定位——“那是那边的人说的”（DE: „das sagen die von der anderen Seite“）——谁就没有驳倒异议，只是摆脱了它。区别在于之后什么是可能的：一个反驳可以表明是错的，一个归类不会。

第三种形式是布置出来的。凡是一个空间由外人策展之处，发生的是一样的，只是不由个人完成。在其中阅读的人察觉不出区别；对事情来说也没有区别。这种东西如何在没有决议的情况下产生，又拿什么来检验它，后面在讲到衡量正常的尺度时再说。

这三种情况下效用都一样。一个错误意见保持不变，这在其中是较小的损害，因为错误意见会在其他地方被推翻。更重的是，注意到它的可能性消失了。谁把矛盾从自己身上推走，谁就没有保护自己的信念，而是废除了自己学习的能力。他还有信念，但再也没有检验——而他无法从内部看到这个区别。

这在每个方向上都成立，而检验也就在这里。在那些你拒绝其立场的人身上识别这个机制是容易的：他们只看适合他们的东西，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们只还彼此交谈。要察觉到自己身上这样就难得多了——这有一个事理上的原因：从内部看，一个封闭的房间和一个开放的看起来一样。人有理由，有证据，有赞同。缺少的不是任何看得见的东西。

仍然能察觉的地方，不是自己信念的内容，而是一个针对自己历史的问题：我上一次被一件事物改变立场是什么时候，一件对我重要的事？谁能说出一个日期，谁就有一个有东西会抗拒他的空间。谁一个也说不

出来，谁就或者一直是对的，或者有一阵子再没拿出任何会抗拒他的东西了。

由此也得出异议有什么价值。它不是人因为理当如此而必须忍受的东西。它是任何东西可以接受检验的最基本条件——而谁清除它，谁就没有给自己带来安宁，而是关掉了反馈。

但如果一块石头的抗拒与一个动机的抗拒不同，被改变的方式也不同——那么对星辰和故事、对自然和文化，同样的真理形式是否有效？

延伸阅读：伦理学 – 我们已在践行的善 (2026), 章 2 and 3

第三部分：以不同方式检验

第13章：现实的各个不同领域

13.1 什么存在，我们是谁

> ▯▯11▯▯▯▯▯▯▯▯▯▯
> 检验两个句子的真假。第一句：“桌是棕色的。”(DE: „Der Tisch ist braun.“)第二句：“《哈姆雷特》是一部伟大的戏剧。”(DE: „Hamlet ist ein großes Drama.“)你分别做了什么——你会用什么来检验?
> 对于桌，看一眼就够，必要时在更好的光线下再看一眼。对于《哈姆雷特》呢？看是无济于事的。你必须阅读、比较、亲历——也许要一辈子。

两个句子都断言了什么，而且两个都可以被检验——但方式不同。“真”这个词在两个句子里意思相同。不同的只是：用来检验的东西，以及判断是否立得住所依据的东西。

自然科学研究什么存在。精神科学则谈论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创造了什么。

13.2 什么是被制作的，什么不是

这个区分基于一种可察觉到的差异，类似第11章中说过的内外差异。

自然是那个不由会思维的生物产生出来的东西。一本物理学书告诉你原子如何行为，而实验在东京的结果与在柏林一样。自然律，就我们能检验到的范围而言，处处相同，独立于文化和个人信念。

我们自己创造的东西——技术、社会、文化——表现不同。一个童话会告诉你一些关于勇敢和怯懦的东西，关于人如何通过考验而转变。它不靠实验来做这件事，而是通过击中每人都熟悉的东西。

还有思维，它区分这二者。思维问为什么不同领域需要不同通道之处，就叫做哲学，这一章所做的也这样叫。

13.3 真理如何以不同方式经受考验

正如第11a章在阻力上显示的，现实并非处处以同样方式发出信号。相应地，陈述以不同方式经受考验，而在这一意义上——只在这一意义上——才可以谈论各种真理形式。它们大致对应第11a.1节所讲的阻力的各种类型，从石头的直接阻力，经由在自己身上遇到的顽固，直到人与人之间有效的东西；而他人要求理由的异议，则伴随着每个检验。

一个经验陈述在可重复的试验和应验的预言上经受考验。“水在0 °C结冰”(DE: „Wasser gefriert bei 0 °C“)为真，如果水在正常条件下确实在这个温度结冰。

一个存在性的陈述在真实生活上经受考验。“爱比恨更强”经受得住考验，如果按照这一洞见生活的人，在后果中经验到它承载得住，即使在困难之处。它安慰人，这是不够的。安慰可以一阵子有帮助，但仍然可能欺骗。一个洞见只有在那些可能否定它的经验面前站得住，才算经受住考验。

一种文化传承经受住考验在于：它帮助人们世世代代共同生活、处理他们的经验。这是一个线索，还不是证明：一种为自己虚构敌人的传承也能把共同体聚在一起。只有当它也在那些不配入它的经验，以及它所产生的结果面前站得住，才叫做真的。

艺术有自己独特的形式。每一被表现的世界，无论在小说、电影还是游戏中，都必须在自身中一贯：如果其中有魔法，它就遵循可辨认的规则，否则读者会以嘲讽相对。断裂也可以是有意的，以打破期待，但那样它也承担着某种东西。而且形式与内容必须相配：一部关于混乱的电影可以是混乱的，但不能任意地令人费解。一个艺术作品还有另一个意义上被称为真的，即人们说一个真朋友时的那种意义：当它是它应当是的艺术作品时，也就是当它使什么变得可见时，那东西否则就仍然隐藏着，或者当它给某种否则就仍沉默的情感一个形状时。“《哈姆雷特》是一部伟大的戏剧”(DE: „Hamlet ist ein großes Drama“)这个判断为真，当这部戏做到这一点时，而它要通过阅读、比较和许多读者几个世纪的经验来检验。伟大的作品容纳多种解释，而不消融于其中一种。《哈姆雷特》是关于复仇、关于犹豫、关于公正行动的不可能吗？《哈姆雷特》不是可任意解释的，但也是不可穷尽的。宣传只允许一种解读，一种被指定的解读，而拙劣作品也只许一种，一种感伤的解读。

13.5 范畴错误

当用一个领域的尺度去衡量另一领域时，就会陷入困难。

第9.7节的科学主义只承认可测量的东西，人们从它的后果上认出它：它把爱变成荷尔蒙分泌，把艺术变成神经反应，把宗教变成进化的

副产品。这也许解释了什么在身体中发生，但没有解释爱人者、读者、信仰者所意指的东西。

把存在性的或形象性的真理当作自然科学断言，则犯了相反的错误。“地球是我们的母亲”是一幅有承载力的图像：我们靠自然生活并依赖自然。作为“地球是一个有意识的存在物”的断言，这个句子是假的。

而谁宣称每种信念都以它自己的方式为真，谁就忽略了这些形式每一个都有一个可以失败的尺度。那样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叫做“他的真理”，而任何对话也无法进行下去。

13.6 区分而不分离

各种形式之间的矛盾比它们之间的争执所猜测的要少。现代医学显示它们如何协作：研究显示哪种治疗可测量地有效；医生和患者的经验知识补充数据；关于意义、希望和尊严的问题属于治愈的一部分，即使没有测量仪器把握它们。这些形式中没有任何一种从属于另一种，但它们在一个关于健康的理解中共同发挥作用。凡是它们真的相互矛盾之处，那矛盾就像任何矛盾一样，必须被处理。

但人们创造的这些领域有一个共同之处：一个文本、一条法律、一幅画、一个行动，不能像温度那样被读出来。人必须先理解它，才能检验它。

第15章：理解被制作出来的东西

15.1 你一直在解释

> **□□12□□□□□**
> 你此刻对这一页上的符号做了什么？你只是读字母——还是解释它们？你只是理解词语——还是把握意义？你只检查逻辑——还是也察觉语气、意图、那未被说出的东西？
> 大概总是后者，而且毫不费力。

你做的这件事，解释或释义，有一个在第四章学阅读那里已经出现过的名称：解释学，源自希腊语hermeneuein，解释、释义、翻译。希腊人已经在其中听到了在神与人之间翻译的神使赫尔墨斯。在解释学成为一门学科之前，它是你在解释一个微笑、理解一条消息、归类一篇政治演说时所做的事。

15.2 目的

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区别于自然物的是有意识的目的。一块石头按重力法则下落，没有意图。一个文本、一幅画、一条法律、一项发明被制作出来，是为了成就某事——而且很少只是为了由某一个人、为了一个目的：每一件工具、每一个文本、每一个设施中，都藏着一部目的史，由一个想出来，由别人改进，代代相传。正因如此，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可以被解释：谁理解它，谁就读取其中保存的目的。

> □□13□□□□□□□□□□□
> 对于一个文本，你会提出什么问题？对于一个器官呢？对于一块石头呢？
> 对于文本，问题是“作者想说什么？”（DE: „Was will der Autor?“）对于器官，“它行使什么功能？”（DE: „Welche Funktion erfüllt es?“）——而对于石头，两者都没有，至多是：它从哪来，什么把它塑造成这样？大概你没有思考，就对目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问法，或压根没提。

对于石头，人问的是原因而不是目的。目的问题是否恰当，一个简单的检验能显示，即某物是否会失败。一颗心可以衰竭，一件工具可以折断；一块下落中的石头不会错失什么。它的失败对谁不利，就表明它是谁的目的。超过石头以上，合目的性逐级上升。在生物那里，合目的性无须有意识的目的即可显示：心为循环服务，不是因为有谁给血液分配了管道，而是因为有机体自我保存。在动物那里，这上升到有目的的活动。新喀里多尼亚乌鸦用棍子从树干里掏出幼虫，是在追求一个目的，而如果棍子不够长，它会用它去取一根更长的。但它不问自己的目的是否正确，也无法向任何人论证自己的目的。这是人类加上的：人可以把自己的目的本身当作对象，检验它们、排序它们、传递它们。文本、法律和艺术作品都源于这种能力。谁混淆这些层级，谁就错失自己的对象——例如把生物性的适应误解为有意识的设计，或把人的意图误解为纯粹的自然过程。

15.13 不同文本如何谈论真理

因为不同的文本为不同的目的而作，所以对它们检验的是不同的东西，并且以不同的方式谈论真理。

对一份报告，人问事情是否如它所述那样发生，并用其他证人、痕迹和文件来检验。一条法律则不讲述任何事，不断言任何事。人检验的

是，它是否实现自己的目的，是否与其他法律一致，以及它是否公正，而这些对法律的判断是真是假，如同任何其他判断。当然，一个关于公正的判断不经由测量来经受考验。它经受考验在于，它的理由在所有被该法律触达的人面前成立，以及它经受得住该法律在他们生活中所造成的后果。这个尺度也击中现行法，任何长期有效、却从来无法在被它打击者面前为自己辩护的不公正都显示这一点。对一封书信，人问写信者是否真如他写的那样想，也就是问他的真诚。对一首诗，人在另一种意义上谈真理，即说一个朋友是真朋友的那种意义：它是否为它所应当是的东西，它是否打开了某个此前未曾看见的东西。而对一则广告，人首先要问它服务于谁，然后才问它所断言的是否属实。谁把报告的问题拿去问小说，谁就像那个允许账本有小说自由的人一样，没有理解它。

只认识一种文本的人，把它的提问当作唯一的，就像把鼻子当作整头大象的盲人。

15.3 没有这些提问，人就是盲的

谁带着某种意图制造某物，谁就是用一种材料、作为某个人、以某种方式并为了一个目的来做的，而他制造出来的东西继续发挥作用，不管他愿意与否。这些视角的每一个都是一个理解所提出的问题，而当它们缺失时，就能看到它们有什么用。

没有字面——文本的材料、它的概念和它的结构——任何解释都变得任意，因为没有东西能约束它。没有作者和缘由，人们会把一个临终者的信读得像说明书。谁忽略制作方式，忽略一部作品所立于其中的传统和媒介，谁就会把一种体裁的规则当作个人想法，或反过来。没有目的，诗就成了自然物，法律就成了文字陷阱。没有效果，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文本今天的读法与当时不同。

法学特别明确地形成了这些提问，因为没有它们法律就无法适用：人们按字面、按形成史和规制意图、按与其他法律的关系、按目的来解释法律条文。考古学从另一面显示同样的事：一件石制工具往往保存完好，但它是为什么而做的，却仍然是谜，而凡目的无法再被认识之处，解释就变得不确定。

文学研究的某些流派有意排除作者的意图，论点是它不可通达，而且作品说出的多于作者所想。其中有正确之处。但如果这个排除成为方法，就恰恰忽略了那个把被创造物与自然物区分开的东西。只按形式研究一首诗，而不问它想要什么，就像只按重量研究一把锤子，而不掌握它作为工具的功能。

15.8 重构不够之处

有时理解中出现了某些这些提问把握不到的东西。读莎士比亚，听巴赫，看维米尔的画，有时会突然理解了一些关于生活的东西，那是他之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而且不是关于莎士比亚，而是关于他自己。

我们对莎士比亚的内心所知甚少。但他的剧作为他那个时代的剧变——旧确信的破碎、新的可能和恐惧——赋予了一个形式，这形式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这样的作品可以被称为开启世界的（welterschließend）：它们说出的多于其作者所知道的，并开启了此前没有的理解之可能性。这里，反对作者意图的异议有它的道理。

并非每部作品都如此。一句广告口号可以做得聪明，但它不开启任何东西。检验在于：一部作品是否改变了人们看世界的方式，还是以新包装确证了旧有之物。到处都找到世界开启的人解释过多，处处找不到的则解释过少。

15.10 一部作品的整体

这些提问中没有任何一个单独就能把握一部作品。但它们也不是像清单的条目那样被并列摆放。作品的目的决定哪个提问有最大分量。一封私人信件最重要的是谁写的、出于什么缘由；对法律和伟大作品，分量在别处。如此理解，“真理是整体”在这里也并不意味着收集一切对作品能说的话，而是按照与作品相适应的方式给这些提问加权。

因此好的和坏的解释可以区分。一个好的解释由字面覆盖，把各个提问放在一起而不是将其中一个绝对化，并且让作品比它遇到它时更丰富地留在那里。而且它读陌生之物时取它最强的版本：谁通过强加最愚蠢的意图来理解一个对手，谁就没有反驳他，而是反驳了自己的漫画。

但在艺术品面前，你不只问材料、起源和目的——你察觉它是否触动你。一个行动你不只是重构，你把它感受为公正或不公正。这里显现了一条任何提问都把握不到的通道：感受。有时它承载着尚未说出的思想；有时它报告了任何单个判断把握不到的东西——整体是否对。这种感受是什么，它与知性关系如何?

延伸阅读：伦理学 – 我们已在践行的善 (2026), 章 6

第14章：当心思考而头脑感受时

14.1 指向统一的矛盾

你的同事讲解他对当前局势的立场。事实是对的，论证是无懈可击的。你的知性点头。但与此同时你的感受记录到了别的什么：某些词的语调，那短暂的迟疑，那过于流畅的表述。“他隐瞒了什么。”

知性和感受对同一局势的评价不同，而惯常的问题是：“我该听头脑还是听心？”——好像它们是两个彼此争斗的世界。

但感受和知性竟然能相互矛盾，这恰恰表明它们在判断同一个东西。彼此无关的东西不会相争。盲人们互相矛盾，因为他们触摸同一头大象；如果一人拿一支牙膏，另一人拿一杯水，就没有什么好整合的。

不过确实有一个区别。知性能论证自己的主张：它把步骤摊开，别人可以检验它们。感受只能说出自己的判断——“这让我觉得奇怪”(DE: „das kommt mir seltsam vor“)“这里我起疑”(DE: „da bin ich misstrauisch“)——而它从哪里来，起初仍不可通达。它像知性一样有一个真理要求，但它无法兑现这一要求，至少还不行；这一点在本书开头已经讲过。由此得出的不是两者一前一后运行。得出的只是：它们之间的矛盾是一项任务，而不是一个抉择。

> **□□14□□□□□□□□□□**
>
> 继续读时注意两个声音。当你顺着这些行读下去，你的知性检验论证的逻辑。而你的感受同时报告了什么：这显得真诚吗？语气与所说相配吗？这与你的经验相符吗？

大概两者同步进行。一个逻辑上正确、但感觉不对的论证，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人就会再检查一遍。一个诉诸感受、但不对头的呼吁，也同样不能。

14.3 感受成就了什么，又在何处欺骗

你的知性检验论证的步骤。你的感受悄悄地归纳了上千个信号——姿态、声音、表情、所说的和所示的是否相配——就像第九章那位有经验的医生；只是你在这里是在自己身上注意到了这一点。它报告“这听起来好得不像真的”(DE: „das klingt zu schön, um wahr zu sein“)，在知性找到那个隐藏的矛盾之前；它报告“这有什么不对”(DE: „irgendetwas stimmt hier nicht“)，在还能说出是什么之前。对一个理论，它察觉它是否一贯，在人还未能逐个检验其一贯性、范围和开放位置之前。

但警惕性的感受只在欺骗瞄准知性时才管用。大约一百年来，影响有计划地走感受这条路径，用明确诉诸心理学的方法；最晚从五十年代起，这一点被公开描述和批评。广告和宣传用图像、故事和刺激工作，它们先于知性被询问之前就触及感受。最无戒备的是那些像《沙皇与木匠》中的市长那样唱着“哦，我多么聪明睿智，没人能骗我！”的人。在个人交往中，感受仍然是可靠性的好检验者。在有人针对性地诱导感受的地方，它需要知性站在自己一边。

因此，感受是一个要求澄清的发现，而不是一个取代澄清的判断。

14.4 矛盾如何化解

有些人担心知性会杀死他们经验中的活的东西，担心词语和概念会歪曲本质。在思维变成非此即彼的压模之处，这种担忧是合理的。一种为了检验而分离又重新拼合的思维，分析又感受，比两者都多，并把它们的对立扬弃了；它叫做理性。

化解有两条路。有时感受注意到了知性略过的东西；一旦找到了，矛盾就化解了，而人在回顾中看到感受报告了什么，只是当时说不出来。有时正相反：洞见是新的、正确的，但旧习惯还在发声。这时感受不是立即消失，而是随着新认识证明自己具有承载能力而渐渐消失。

据传，古代波斯人对最重要的事务商议两次：一次在醉中，一次在清醒时。只有在两种状态中都成立的事，才被执行。在成功的判断中，感受与知性也如此。两者若独立得出同一结果，就是一个有力的信号。如果它们互相证实，只是因为每一个都以另一个为支撑，那就不是信号——一个妄想也让人感觉一贯。而正因为一致是目标，背离必须首先能被说出来：两个永远不得互相反对的检验者，实际上只是一个。

因此，矛盾面前的第一步不是化解它，而是注意到它并承受它。过快制造一致的人，只是靠让一方封住另一方达到一致，那他拥有的不是整合，而是带着良好良心的压制。如果某物感觉错了，尽管逻辑上似乎正确，就该问问分析可能忽略了什么。如果一种感受很强烈，却无法论证，就该问问它以哪些经验为基础，这些经验是否仍然有效。

理性对那种对秩序的安排保持开放。一种无法被论证的感受，对它来说是一个有待追寻的线索；一种一切都与之抵触的论证，是它还会再检查一遍的论证。

第四部分：培养并捍卫检验

第19章：科学与范式转换

18.1 自我检验的检验

个人作为检验者所做的事，可以分享、教授并变成方法。你每天都在寻求真理。当汽车发出奇怪的声音，当孩子发烧，当植物枯萎，你问：怎么了？为什么？我能做什么？科学本质上做同样的事，只是更明确、更有方法、更共同。此外它还问，人们如何总之更好地解决问题：哪些方法导向更可靠的结果？错误如何在造成损害之前就被发现？它把检验运用于自身，就像人计算，然后思考计算这件事。

一个农夫代代观察：这种风之后多半会下雨。气象学家则问为什么。他测量气压、温度和湿度，建立模型，能预言农夫只是推测的东西。他并没有因此驳倒农夫。农夫认识的征兆仍然有效；科学解释这些征兆指示着什么。显现者作为显现保持为真，只是在其中显现出的东西被重新理解。科学所发现的那些东西——原子、基因、场——并不在显现之后。它们是在显现中显示自己的，至于这是否多于显现的秩序，由研究决定，而不是预先的决定。对原子，研究已经决定。1900年前后还没有人看见过一个，而知名研究者怀疑它们是否对应现实事物。后来从完全不同的现象中——水中微粒的颤动、液体中悬浮微粒的分布、天空的蓝色——各自测量后得出同量物质中大约同一数量的微粒。没有微粒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如此不同的路径导向同一个值。

18.3 方法的要领

科学的特征在于，前几章的那些运动在这里得到了明确表达，并被归入规则。

它公开自己的方法，使人人都能追溯一个结果如何产生，并要求他人能检验论证，以此反对秘传学说和单纯的信念。它把不同学科和途径汇集起来，把不配合的发现当作动力而不是藏起来，要求一切观察都在理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把每个理论都视为可修正的。

它给了怀疑者一个固定的位置。日常生活中他常被视为捣乱者；在科学中他是程序的一部分。某样东西发表之前，同行会寻找它的弱点。只成功一次的，不算数，直到别人重复了它。在双盲研究中，连研究者也不知道谁得到真正的治疗，这样自欺的最丰富源泉之一就消失了：那个只想看见自己想看见之物的期待。这就是第11a章的阻力，被专门建立起来——一个迫使自己修正的程序。

现实的科学并不总能实现这些。有欺诈、虚荣、群体压力、对出资者的依赖、时尚。但这反驳规则的程度，不过是一个说谎者反驳诚实的程度。只有清晰的理想才使对现实的批判成为可能。而规则最终会贯彻自身，不是因为科学家是更好的人，而是因为这些规则更成功：谁开放地工作，谁就发现更多错误；谁允许批评，谁就学得更快。

19.2 当整个大厦动摇时

有时仅改进一个理论还不够。有时基础假设本身必须倒掉。这时突然一切看起来都不同了，不是因为某个细节被忽视，而是因为整个看的方式已经移动。一个范式是我们关于一个领域之思维的基本框架。它规定什么被视为问题，人会想到哪些解决方案，以及什么算作解释。

> **□□15□□□**
>
> 想象你有一辆旧车。先是在这里吱吱响，然后在那里咔嗒响。你勤奋地修——新刹车、新排气管。什么时候你就不再修了？你凭什么看出这一点？
>
> 不是靠某一个缺陷，而是靠缺陷的积累：修理的成本超过它们所承载的价值，而某个时刻判断翻转了——该换新车了。

科学中类似。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图景几个世纪以来都相当好地预言了行星的位置。但有些东西它只能用专门为此发明的假设来解释：行星有时看起来倒着走，水星和金星从不远离太阳。哥白尼问：如果太阳在中心呢？那么附加假设就成了推论。倒行是内圈轨道上的超越；水星和金星待在太阳附近，因为它们的轨道在地球轨道之内。新图景起初算得并不更准，这要到两代人之后用了椭圆轨道才成功。它先赢得的是一致性。

这样的转换中，不是某一个不一致导致决定，每一个单独都能用一个附加假设接住。起决定作用的是数量：某个时刻补丁的成本超过织物还承担得起的程度，而渐渐积累的多变成了突然的别样，就像水一度一度地升温，到某个点开始沸腾。这一突变本身像一幅两可图，人先看见花瓶，然后看见两张脸。但这个比喻不继续适用：两可图中两种看法同样

好，人可以随意跳回。在范式转换中，新图景能一并解释旧图景，反之不然。

很多人从自己的生活中认识这一点：那个多年充实的职业，直到不再只某几面扰人，而是整个方向都不对了。这样的转换往往是痛苦的，因为人们把自己的同一性放在他们的观点里。在科学中还要加上：教育、教席和期刊都是按旧框架设立的。马克斯·普朗克自己推动了物理学的一场革命，他在回顾中写道：“一个新的科学真理从不以它的对手被说服并声明自己受教了的方式贯彻自身，而更多是因为他的对手们逐渐死去，而正在长大的一代从一开始就熟悉这真理。”这说得很尖锐；研究者们常常也会被说服。但它指出了与巨变相伴的东西：把一生事业都投入旧框架的人。大陆在漂移，这一说法1912年被提出，此后近五十年都一直被视为荒谬，而且有一个好理由：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力在推动它们。支持它的观察依然保持不变，而当那个力被找到时，它们就归入了新的图景。

> DE: „Eine neue wissenschaftliche Wahrheit pflegt sich nicht in der Weise durchzusetzen, daß ihre Gegner überzeugt werden und sich als belehrt erklären, sondern vielmehr dadurch, daß die Gegner allmählich aussterben und daß die heranwachsende Generation von vornherein mit der Wahrheit vertraut gemacht ist.“

19.4 巨变中也要有理性

第11.7节已经区分了修正能有多深：从一个理论收缩到一个领域——如牛顿力学，在相对论中作为极好的近似极限情况继续有效——直到那个必须重新提问的问题。人们说范式转换，是指不仅一个理论的范围受影响，而且其基本概念。向相对论的过渡也是这样一个：空间和时间被不同地思考，尽管牛顿方程作为极限情况继续有效。量子力学更深一步，它用新的概念取代了基本概念，如原子领域中粒子的唯一轨道，而对大物体而言它们仍然有效。

人们由此得出了一个强推断：不同范式根本上不同，无法理性比较，因为每个范式都规定什么算作观察、问题和解答；那样科学最终就成了权力或偶然之事。这个反驳的最强版本不否认有尺度。它说的是：精确性、无矛盾性、范围、简单性和丰产性并不强使人在两个理论之间选择，因为每个人给它们的加权不同。对选择的瞬间，这是对的。但长久而言，事情参与决定如何加权。两个范式在概念上也许难以比较，但在现象上可以比较，而决定在那里做出。（“范式转换↑”这个词和一个反驳是托马斯·库恩使它为人皆知的，他本人反驳了自己论题中的相对主义结论。）

因此，即使最彻底的转换也适用于侦探原则那里遇到的规则：现象必须被拯救。新东西必须能解释旧东西所解释的，以及旧东西解释不了的。这不一定要第一天就成功——日心模型起初算得并不比旧的更准——但新东西必须在长期上接受这一检验。因此在宽泛意义上每一次范式转换都是一次扬弃，包括最彻底的：它保留现象，克服旧东西的界限，把理解提升到一个新层级。科学革命不是科学规则的例外，而是其严峻情况。

因此，自身思维中的一次巨变也不是告别理性，只要它被这一检验所衡量。

延伸阅读：思维 – 有序而不失 (2025), 章 13

第20章：为什么检验使人自由

> **▯▯16▯▯▯▯▯▯▯▯▯▯▯**
>
> 想象你夜里穿过一个陌生城市，没有地图。每个转弯都是一个谜，每条街都可能通向死胡同。然后你认出了那条河，那边的电视塔，城市在你头脑中有了秩序。你知道你在哪，怎么到目的地。什么变了？城市没变。

理解使人自由，而且不止在夜间的街道上。科学培养成方法的东西，使其实践者获得自由。正因为如此，它被模仿、倒转和阻碍。

20.3 什么使理解成为可能

谁理解一门语言的语法，谁就能比只会重复背下来的句子的人更自由地说话。谁懂得流体的规律，谁就能建造飞机；鸟并不违背重力，它利用空气。谁看穿了自己的模式，谁就能开始改变它们，而那个不认识它们的人则重复它们而不自知。理解打开了以前没有的可能性。

因此自由不是任性。任性无法预见自己的后果，并由此落入它所不理解的东西的统治之下。谁出于执拗而对一切医生建议反着生活，谁自以为是自由的，却被疾病追上并打垮，他不理解它们，更不控制它们。古老的公式说自由是对必然性的洞见，只道出其中一半。谁懂得规律，谁就能为自己的目的利用它；至于这些目的是否是他自己的目的，以及它们是否理性，洞见并不告诉他。一个骗子对自己受害者的弱点了如指掌，他对必然性有很多洞见，却还不自由。

拥有正确信息也还不够使人自由。知识可以被囤积、被定量配给、被当作统治手段使用；谁比你知道得更多，谁就能用这些控制你。使人自由的不是一个人知道什么，而是他能检验什么。

20.5 共同检验

因此，求真从来不只是个体的事。在人们共同检验的地方，重要的是最好的根据，而不是最响亮的讲话者；在良好的科学讨论中，如果学生的论证更好，他就与教授平等。这样一来，一个负担也去掉了：在共同过程中检验的人，不需要独自知道一切。教育、科学、自由媒体、独立法院和公开辩论都是这一过程的形式，因此是自由的条件，只要它们本身仍然是可检验的。然而，共同检验并不因为有许多人参与就自动发生。分散的知识必须聚合起来，这要求有这样的程序：在其中反对意见不被过滤掉，不确定性保持可见，错误可以事后得到纠正；哪里缺少这些，共同的结果就落后于各个个体所知道的东西。

20.4 谁欺骗，谁就必须阻碍检验

反过来，谁把权力建立在欺骗上，谁就必须阻碍检验。开放性讨论使教条受到质疑，各种不同的视角显示出官方版本的片面性，而谁追踪矛盾，谁就会碰上制度的矛盾。这不是道德控诉。它从事情中得出：一种建立在欺骗上的权力，长期而言无法容忍自由检验在自己旁边。

公开反对检验的人会禁止它，凭这点就能认出他们。更难认出的，是那些以检验相标榜的人。以真理名义出场的人，可以不禁止检验、而且常常自己也没有察觉地阻碍检验，办法是把他们标榜的原则颠倒过来。而谁想利用检验所享有的信任，谁就可以伪造它的根基，那个“你已经在这样做”(DE: „Sie tun das bereits“)的句子。两者都用检验的手段工作。只有仔细看这些手段被用来做了什么，才能认出它。

第21章：当以真理之名阻碍检验时

你在和一个人谈话，他用着一切正确的词语：各种视角、证据、科学、启蒙。然而有什么不对劲。词语都在，检验没做。这本书的那些原则可以被用来对抗检验，而且恰恰因为它们有效：谁标榜它们，谁就能找到听众。最难认出的是这种滥用，当它出自那些自以为在捍卫真理的人时。

21.1 阵营思维

> □□17□□□□□
> 注意自己是否在阅读时自动归类：这针对哪个“阵营”？它指的是我还是别人？
> 归类本身还不是阵营思维；问一个文本的方向，属于检验。阵营思维是在“它指的是谁”的答案取代检验时产生的。如果你找不到这种归类，试着用一个与你意见相反的文本来做——那里更容易察觉。

宗教裁判所想保护真信仰，于是迫害异己。革命运动想创造公正，于是把批评者打上进步之敌的烙印。谁捍卫自由，谁就很容易把异见者看作对自由的威胁。在每一个这种情况中，一个论断都按它来自哪一边被归类，而不是按它的理由。对己方阵营有利的，更容易被相信；有害的更严格地被审查；而谁反对，谁就被归于另一方。这样想的人付出的代价是：他必须时刻警惕内部的异己，真正的对话不可能发生，他与所有站在另一边的人隔绝。这个模式到处都一样，手段则不然。宗教裁判所让人烧死，一个学术共同体则拒绝职位和经费。把两者等同起来，就错失了事情；而只在火刑堆上才认出模式的人，也错失了事情。

科学以检验为业，也有阵营思维。美洲最早由克洛维斯文化人群定居于约一万三千年前，这个说法几十年来被视为确凿。谁提出更早的遗址，就必须预料到有人指责他工作马虎，而不是检验他的发现，直到智利一个遗址在1997年经过双方专家共同踏查后被普遍承认。关于恐龙灭绝，1980年后几十年的争论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了事情本身。是来自宇宙的一次撞击起了决定作用，还是巨大的火山喷发，一度被当作归属问题来对待。一方代表公开宣称另一方是坏科学家，而谁背离主流，谁就得为自己的前途担心；年轻研究者避开这个课题。今天大多数专家视撞击为主要原因；按精确年代测定，撞击和灭绝几乎重合。火山喷发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已经提前削弱了生物界，仍在继续研究，也借助那些对火山活动比长期所容许的更看重的模型计算。继续研究这件事，也要归功于那些不肯被劝阻的人。被决定的只是：不能这样检验。这样的发现与第19章所说的欺诈和时尚一样，不是反对科学的论据。它们用科学自身的理念衡量现实科学，而只有这个理念才使其中出错之处变得可见。

21.2 以善之名

当人们把自己理解为善的捍卫者时，后果是危险的。这在信者和不信者身上都出现，在革命者身上和捍卫现状的人身上，在专家身上及其批评者身上。过程每次都类似。“我们是好人” (DE: „Wir sind die Guten“)导致

“我们的事业太重要”（DE: „Unsere Sache ist so wichtig“），于是“对我们而言凡常的规则不适用”（DE: „Für uns gelten die normalen Regeln nicht“），最后“谁批评我们，谁就是恶的或盲目的”（DE: „Wer uns kritisiert, ist böse oder verblendet“）。谁把自己理解为为善而战者，谁就由此对自身批判做了防护。好意图成为坏方法的许可证，而那个本该被捍卫的真理，成了不再追问它的理由。

其中一种形式是选择性共情，它只为支撑自己立场的苦难而愤怒。有些人哀悼一场战争的受害者，却无视另一场的；有些人为对手那边的审查愤怒，却无视盟友这边的。这种共情感觉上很人道，却利用苦难为其目的服务。

请在你自己身上检验：你有哪些信念，在有人要求证据时你会感到不悦？你对哪些苦难自然地感到同情，对哪些不，而这与你的政治立场有关吗？在你的圈子里哪些意见不能被表达，否则就会被回避？你视谁为盲目或危险的，却不了解他的理由？假定坏意图会造成自己的伤害；迫害女巫是最明显的例子，一概的意识形态怀疑则是日常的。当然，有些人确实在追求破坏性的目标。认出他们靠的是他们的行动，而不是预先凭意见。

21.5 被颠倒的原则

这本书的原则也可以被倒转为它们的反面，而且按一个单一模式：一种长处被绝对化。大象原则变成“各人有各人的真理”（DE: „Jeder hat seine Wahrheit“）。这听起来宽容，却放弃了当初的关键，因为盲人们触摸的是同一头大象，而他们的报告之所以能相互补充，只是因为他们涉及同一个现实。辩证法变成懒惰的折中，从双方各取一半，而不是寻找那个解释两者的原则。自我关联变成自我确信：我们思考过了，别人没有。视角的汇集只接纳那些证实性的视角，而侦探寻找的那个关联变成了一个图式，一切发生的事都必须塞进去。怀疑变成犬儒主义，怀疑一切，唯独不怀疑自己的怀疑，而对许多道路的开放则变成任意。共情也是一样，当它取代检验时：谁在受苦，谁就有理，而为受苦者说话的人也有理。

危险不来自外部。它是使长处强而有力的那件事的另一面，因此取消长处并无帮助；丢了危险，也就丢了力量。有帮助的是把它运用于它自身。怀疑也必须被允许怀疑自己的怀疑，辩证法也必须检验自己的解答，共情也必须对对方有效。一种拒绝运用于自身的长处，已经越过了自己的界限。

21.6 如何认出被颠倒的检验

被颠倒的检验通过略去抵抗之物来制造融贯。每一批评都被解释得证实了自己的观点：“这只证明这阴谋有多完美”(DE: „Das beweist nur, wie perfekt die Verschwörung ist“)，或“这只表明批评者被操纵得多厉害”(DE: „Das zeigt nur, wie manipuliert die Kritiker sind“)。仅仅可设想的东西被当作事实。公开可检验性被少数知情者的知识替代。而批评不是按事情来检验，而是通过贬低人来挡开。

标签也成了武器。2020年秋，三位流行病学家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建议，在新冠大流行中针对性地保护高风险人群，而对其余人减少限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在一条内部消息中称他们为“边缘流行病学家”，并写道，需要快速对“他们的预设来一次毁灭性的公开反驳”。这个建议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许多专业人士认为它错了，并且有理由。但谁在被检查之前就订好反驳，谁就是订下了一个结果。另一方面，每一个不支持这些措施的研究结果都很快被视为被压制的真理，每一个支持措施的人都被视为被收买了。“阴谋论”“虚假信息”“宣传”常被用来挡开恼人的问题，而不必回答；“体制媒体”“被收买的科学”则被对方用于同一目的。双方看见对方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

确实有订制的怀疑。烟草工业几十年有计划地制造它（第22.4节），而气候问题上企业为研究现状并没有提供的怀疑付钱。凡这点为人所知之处，任何怀疑都很容易落入嫌疑，包括有道理的怀疑；气候问题上有些问题正当开放，比如它对更多温室气体反应多强，哪项措施成本多少、收益多少。如果借着被收买的怀疑把有道理的怀疑也挡开，辩论就变得比事情所需要的更小。多数时候这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出于好理由，这些理由长出了自己的生命。哪一方有理，标签不决定。双方都可能看见了些东西，而双方都可能停止检验。起决定作用的是如何检验。

21.8a 对内为真，对外为假

一个反驳显而易见。有些组织对内典范地检验，对外有计划地欺骗。情报部门的分析处按严格、成熟的程序检验其来源，而同样这些部门在散布假冒消息。烟草公司从自己的研究中知道其产品的危害性，却几十年公开否认。那么真理难道终究不是一件工具，按对象使用，用完就放下?

这个割裂不严密。对外的欺骗需要对内的论证，而唯一长期站得住的是：我们可以欺骗，因为我们是好人。于是一个组织内部就按阵营归类，而这不会在自家分析前停住。谁必须欺骗，谁就必须管理欺骗，而随着时间被提拔的是那些执行顺畅的人，也就是那些最不反对自家表

述的人。最后，每天练习按对象剂量分配真理的人，最终也会按用处检验自家的假设。2002/03年伊拉克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各情报部门中被视为如此确凿，以至于不再被追问；至少2016年的英国调查报告这样判断。那里的盲目是否来自对外的剂量分配习惯，报告没有证实。它说明的只是一个假设一旦被需要，就变得无法检验。这样的制度不会立即失明，但会可靠地越来越盲。能驳倒这个说法的，是找到一些组织，它们几十年对外欺骗，而其情报图景不比与之相对开放的组织更差。

所有阵营的国家和联盟都在经营它们各自版本的对外欺骗。谁只在对手那里认出它，谁恰恰演示了这里谈论的正是这回事。

21.8 当国家操控检验时

在一个组织身上可见的道理，适用于整个国家。一个设立专门机构来规定什么应当被当作真的国家，不会由此保护其公民免受欺骗。它反而夺走了公民和它自己注意到欺骗的手段：该机构宣布的事情，再也没有人去检验，连宣布事情的人自己也不去检验。这样的国家开始相信自己的表演，并且比一个允许反驳的国家学得更差。它不需要有恶意；有与那些情报部门中一样的辩护就足够了。在民主德国，执政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门每天向报纸规定报道什么、如何报道，每一本书都需要一份出版许可。

被用来限制检验的词语在所有制度中都很相似：“危险意见”“虚假信息”“外国影响”。威权国家和自由国家都以非常不同的手段使用这些词。它们所援引的危险并非虚构。中国人民解放军自 2003 年以来就把舆论引导同心理战、法律战并列为“三种战法”。俄罗斯学说谈到一场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不停歇的信息战。独裁政权如此行事并不令人意外。

但自由国家联盟如今也把民众的认知描述为一个在其中作战和防御的领域。2020 年为北约转型司令部做的一项研究——按它自己的说明并不代表该联盟的立场——称之为“认知战”，并建议在陆、海、空、太空和网络空间之外，把人的精神当作一个独立领域来对待。根据这一环境中的文本，认知战包括保护自己人的头脑，以及侵入对手的头脑，而且这个领域包含敌友双方；2022 年的一篇文章明确把认知战与大流行病联系起来。一位收集了这些文本的批评者从中读出一个也针对本国民众的计划。这些文本本身并没有走得那么远；但它们显示出，在那里公共舆论是在什么视角下被看待的。联盟各国 2021 年作出的韧性承诺，把“包括虚假信息在内的敌意信息活动”(DE: „feindliche Informationsaktivitäten einschließlich Desinformation“)列为威胁，并把大流行病称为试金石；其中韧性本身仍然是“一项国家责任”。本来作为防御来设想的事情，可

能危及它据以进行的那些自由。这里被捍卫的不是领土，而是人们当作真的东西。

这背后不一定有恶意。军队从安全的视角看待事物；这是它的职业。在平静时期，这只是诸多视角之一，而权衡所有视角的政治高于这个视角。但如果一种威胁被视为关乎生存，安全逻辑就可能获得它通常所没有的重要性，于是本国公民的意见也会显得是某种必须被观察和操控的东西。在荷兰，陆军的一支试验部队在 2020 年评估了公民在公开来源（包括社交媒体）中就新冠危机写下的内容，直到一家报纸报道此事，部长才让人暂缓这项工作并审查其法律依据。在德国，一位少将领导了联邦政府 2021 年 12 月为大流行病设立的危机指挥组，其工作主要服务于疫苗接种运动，后者的后勤需要军事能力。人们既不必轻描淡写这些过程，也不必把它们编排成一个计划。只需要按这些机构通常运作的方式来解读它们：谁学会了按威胁来排列局势，谁也会这样来排列这些局势。

继续阅读：伦理学 – 我们已在践行的善 (2026), 章 15.9（为什么一个听取、检验并落实正当批评的秩序不需要抵抗）

21.8b 大流行中的引导

引导不需要一个官职。欧洲机构已经有据证明，在大流行期间也存在外国的定向虚假报道；防御有一个现实的对象。同时，若干国家的机构持续向平台指出它们认为是虚假信息的帖子，而平台经常听从。一个大型平台从2021年2月起删除那些声称病毒是人为制造的帖子，并于同年5月撤回了这条规则，当时起源问题被正式重新调查；这个问题至今未得到回答。这种引导的具体情形，是通过法院卷宗，尤其是某网络在易主后内部文件被公开，才变得可见。另一个大集团的头后来写信给议会委员会，说有数月之久他的公司承受着压力；他后悔没有更公开地抗辩。这些指示性提示在多大程度上是压力，尚有争议；它们存在则没有争议，而在欧盟，一部法律已规定，哪些主体举报的涉嫌违法内容，平台必须优先处理。对那些人们视为敌对的政府，这种引导被毫不迟疑地预设。检验全在于，在自己的政府那里是否同样察觉。反过来说也一样：一条帖子被删除，不使它为真，而许多被删除的帖子确实是假的。但删除摧毁的是验证它的可能性。

引导也通过感受发生，走的就是第14.3节所描述的路径。在英国，一个政府咨询小组2020年3月书面建议，用情感上强硬的讯息提高对漫不经心者的危险感受。在德国，同月一些科学家应内政部建议写了一篇内部文件，建议把不受控扩散的后果想象得极其严酷，“以求达到震撼效果” (DE: „um die gewünschte Schockwirkung zu erzielen“)：重病者在医院

被拒后“痛苦地挣扎着呼吸，死在家里” (DE: „qualvoll um Luft ringend zu Hause“)，儿童因为自己传染了父母而感到内疚。这个圈子是由该部一位国务秘书与负责“政治秩序与混合威胁” (DE: „Politische Ordnungen und hybride Bedrohungen“)处的处长共同召集的。

一位参与者两年后在一份社会学专业期刊上描述了这份文件的形成：十天之内，在加密电话会议中，没有会议记录，但有文件与邮件往来，这些后来必须由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交出，而且是在贝加莫图像的印象下完成的。人们“对传播机制知之甚少”，“对大面积停摆公共生活的后果则一无所知” (DE: „überhaupt nichts über die Folgen einer weitgehenden Stillstellung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为了让决策者理解指数增长，人们为无所作为的情况算出2020年仅在德国就有一百万人死亡，明确作为情景而非预言。按他的说法，任务也包括“为所作决定的论证铸造修辞公式” (DE: „Prägung rhetorischer Formeln für die Begründung der getroffenen Entscheidungen“)，他把这一任务总结为：“用葛兰西的话说：关键在于颁布强制并赢得同意，同时把解释权握在手中。” (DE: „Mit Gramsci gesprochen: Es ging darum, Zwänge zu verordnen und Zustimmung zu gewinnen und dabei die Deutungshoheit in der Hand zu behalten.“)四年后他在一次小组讨论上据媒体报道谈到，当时必须制造“服从意愿”。这不是来自外部的指责。这是一位参与者的描述，他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时间压力下提供咨询，自己也看到，这样一种对个体行为的干预“需要强有力的论证”。恰恰因此它显示出，在一个被视为关乎存亡的局势中，在什么为真的问题旁边，还出现了如何赢得同意并把解释保持在手中的问题。

21.8c 能自卫而不倾覆

这是否意味着，当一个国家抵抗欺骗时，每种立场都必须被处处同等对待？不。所有关于世界的论断都必须保持可检验、可反驳，哪怕是最荒谬的。恰恰是它们有权得到反驳而不是成为禁忌，因为禁忌阻止它们的虚假变得可见，并使它们的支持者成为殉道者。检验本身——它才使每个反驳成为可能——不是这样一个论断；为什么它无法被反驳却什么也不隐瞒，第22.3章展示。一个立场得到多少空间，则可以视场合而定。在研讨课上，与所有立场交锋属于理解；在公开辩论中，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给谁什么样的舞台，而民主国家可以抵抗那些想摧毁自由检验之条件的力量，也可以抵抗外来影响。这最后一层是最危险的，因为它具有“我们是好人” (DE: „Wir sind die Guten“)的形式：我们的事业使更严的规则有理由。把它与滥用区分开的，仅仅是它保护真理寻求的条件而不是具体内容或阵营，而且它自身仍然可以被公开批评。不再允许批评的自卫，已经倾覆了。每一个独裁统治都援引过对神圣之物的保护。

对谎言也一样。人不该说谎：谁说谎，谁就使用了对方的信任并在同一行动中打破了它。但自由法治国通常只在谎言造成具体损害之处才惩罚谎言：作为诽谤、诈骗或伪证。这个区别不保护谎言，而是保护那个才能查清什么才是谎言的空间。谁在没有证明、论证和公开辩论的情况下宣告一个立场为假，谁就离开了这个空间，即使他在事情上是对的。

21.9 成熟公民而非真理部

没有人是在无权力空间中活动的。但对权力滥用的回答不是以真理部为形式出现的更多权力，而是以成熟公民为形式出现的更多真理寻求。恐惧可以非常有效地把人带到一种态度上，但它不是好顾问：它让人只盯着威胁之物，其余一切都后退。谁用恐惧引导公民、审查他们的信息或限制它们，谁就颠倒了一个民主国家的基础。民主国家中人民委任并监督着政府，而不是相反，为此它需要意见、科学和新闻自由。本章的分析并不表明哪一方有理。它显示的是如何检验，而且它击中每一个停止检验的一方，包括己方：保守派和进步派，信者和无神论者，现状的批评者和捍卫者。对这一点，道德优越感无济于事，只有方法上的警惕才行。

谁不顾真理之名而阻碍检验，谁就把原则颠倒了过来，往往自己并不知道。但也可以更自觉、更深：人可以伪造检验赖以站立的那块地基。

延伸阅读：思维 – 有序而不失 (2025), 章 15

第22章：当方法本身被伪造时

22.1 伪造地基

> ▯▯18▯▯▯▯▯
> 你正在检查这个文本是否在操纵你吗?
> 如果是，那么这种警惕已经是对抗现在所谈之事的第一重防护。

第一章的施为性自我论证是那个出发点，当人无法预设任何东西时它依然保留：思维检验自己，而这个施行的真理在于，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施行并检验它。正因如此，它是可攻击的。谁说出“你已经在这样做”(DE: „Sie tun das bereits“)，谁就绕过了那股应对外部论断的防备。被伪造的是那个施行，当它不再服务于检验，而是服务于一个事先确定的目标：售卖、追随、自我确认。一旦这个开端被伪造，一切后续都挂在一个有毒的点上。因此这里需要全书最严格的尺度。

讲话者的意图从外部无法看穿。但在文本上可以读出，一个句子对检验做了什么。一个推进检验的句子会留下痕迹：某个此前不可见的东西变得可见，某个不相连的东西拼合到一起，一个异议被加工进去而不是被跳过，有时人会被改变立场而不是被证实。一个瞄准结果的句子到达它想去的地方；下一步没有被安排，而人们已有的那个异议在它之中不出现。在诚实的言说中，过程同时服务于检验者和言说者。两者分离之处，就表现在检验恰恰应在它变得不便之处停下。对这个文本同样适用。它有兴趣让人跟随它。

22.2 伪造如何运作

伪造始于某种确实存在的东西：你的检验冲动，你的不适，你对意义的渴望。“你也能感觉到，必须有所改变。”(DE: „Sie spüren doch auch, dass sich etwas ändern muss.“)这确实是对的，而且正因为第一句为真，后面的一切都让人觉得显然。伪造不在开始处说谎；它需要真作为门路。在这一点上，它与那种全用真陈述工作的欺骗相近，第10章将探究这种欺骗：真成了欺骗的载体。

然后它把邀请与断定对调。真正的方法是邀请：请自己检验是否如此。伪造则断定结果：你感觉到了，就是这样。区别在措辞上很小，在事理上则根本。前一种情况下，你施行一个结果开放的检验；后一种情况下，一种感受被怂恿给了你，你却以为它是你自己的。表述规定了你怎么看，并让你相信你看到了自己的确认。检验可能另有结果，这在伪造中不发生——不是被否定，而是干脆不存在，而一种缺席只有寻找它的人才会注意到。

然后那个被开头触及的自己，被引向一个成品目标：从“你已经在检验”变成“所以你需要这个产品”(DE: „also brauchen Sie dieses Produkt“)，从“你已经在批判思考”(DE: „Sie denken bereits kritisch“)变成“所以你要选择这个方案”(DE: „also wählen Sie diese Lösung“)，从“你已经在寻找意义”(DE: „Sie suchen bereits nach Sinn“)变成“所以跟随这套教导”(DE: „also folgen Sie dieser Lehre“)。起初作为你的施行开始，最后成了别人的程序。最后，被唤起的体验被宣布为证据：“你不是自己体验过了吗。”(DE: „Sie haben es doch selbst erlebt.“)此刻谁怀疑，谁就好像背叛了自己的体验，而伪造已经盘踞在批评看上去像自我否定的那个位置上。

22.3 你如何认出伪造

从这套做法中可以推出一些检验，它们可以在每一个施为性提议上执行，包括对这本书。

可否定性检验问的是，你的检验是否被允许得出另一种结果。关于体验的命题可能失败：此刻你是否感到平静，也可以有另一种结果。被构造成这样——任何可能的体验都无法反驳它——的提议，因此是个警示信号，有一个例外：即检验本身。

方向检验问的是，这个过程使你更自主还是更依赖。之后你能更好地独立检验，还是比以往更依赖那套指导？真正的施为性方法致力于使自身成为多余。

此外还有从同一套做法推出的小检验：是否出现过你也可以另有看法的情况，还是你必须自己发明反证；是否留有检验的时间，还是催促你结束，逼你签名、表白，就是现在；你的体验是仍属于整体图景的一条线索，还是被宣布为证据；以及谁来解释它，你自己，还是只有提供者、导师、团体。

最严格地，可否定性检验击中了这本书自身。“你正在检验”在某一方面也无法被任何体验反驳。你是否注意到了它，这个发现是一种观察，本可以有另一种结果。但检验本身不行，因为对你是否在检验的检查，本身就是一种检验。那么这个地基难道被免疫化了吗？不，而这里的区别承载着整个检验。免疫化藏起自己的不可反驳性，并禁止反证。施为性自我关联则把自己的结构摊开，并邀请做反证：你针对论证而论证——你已经在论证。否定一个思想——你必须先思考它才能否定。你这样做，这就是那个论证。这种不可反驳性什么也不藏；它是施行的开放属性，每个施行者都看得见。伪造则正相反，需要藏身处。

不过，这本书与伪造共享门路，这是必然会有的。“你早已知道”“你已经在检验”“你已带来一切”(DE: „Sie bringen bereits alles mit“)——开头几章就这样开始，而伪造也用同样的话开头，因为它模仿真正的开端。第一步两者无法区分，只能靠之后的步骤。因此这些检验首先适用于这几页。

22.4 外面的伪造

在外面，这种做法到处看起来一样，只是门路和目标轮换。广告说“你自己知道什么对你好” (DE: „Sie wissen selbst, was gut für Sie ist“)，而碰巧那就是这个产品。在政治中，一种合理的不适被接住，“你也能感觉到，必须有所改变” (DE: „Sie spüren doch auch, dass sich etwas ändern muss“)，并被引入一个成品解决方案；危险在于一种合理的担忧与一个可疑答案的混合。在治疗与教育中，在信任与依赖统治之处，说的

是“你在内心深处知道什么是对的” (DE: „Sie wissen tief im Inneren, was richtig ist“)——但谁来决定你的内心说了什么？好的治疗让人更独立于治疗师，好的教育让人更有思考能力。在灵性领域，对意义的寻求被承认，然后被引入那一套教导，好像只有这一个方向。而在学术界，伪造恭维人的自我形象，“你已经在批判思考” (DE: „Sie denken bereits kritisch“)，然后把批判思考等同于某个流派。

> ▯▯19▯▯▯▯▯▯▯
> 拿最近一个告诉你“你其实早已知道”的提议——一则广告、一个课程、一次布道、一本指南——把可否定性检验和方向检验用在上面。你发现了什么？
> 往往第二个就够了：一个之后仍需要你的提议，没有让你变得更自主。

除伪造之外还有一个亲属，其运作更廉价，因为它根本不需要同意：骗来的检验资格。烟草工业的一份内部文件在1969年道出了那句话：怀疑是他们的产品。你不需要说服任何人吸烟无害；只需让这个问题看起来开放。单纯的考虑就已经命中，不安就是目标。这武器把受害者的一种美德掉转过来对付受害者自己，那就是他的开放性。“我只是问问题而已” (DE: „Ich stelle ja nur Fragen“)诉诸开放性；谁摆摆手，谁就站成了独断主义者，而谁不加检验地加入，谁就已经给了攻击者他想要的东西：注意力以及一桩真正争议的表象。其升级就是洪水式轰炸。论断的制造比检验快，谁把二十个论断抛出来，只要对方开始按顺序逐一清理，谁就赢了——不是因为这些论断中有一个为真，而是因为对方的检验力本身才是真正目标。

因此防御要提早一步开始：不在事实问题上，而在某个东西是否值得检验这个问题上。谁提出了它，他从中得到什么，他的论断迄今如何经受考验，为什么它恰好现在来，而且以这个数量？最后一个问题针对的是运动式行动，无论它们来自企业、运动还是政府。你们不欠每次大声索求调查的怀疑一次调查。你欠自己的，是能把挥手拒绝的理由说清楚。

22.5 当分析变成封锁时

这一章所描述的也可以被滥用。谁用一个“这不过是操纵” (DE: „das ist doch Manipulation“)把异议搪塞过去而不检验它，或用一个“骗来的”搪塞怀疑，谁就把防护变成了封锁。因此这些检验既适用于官方表述也适

用于它的反对者，适用于己方阵营也适用于对方阵营，适用于这几页也适用于任何其他页。

真正的检验可以从这些检验的镜像中认出。它让追随它的人更独立：他发现他已经会什么，而不是学习他该相信什么。它公开自己的尺度，让别人可以把这些尺度用到它身上，而且它不为入会者设教。而它保持可修正，因此让人更经得起矛盾，而不是对矛盾免疫。只要诚实地运用，方法就如此自我保护；对其伪造的最好防护，是真正熟悉那个真的。这几章对你有用与否，由此显示：你是否能更好地分辨了，还是只是对每种信念都更怀疑了。

第10章：校准

前两章的颠倒与伪造，可以从某种虚假或骗取之物中辨认出来。现在所讨论的任务既不需要欺骗，也不需要蓄意，它或许是本书最困难的任务。它始于日常生活。

10.2 你对外国的了解

对于你从未去过的国家，你知道的很多。你看过电影和连续剧、新闻和报道、网络视频，你读过书，也听过去过那里的朋友讲述。关于美国，你大概知道得最多；关于英国、法国或意大利，也知道一些；关于印度、中国或俄罗斯，则已经较少。关于“非洲”或“中东”作为整体，大多数人只有粗略的图像，而粗略的图像很容易变成偏见。

其中几乎一切都可以是正确的。困难在别处：你无法对它们做出权重分配。大多数关于美国的电影发生在少数几个大城市——纽约、加利福尼亚，有些在得克萨斯，西部片在中西部。几乎没有电影发生在阿拉斯加、内布拉斯加或爱达荷。在五十个州中，只有少数几个出现，而且主要是其中的大城市。研究该国地区文化的人，会得出大约十几个区域，其界限横穿各州边界；仅得克萨斯一个州就跨越数个区域。你看一部关于得克萨斯枪支暴力的报道，一部关于佛蒙特州环境保护的报道，一部关于底特律贫困的报道，一部关于硅谷发明的报道。这四部都准确，都展示现实之物。你如何为这些部分分配权重，以形成你对美国的图像？

有些东西根本无法展示，例如气味或食物的味道。有些东西只在被拍摄的那个时候成立。许多东西因为天天如此，不会出现在新闻里。叙述也是经过过滤的：与一个国家做生意的人，回到家里讲述的是生意和酒店。

等到亲自去那里，就会察觉缺少了什么。八十年代中期在曼哈顿待过两周的人，到处看到蒸汽从街道下的管道冒出，这是任何电影都没有让他准备好的；除了出租车，几乎没有别的汽车；有人向他解释，这是因为违规停车的罚款很高。当时的人行道主要由店主保持清洁。各个街区差异很大。人们警告不要前往哈莱姆；坐公交车穿过那里的人，没有看到什么不好的事，但也没有进入任何一栋房子。在当地，你会察觉人们走路的样子和速度，他们如何彼此交往和交谈，摊位在哪里，橱窗里摆着什么。你尤其会得到一个印象：这一切如何相互关联。电影展示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八十年代初第一次到印度的人，发现一切都不像他所熟悉的那样：几乎没有一种熟悉的植物，其他动物、其他鸟鸣声、其他气味、其他音乐、其他汽车，以及不同音量的交通。那里有躺在自编草席床上的乞丐，也有没有床铺、几乎不穿衣服的人；几乎没有超市，几乎没有包装；食物有着人们不认识的浓烈味道；人们行动的方式不同；年轻士兵彼此挽着胳膊，这在德国士兵中并不常见。关于印度的电影没有为其中任何一点做过准备。其中许多今天可能已经不同，而这也属于问题：曾经见过的东西会留在图像中，即便事情早已改变。

停留本身也是一个片段。在曼哈顿待过两周的人，认识纽约的一部分，还不认识美国。他在那里看到的东西，必须由他自己加以归类：其中哪些是美国式的，哪些属于这座城市，哪些属于这个街区？这对每个国家都适用。巴伐利亚在细看之下也会分为弗兰肯、施瓦本和旧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分为巴登和符腾堡。而印度，其宪法承认二十多种语言，给访客的印象更像一个独立的大陆，而不是一个国家。亲身的直观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显示出图像中缺少了什么。但它本身也只是一个抽样，必须像其他一切一样被加权。

这就是第5章盲人学者的问题，但有一个差异。在那里，每个人摸到了一个部分，关键是把这些部分合在一起。这里缺少某种东西，而你不知道缺少的是什么。完全缺少的东西仍是较容易的部分：谁察觉自己对内布拉斯加一无所知，可以去查阅。困难的是把展示出来的东西正确地加权。报道中的枪支暴力是常见还是罕见？电影中的街区是规则还是例外？在数字上最困难。一项统计数据准确地显示它所测量的东西，而完全不显示它没有测量的东西。

在此过程中，省略无法避免。一张包含一切的地图会像国家一样大，而且毫无用处。每一台相机都有一个取景范围，每一个问题都把其他东西放在一边，每一项统计都只计算已经确定的东西。被省略者位于问题之外、画面之外、已确定者之外。人们看不到它，因此也看不到它正在缺失。

校准来自测量技术：人们将仪器的显示与一个已知的度进行比较，确定它偏离了多少。这不需要某个机构来做——官方的检验叫作量器检

定。这里所说的校准是：把你关于什么常见、什么罕见，什么正常、什么极端，什么是共识、什么是争议的自己的度，对照现实进行检验——并在偏离之处加以调整。别人可以提供帮助，但没有人能完全代替你做这件事。本书的其他试验针对的是已经呈现出来的东西。这一项则同时针对没有呈现出来的东西。

10.1 当每个陈述都正确时

在日常生活中自行发生的事情，也可以被有意地去做。

> ▯▯ 20▯▯▯▯▯▯▯▯
> 请阅读以下消息，就像你今天早上在新闻中看到它一样：
>
> > 大象——一种被低估的危险？一位学者摸到了一个光滑坚硬的矛（獠牙）。第二位报告了巨大的力量：一根强大的柱子，强壮而坚固（腿）。第三位碰到了某种长的、可动的东西，像一条大蛇（象鼻）。
> >
> > DE: „Der Elefant - eine unterschätzte Gefahr? Ein Gelehrter ertastete einen glatten, harten Speer (Stoßzahn). Ein zweiter berichtet von enormer Kraft: eine mächtige Säule, stark und fest (Bein). Ein dritter stieß auf etwas Langes, Bewegliches, wie eine große Schlange (Rüssel).“
>
> 请停一下：这条消息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你对这种动物形成了什么印象？
> 现在揭晓答案：你早就知道这条消息的所有来源。它们是第5章中六个盲人学者中的三个，他们中没有人撒谎。每一个细节都是正确的。但整体画面被扭曲了，因为具有威胁性的方面被选取出来，而无害的方面被省略了：扇子、墙和绳子根本不存在。
> 如果你心中——哪怕只是轻微地——形成了威胁的印象，那么这条消息已经起到了它被设计出来的作用。如果没有，请检验是什么保护了你——也许你对这些来源太熟悉了。

这就是对单个陈述的检验所无法对付的欺骗。它不说谎；它进行加权。它攻击的不是你相信什么，而是你用来度量的东西。

同样的事情在没有公开场合的地方发生，当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准备决策时。给领导层写简报的部门比领导层更了解事情本身；因此人们需要它，也因此它可以在没有人察觉的情况下进行加权。领导层知道这一

点，并把估计到的意图扣除掉。在此过程中，领导层常常也抛弃了简报中所包含的知识。而如果部门也知道这一点，它就会更重地加权。最终每一方都有根据地不信任另一方，没有任何一方还能了解到另一方所知道的东西。唯一能帮助的是一种让加权变得可见的形式：简报也列出被否决的可能性和不利于自己提案的理由，而决策者说明他们为什么做出不同的决定。

10.3 宣传

在加权方面练习最多的是宣传。人们把它想象成谎言，而宣传中确实有谎言。1990年10月，正当人们在争论是否对伊拉克开战时，一名十五岁的科威特女孩在美国国会一个人权组织面前含泪作证说，伊拉克士兵曾把医院里的婴儿从保温箱中取出，让他们在地板上死去。这个故事传遍世界，并在关于战争的辩论中被一再援引。后来查明，这名证人是科威特驻华盛顿大使的女儿，一家广告公司受一个由科威特资助的组织委托，为她的出场做了准备；这个故事没有找到证据。围绕战争，这样的报道很多，各方都有。然而它们是例外，恰恰通过它们，规则变得可见。谎言可以被反驳，而被反驳的谎言会损害传播它的人。

规则更低调，也更有效。展示的是对手的坏处和自己一方的好处，而每一条消息都可以是正确的；选择造就了图像。更精细的做法是展示双方，但有所不同：被期望的一方得到更好的声音、更强的画面和最后的发言权，不被期望的一方只得到最弱的代表。这样产生了一种表面上的平衡，恰恰是它使加权不可见。相反的做法则依靠数量：展示如此多的不同意见和如此多的混乱，直到最后似乎没有什么是确定的——这就是第22.4节的泛滥。宣传在这里先调动情感，再询问知性，第14.3节对此已有描述。

因此，对抗宣传的办法主要不是揭穿谎言，而是询问缺少了什么。如果我读对方的报道，我会了解到关于自己一方的什么？从自己一方的报道中，又能了解到关于对手的什么？在一档表面上平衡的节目中，谁得到了最强的声音？这些问题针对每一方，也包括你自己所倾向的那一方。

10a.3 第一层：检验单个陈述

针对那种断言虚假之事的简单欺骗，手段早已发展出来：追问来源的专业知识和利益，追问它离事件的远近，追问它与独立来源的一致，并追问所给出的根据是否比它要论证的东西说出了更多内容——还是仅仅

再次命名它，就像那种使人入睡的手段，“因为它有催眠的结果”（DE: „weil es eine einschläfernde Wirkung hat“）。这就是侦探原则运用于来源。

第一层还包括给自己的确定性分级。并非一切都配得到同一程度，而程度在高低和种类上都有差异。七乘八等于五十六，这是确定的，因为人们可以复算；地球是圆的，这是确定的，因为许多独立的道路通向同一个实证结果；一个朋友是可靠的，这是确定的，因为他已经足够多次如此；你此刻正在思考，这是确定的，因为对它的怀疑本身就证实了它。一个百分比把这些确定性放在同一个标尺上，好像它们属于同一种类。当问题在于下多大赌注时，这是有用的。而当人们以为，一道计算会因更多证言而变得更确定，或者对朋友的信任可以通过计算变得更确定时，它就会误导人。

第一层还包括决定什么究竟值得检验——第22.4节对骗取的值得检验性进行抵御，正是从这个问题开始。检验花费时间和注意力；谁考察每一个断言，在下一次洪流到来之前，就已经白白消耗了自己的检验力。谁要是每逢有人报告花园里有不明飞行物就跑出去看，就是没有理解某种东西：校准包括基础比率，即这类断言迄今如何经受住考验的问题。此外还有赌注——如果我错了，会搭上什么？——以及来源的既往表现。而且没有人是完全独自检验的。一种药物是否有效，由研究、审批程序和专家们的争论为我检验；信赖这一点，就像从面包师那里买面包而不是自己去种小麦一样合理。只是必须知道自己因此拥有了什么。专家说了某些话，这个提示是相信它的一个根据，而且往往是一个好的根据，但不是对事情的解释。只有这个根据的人不知道事情为什么如此，因此也无法认识到它何时不再是如此。但即使自己不是专家，也可以检验专家们是如何检验的：他们的根据是否公开摆出，他们是否说明哪里存在一致、哪里存在不确定，以及反驳意见是否仍然可以查阅。例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就其各项实证结果说明，它们的证据有多好，专家们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一致。正因如此，人们可以批评它的方法和权重分配，而不是整体上相信它或整体上拒绝它。

这种检验经济学有两个互为镜像的危险。一个是过滤器失灵，以至于每一种神奇疗法和每一种低声暗示都得到调查；骗取的值得检验性正是建立在这种失灵之上。另一个是过滤器堵塞，只让政府、多数、专家和传统本来就在说的东西通过。这四种都是好的粗略规则，但没有一种能自行担当。专家之间的共识，其价值只相当于他们的独立性；一百个彼此抄来抄去的声音只是一个声音。一个惩罚偏离的多数，不再显示许多人检验过什么，而是显示许多人敢于说什么。类似地，对于在这件事上有自身利益的政府，以及在一个不同世界中经受住考验的传统，也可以这样追问。你自己的过滤器是否倾斜，最可靠地由对称性显示：你是否同样迅速地挥手否定不方便的东西和方便的东西？倾斜的过滤器恰好沿着自己阵营的界限运行。它不检验任何打扰自己一方的内容，却检验另

一方说的一切。健康的过滤器节省精力，倾斜的过滤器节省的是恐惧或顺从。曾经有过这样的社会，其中未经检验之物占据支配地位，因为检验已经变得危险。

同样的试验也适用于偏离者。一种意见占据支配地位，并不使它因此就是真的，正如它偏离也不使它因此就是真的。多数人犯过错误，但大多数偏离者也同样犯过错误，只不过没有人记得他们。谁认为几乎所有人都错了——政府、新闻界和专家界——就必须首先问，是否自己恰恰走在错误的轨道上。他是否也寻找反对自己猜想的证据？他是否认识对方最有力的代表，还是只认识最弱的代表？他是想知道事情究竟如何，还是想得到确认：自己比别人更聪明？一个断言与经过良好检验的东西偏离得越远，它就必须拿出越多证据。这不是对它的判断，而是一种负担分配；而且经过良好检验的东西也可能出错，只是它必须能够被证据推动。

这种检验经济学有一个界限：它分配的是注意力，不是真理。较低的基础比率可以为证据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提供理由，但它并不反驳任何东西。有利益牵涉的人也可能正确，独立的人也可能出错。决定真与假的是检验本身，否则过去罕见的东西就永远不会再被检验，而任何新东西都无法作为新的被认识。

10b.1 第二层：分布

> ▯▯ 21▯▯▯▯▯▯▯▯▯
>
> 请拿出第10.1节关于大象学者的消息，用第一层所提供的一切来检验它。你发现了什么？
>
> 这些来源无可挑剔，学者们亲自摸过。看不出有什么利益。这些报告彼此不矛盾，每一个都来自第一手，而且其中没有什么是不可信的。对已经呈现出来的东西所做的每一项检验都通过了——而整体图像仍然被扭曲。只有当你亲自去阅读这六份报告并查看缺少什么时，你才会发现错误。然而这些检验没有一项针对这一点，因为它们检验的是被说出来的东西。

一个其界限已被认识的工具，比一个被赋予一切能力的工具更有用。

这种工具在那种欺骗面前失灵：那种欺骗只断言真的东西，正如关于大象的消息和第10.3节的宣传，而且它利用分布来运作：什么被选中、什么不被选中，某事被重复多少次，它在什么语境中、以什么顺序出现。“所有人都在谈论X”（DE: „Alle reden über X“），但大多数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忧虑。“专家警告”，但只是一百人中的三个。一个例外被展示为正常情况，一幅瞬时快照被展示为趋势，一个个体命运对抗所有数据

——或者反过来。其中每一个单独的陈述都可以是正确的。受到攻击的是你关于什么常见、什么罕见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不是由论证产生的。它从成千上万条消息、谈话和图像中沉积下来。第4章的前判断在这里出现在更深一层：不是作为带来的内容，而是作为带来的频率。

在第一层，问题是：这是否为真？在第二层，问题是：这有无代表性——为什么我看到的恰恰是这个，而我没有看到什么？在一个著名的侦探故事中，福尔摩斯通过那只夜里没有叫的狗破了案。起决定作用的是一条缺失的线索。在方法滥用中，伪造通过其中没有出现的那种替代可能而暴露了自己。在外国问题上自动缺失的东西，在这里成为主要事情：只展示真东西的人，不是通过他展示的东西暴露自己，而是通过他略去的东西。

这在实际上有多常见？一个真实的个别事件不能说明任何频率；只有比率才能把一则轶事变成关于世界的陈述。如果相反的情况为真，我应当看到什么——如果我没有看到它，那么它究竟是缺少，还是没有被展示给我？这个问题区分了世界和你关于世界的图像。是谁或什么在选择哪些东西到达我这里，又是按照什么度——按照真理、按照愤怒、按照停留时间？一个完全由可靠来源汇成的流，也可能在选择被扭曲时被扭曲，而最重要的选择者就是你自己：如果你自己编排出片面的信息流，没有人需要把片面的信息流强加给你。最后：我关于正常的感觉是否已经偏移，而我又说不出任何新的论证？真正的学习能够展示它的根据。一种没有可指明根据的偏移，正是校准操纵的标志，就像那个众所周知的寓言里的青蛙：它无法指出，在慢慢加热的水中，究竟是哪一个时刻水变得太热。

10.5 当没有人在审查却仍然被过滤时

最严重的形式没有收件地址。一个规定什么为真的机关（第 21.8 章）对于校准来说是容易的情形：它可以被点名。更难以捉摸的是一种没有人设立的操控：某个官方机构给出提示，某个平台遵循这些提示，某个委员会建议应当如何对民众讲话。每一步都有说得通的理由，没有人在审查，而最终空间被过滤了，却没有哪个人对此作出过决定；这种情形在大流行期间的样子，第 21.8b 章已经展示。这样的一种操控是否发生、以及它走多远，只有当那些提示及其遵从都公开可查时，才能检验。

在这种过滤下，第二层面的那些检验也容易失灵，因为工具在运转，结果却仍然不对：该机构此前证明是可靠的，共识是广泛的，每一个单独的陈述都成立——为的是一幅被删去了与它相矛盾之物的图画。在这里，什么东西缺少了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对待矛盾的方式来回答。一个相反立场是被反驳了，还是仅仅被归类了？它被处置了，还是消失了？

它还能被查到吗？哪里一个立场不再能检索到，它并没有因此被反驳；也许它被移除了，而一个没有反对意见参与而形成的共识，首先是关于它在其中产生的那个空间的一个发现。但它仍然可能是真的。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相反方向：从缺少反驳推论出存在操纵，是从另一侧犯的同一个错误，因为有些共识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事情是清楚的。可以亲自查看是否曾有过反对意见，以及反对意见后来如何；从它的纯粹不在场中得不出任何东西。

用某个为所有人规定正确权重的机构来回应这一切，这种诱惑近在眼前：得到授权的核实者、把真的东西排到上面的算法。如果确实几乎所有专家都主张某个立场，那么少数意见不应得到同样的空间——这是对的，只要它始终是一个权重问题，并且少数意见得到的空间与它的证据所支撑的一样多。当权重变成排斥，当没有人再问绝大多数是怎样形成的，当“危险”这一归类取代了检验，它就变成了陷阱。这样的一个机构并没有解决问题，它只是转移了问题：那时一切都取决于由谁来充任这个机构，而谁占据了渠道，谁就占据了所有信任他的人的校准。分散的、自己的校准没有一个可以拉下的总开关。因此，它是一个自由社会需要其公民具备的能力。谁认为人有能力自己检验，就必须也相信他们有能力自己作出决定。

这也适用于今天随着读写而参与其中的语言模型。这样一个模型把什么视为正常、有争议或共识，是从它所学习的那些文本中沉淀下来的，而它很难看到这种沉积之下：恰恰在它最流利地引用“大多数专家”的地方，发声的往往不是检验，而是沉积。尽管如此，它作为第二层面的工具仍然可以很强，如果你让它去寻找反对声音、基础比率和缺失之物。对这样一个模型来说，解毒剂与对你的一样：在涉及多数和频率的地方标明不确定性，寻找缺失之物，对自己关于共识的感觉保持怀疑，并经过他人检验。

一种相关的扭曲不是通过选择产生的，而是通过测量本身产生的。如果一个原本应当显示某种状况的数字成了评判人的目标，人们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直到数字好看而状况不再好看：学校练习的是考试而不是学科本身，部门优先处理容易的案件。这个数字在开始时是一个好工具，由于使用而失去了它的认识价值，却没有哪个人在它上面作过假。谁遇到这样一个数字，因此不仅要问它是怎样被测量出来的，还要问谁按照它被评判。

对于这一层面没有免疫力，只有保持警觉。人们可以学会检验并纠正权重，即使在每一个单独陈述都成立的地方，也必须一再这样做。

继续阅读：校准 (2026)⊠伦理学 – 我们已在践行的善 (2026), 章 15.8⊠组织 (2026), 章 5 and 6

第五部分：真理作为过程

第23章：真理与真理过程

16.4 “真理是整体”意味着什么

永远做不完的检验，保持可修正的秩序：人们可能认为，最后只剩下堆积如山的临时发现。与这个想法相对的是一个在本书中多次出现的句子：真理是整体。这个句子常常被理解为对完整性的呼吁：收集所有事实，然后你就有了真理。这不可能是它的意思。

人可以解剖一个生物，登记所有器官，在显微镜下观察每一个细胞——而生命恰恰在此时消失了。歌德让他的靡菲斯托说了这样的话：“谁要认识和描述活物，先把精神驱赶出去，然后他手里有了各个部分，可惜！只少了精神之带。” 思维中同样如此。人可以收集所有论证，列举所有观点，处理所有问题，却仍然错过那使它们成为一种洞见的东西。一份清单，其中每一点都可以被省略或替换成另一点，而整体毫无变化，看起来整洁，却没有带子。在清单服务于某个目的的地方，比如维护一架飞机时，它属于活的秩序；当它取代理解时，它就死了。

> DE: „Wer will was Lebendigs erkennen und beschreiben, Sucht erst den Geist heraus zu treiben, Dann hat er die Teile in seiner Hand, Fehlt, leider! nur das geistige Band.“

因此，一件事物不是由于什么都没有缺失而是整体的，而是由于它的各个部分相互规定。可以称之为活的完整性，以区别于机械的、收集和打勾的完整性。一幅好的肖像展示一个人的性格，而不必记下每一颗痣。一个好侦探不让任何一条线索掉到桌子下面，但他不会给每条线索同样的分量；他寻找案情所依赖的那些线索，其余的据此归类，或者作为未决项目保持可见。在这个意义上，真理是活的、逻辑上有序的、自身发展的整体。

活的意思是：各个部分处于交互关系之中。每一个都指向其他部分，通过它们来规定自己，并与它们一同发展，就像在一个有机体中，每个器官只有在与其他器官的共同作用中才工作。

逻辑上有序的意思是：关系有一种可辨认的结构。并非一切都任意地与一切相连；有层级、过渡、发展线索。这种秩序不是从外面加上的，它出于事情本身，并且必须在事情上经受考验。

自身发展的意思是：整体不是一开始就现成的，它才成为它所是的东西。这个文本同样是在施行中发展出自己的秩序，而不是预设秩序。

整体的意思是：为理解关联，没有任何本质的东西缺失。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可能的东西都必须提到，正如肖像所显示的那样。

因此，真理在本质上是结果，但不是成品。它在思维中产生，通过矛盾发展，并在系统性整合中完成，这种整合也吸收那些反抗我们愿望的东西。我们这些寻求它的人，也属于这个整体。

23.5a 作为过程的真理

每一次达到的秩序都保持开放，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真理。它意味着真理在展开，而且是双重意义上的：我们的认识在发展，而我们认识的东西——生命、城市、社会——往往也在发展，常常正是通过我们理解它们的努力。

真理是什么，本书没有预先规定。它一步一步地发展了它，每一步都显示了前一步还缺少什么。开端是一个以自身为前提的问题：问真理是什么的人想要一个真实的答案，否定检验的人正是在否定时进行检验。这种自我指涉性本身还不能解释真理是什么；它表明我们身在其中。盲人学者表明，事情只有在许多视角的汇集之中才展开；活的整体表明，这种汇集不是相加，因为部分相互规定。在视角相互矛盾之处，抛弃和单纯并列都无济于事，只有既能解释又能保留两者的原则才有效。侦探要求每条线索都找到自己的位置。第十一章表明，那些反抗我们愿望和解释的东西也属于这个关联，而不在其彼岸。真理就是这一切相互咬合的过程。

其中每一步所达到的，可以称为被认识的真理。它不是单纯的意见，因为它通过了检验，但它也不是最后之言。它有效，直到一个更好的秩序扬弃它，而在这个更好的秩序中它被保留，就像牛顿力学作为相对论中的边界情况。驱动它前进的，是本书各步骤所发展出来的东西：一个秩序，其中矛盾敞开着、线索没有位置或某个本质之物缺失，就还不是整体。由寻找、找到和继续寻找组成的整体叫做真理过程。它不是一种按任意制造真理的交换，因为在其中有效的东西也必须经得起不服从任何愿望和任何多数的东西。

从这里也可以理解另一种说法。它通过一种倒转产生：一旦找到了秩序，目光就转向秩序本身。一种解释如果完整而无矛盾地说明它的事情，就叫做真的；一篇报道如果以合适的形式给出所有本质之物，就叫

做真的；一个概念如果能够用它来理解整体，就叫做真的。而借助获得的概念，事情本身也可以被测量。一张只有两条腿、会翻倒的椅子不是真正的椅子；在困境中经受住考验的人是真正的朋友；一件作品当它实现了它应当所是时，就是成功的。这种事情的真理并不与第一种真理对立。它从第一种真理中产生，因为事情所被测量的概念是在检验中获得的，而且它同样首先在一个生命或一个效果的整体上显示出来。

被认识的真理可能包含错误，这些错误只有更好的秩序才会揭露。燃素说曾一度是对燃烧的最好解释，却仍被更好的解释取代；在它那里解释了现象的那些部分，在后来的解释中被保留。因此，真理过程不会停滞。

23.5 跑步机和另一种无限

一个反驳近在眼前：如果寻找永无终点，它岂不是徒劳？一个始终不可及的目标似乎不是目标，而是跑步机。

这个反驳击中了一种特定的无限图像：永远再加一。再加一个事实，再加一项研究，再加一个视角，目标仍然同样遥远，像是一个可以不断加一的数。如果真理是这种无限，那么反驳就有道理。

但请用你自己走过本书的道路来检验这个图像。当显示出为什么棍子在水里显得折断时——你只是朝一个遥远的目标迈了一步，还是认识了什么？理解了为什么的人认识了什么，而这种洞见是完整的，不是半截的。此后光学继续追问，这并没有使它不完整，反而使它成为活的。个别的寻找在它的诱因被澄清时结束，为了那个被追问的目的而结束。它所处身其中的过程不结束。

这就是另一种无限：不是无穷遥远的，而是在每一步都真实的过程。整体并不在道路尽头等待；它在每一次认识中已经在工作，并且推动其超越自身。每一种洞见都是被认识的真理，没有一种是最后的。从外面看，真理探寻像是退却的地平线，越靠近它越退却。从里面看，每一步都是赢得的地面。地平线退却——地面留下。

哲学为这两种图像起了名字：永远再加一叫做恶的无限性，每一步都回到自身的过程叫做真的无限性。真理探寻的无穷意味着徒劳还是进展，取决于后者。

23.1 许多道路，一个方向

因为检验有一个方向，朝向不遗漏任何东西的整体，所以并非所有道路都同样好。因为这个整体只有在检验中才展开，所以许多道路仍然通向那里。可以把这种态度称为有方向的多元主义：有方向，因为有一个方

向；多元，因为关于同一事情的各不相同的视角互相补充。方向不是由特定的结果给出的，而是由检验方式本身给出：给出根据，汇集视角，穿过矛盾，并让每个结果对他人可检验、可修改。一个管弦乐队展示了这一点：每个人各奏各的，就产生混乱；所有人都奏同样的，就产生单调。当不同的声部结合成一个整体时，音乐才产生。

第五章的区分在这里也有效。有些立场触摸到部分——发现、数据、观察，它们合在一起才形成图像；它们被检验是否适合整体。另一些则是完整的视角，如佩索阿的异名者；它们被追问它们看到了什么，而不被缩小成积木。这并不意味着使一切和谐。有些东西可以拯救，有些只能加以限制，有些只能忍受。真理探寻进行区分，有根据地抛弃，并把尚未找到诚实中介的东西保留为开放。整合在检验之后到来，而不是代替检验。这是前言中所说的第三条道路：不是在阵营之间取中间，而是对每一方首先问它看到了什么。

因此，多样性有一个界限。一种态度在不曾开始检验之前就终止检验时，就成了问题：宣布自己的真理不可侵犯，宣布一切真理都是权力游戏，或者把判断交给专家。谁从根本上拒绝给出根据，就把自己排除在共同检验之外。一种连对检验的敌意也宣布为正当的开放，自我扬弃。一种保持检验开放的态度把两者结合起来：“我可能出错，但我有好的根据。”(DE: „Ich kann mich irren, aber ich habe gute Gründe.“)它寻找他人，而不是排斥他人；在交换中检验单凭自己头脑无法检验的东西；并公开说出它还不知道什么。

第24章：这个文本做到了它所说的吗?

17.2 道路

请回顾你走过的道路。它以那个以自身为前提的问题开始：问真理是什么的人想要一个真实的答案。它通向那些无法被否认而不被使用的前提，通向最朴素的知觉中包含的活动，以及引导这种活动的前判断。从许多报告成了一头大象，从矛盾成了门，从线索成了一个案件。所有这些步骤都朝着一个它们中没有谁提出的问题推进：如果检验、预设和拼合完全发生在经验之内，那么与现实的符合意味着什么？答案——现实在抵抗中发声，在经验之内而不在经验彼岸——收拢了第一部分所准备的东西。由此出发显示：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抵抗并要求不同方式的理解；检验可以训练成方法；而且因为检验使人自由，它必须得到捍卫，包括反对那些以真理之名阻碍它的人。最后最难检验的是根本没有摆在眼前的东西：被省略的东西使一幅完全由真实之物组成的图像变得歪斜。只有在此之后，才能总结真理是什么。

> □□22□□□□□□□□
> 这个顺序是偶然的吗？我们会不会也可以从侦探原则开始，而把自我指涉性放在最后?
> 请试一试：向某人解释侦探原则，而不先谈不同视角的联结。或者向一个从未把矛盾体验为富有成效的人解释辩证法。再就道路的较后部分而言：在清楚符合是什么意思之前，能谈论检验的滥用吗？或者在学会给线索加权之前，能谈论校准吗？会发生什么?
> 大概每次都行得通，但更困难：有时缺少了东西，有时许多东西仍是抽象的。另一个顺序是可以设想的，但所选定的并不是任意的。

这条道路有一种在行走中才产生的必然性。必然在这里并不意味着不可能设想另一条道路，而是每一步在前一步中有其根据。每个概念都显示它缺了什么，并由此推动走向下一个。但回顾可能带有恭维：事后看，许多只是发生的事看起来都显得必然。更强的检验是，这个文本是否做了它所说的——它是否在施为上是自洽的。

24.1 检验

曾被断定的是：真理在实行中产生。人们并不是把它当作一个现成的命题来接受，它在自己的检验中才形成。这个文本并不是从你应当相信的定义开始，而是从你已经在做的事情开始。它是否始终坚持了这一点，只有你能判断：在多少地方你是自己检验的，在多少地方你只是被要求跟随?

曾被断定的是：一切都必须彼此相合。请你检验：有没有松散的端头？每一章是否都融入整体？凡不是如此之处，文本就在那个地方错了。

曾被断定的是：前判断不可避免，但它们必须被意识到，并且可以被修正。这个文本也预设了某物，而且不是以同一种方式预设一切。真理是重要的，根据应当有效，他者是可能的检验者，你应当把根据交给他——这些并不是可以修正的前判断。谁否认这一点，谁就是想借助根据来取得道理，从而要求了他所否认的东西；本书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谁进行检验，此外还要求判断依照事情本身而非依照愿望来定向，并且因此每个结果都可以得到纠正。他并没有因此要求任何内容：在个别情形中什么是真的，并不从这些预设中的任何一条推出，它必须首先在检验中显示出来。这些预设不是文本从外部带来的，它是在检验的实行中把它们揭示出来的。不过，谁不是想检验，而只想保住自己有理，任何论证都触及不了他；进入共同寻找的，不是任何证明，而只有愿意让自己接受根据的态度。文本关于人所采取的假定则是另一回事：人可以是

有理性的，并且相互理解能够成功。这些是期待，不是条件；经验可以使它们失望，在个别情形中够常有。前一类由实行来得到保障，因为实行本身要求它们；后一类只靠经受住考验来得到保障。

这个文本的例子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二手汽车、侦探、祖母的食谱——那是一种特定的语言、一种特定的文化、一个特定的时代。另一个文本会选择另一些例子。要求并不在例子之中，而在它们那里变得可见的种种实行之中；这些实行必须在你自己的、另一些例子上同样显示出来，否则这本书就错了。

曾被断定的是：检验使人自由。你是否感到自己更自由了，这证明不了什么——伪造也能产生这种感觉。剩下来的是第22章的方向检验：现在没有这本书，你是否检验得比从前更好？

曾被断定的是：这些原则可能被颠倒。这对这本书来说同样适用。谁利用它来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我毕竟是启蒙了的，别人才是阵营思维者”（DE: „ich bin ja aufgeklärt, die anderen sind Lagerdenker“）“我看穿了操纵，别人没有”（DE: „ich durchschaue die Manipulation, die anderen nicht“）——谁就误解了它。它的概念可以被当作大棒使用，它的检验可以被用来对付任何不称自己心意的信念。对此唯一的防范，就是先把它们用在自己身上：我在哪里是教条的？我在保护自己的哪些信念，使其免受批判？还有第11a.4章的问题：我上一次在哪件对我很重要的事情上被改变了看法？

曾被断定的是：即使全都是真实的东西，也可能由于缺少了某种东西而形成一幅歪曲的图像。这对本书同样适用。第四部分中的案例与任何一则报道一样是经过挑选的。请用它们来检验第10章所要求的东西：它们是否来自所有阵营，是否对每一个案例提出同一个问题，还缺少什么？

剩下的问题是：这个文本究竟是对批判保持开放，还是通过自己的自我指涉而免疫化了。你能提出的每一个异议都是受欢迎的。请证明这个文本反驳了它自己的原则，那么它就在那一点上被驳倒，并必须被改正。只有它的出发点不可攻破；只有当有人否认检验而又不进行检验时，这个出发点才会倒下。没有人能满足这一条件，但它不是藏身之处，而是第22.3章所说的检验的公开的不可反驳性。凡建立在这个根据之上的东西，都仍然可以被反驳。这包括如何检验，以及本书对此所说的一切，直到它的检验概念。唯一不可否认的是：检验在进行，以及每个检验在其中所要求的东西；就连纠正检验概念的人，也仍在检验。因此，那种认为这里除了一个命题之外一切都可修正的异议并不中肯：被排除在外的不是任何命题，而是没有它就不可能有修正的那种实行。

因此，一本谈论真理过程的文本永远不可能是完成了的。如果它自认为是封闭的，它就会反驳自己的正题。最后的判断不由它作出，而由你作出。

25.1 走向何方

在这里于施行中发展出来的东西，以两个方向指向自身之外。

其一是追问检验的形式从哪里来，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关联——如何整理而不丢失关键之处。检验想要自己理解自己，而在这方面受过训练的人保持自发，更能觉察何时需要改变方向。

其二是行动。你在街道交通中不把别人当作障碍，而是当作会作决定、会犯错的人来对待，这就已经承认了别人是行动者。你做饭时把味道、健康、时间和金钱汇合起来，而不去思考它。当孩子晚上还想玩，而明天早上必须睡饱时，你寻找一种能够公正对待两种关切的办法。而当你深夜两点站在空旷街道的红灯前，你会问这条规则是为了什么。这些能力与你的检验能力是同一种。因此，谁理解自己在思维中做了什么，也能更有意识地行动。

真理有许多张面孔——但它是一。而你能认识它。

延伸阅读：思维 – 有序而不失 (2025), 章 13□伦理学 – 我们已在践行的善 (2026)

附录b：各真理论看到了什么

B1 导论：一场古老的争论

请您设想一个沙龙，在沙龙里，人们为真理已经争论了两千五百年。一端有人坚持最古老的回答：一个句子，当它说出实际是什么时，就是真的。另一端，一位融贯论者高声说：“您到底想拿这个句子同什么比较呢？我们只有自己的判断。凡融入我们知识的整体之中的东西，才是真的！”(DE: „Womit wollen Sie den Satz denn vergleichen? Wir haben nur unsere Urteile. Wahr ist, was sich in das Ganze unseres Wissens fügt!“)介于两者之间的，有实用论者（“凡长期经受住考验的，才是真的”(DE: „Wahr ist, was sich auf die Dauer bewährt“)）、话语理论者（“凡在自由检验中能对所有人成立的，才是真的”(DE: „Wahr ist, was in freier Prüfung vor allen bestehen könnte“)）和建构主义者（“我们自己建构我们的现实”(DE: „Wir bauen unsere Wirklichkeit selbst“)）。

每个人都有令人信服的论据，也都能指出其他人的弱点。这一争论似乎看不到尽头。

第5章中关于盲人学者的故事使人产生一个猜测：也许每个人就他所摸到的东西而言都是对的，而一旦把它当作整体，就错了。那么真正的问题就不是谁对，而是这些回答在哪方面能彼此配合。本附录用这些理论本身来检验这个猜测。它针对每一种理论说明，本书从它那里吸收了什么，又没有采纳什么；并且对其中大多数理论，它指出哪里还留有未解决的问题。

B2 争论如何产生

同一种探寻的不同环节

正如正文所表明，真理探寻有不同环节。某物必须显示出来（第三章、第十一章）。它必须与其余者协调（第八章）。其他人必须能够复核（第11a.1章、第20.5章）。它必须经受住考验（第11.3b章）。

这些环节彼此相属，但人们可以单独考察每一个，哲学史正是这样做的。经验论从经验出发，唯理论从知性带来的秩序出发；实用论把经受考验放在中心，商谈理论家则把共同检验放在中心。

为什么各自有一个环节成为尺度

这些环节中每一个都有某些情况下似乎独自决定。药片是否有效，由经验显示；一个证明是否正确，由句子之间的关系决定；一座桥是否承重，由它承载来显示。谁从这样的案例出发，到处都找到自己的环节，而把其他环节只当作附加物。这些理论的大多数认识并纳入了其他环节。争论的是哪一个环节是其他环节的尺度。

这就是故事中学者们的情形，只是以更精细的形式：每个人都正确地描述了他手里所掌握的东西，并把它当作衡量其他部分的东西。

B2a 皮浪式怀疑论：悬置判断

从诸学说的争论中，古代哲学家已经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不作决定。其公认始祖是皮浪（埃利斯，约前360—约前270），他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我们从希腊医生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公元2世纪）的《皮浪学说纲要》中了解到这一学说的完整形式。在那里，怀疑者指的是进行考察、继续寻找的人。

与第二章中的怀疑者相比，皮浪派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他不断言人不能认识任何东西；就连他自己的公式也被悬置。对塞克斯都来说，怀疑是一种能力：给每一段话语配上同样强的对立话语（《纲要》I 8）。从同强度——希腊语 *isostheneia*——得出判断的悬置，即 *epoché*，而像影子一样随之而来的是不动心，即 *ataraxia*。塞克斯都讲了一个画家阿佩利斯的故事：他画不出马嘴边的泡沫，最后把海绵扔向画作；海绵的印痕成了泡沫。按照这种学说，生活照样可以进行：怀疑者跟随对他显现的东西，饥饿、本国的习俗、自己手艺的规则，而不断言这是如此。

如何找到同样强的对立话语，由“式”来教，即用来使任何判断停下的转向。传统把其中五种归于一个后世的怀疑者阿格里帕（《纲要》I 164–177）。每件事上都存在争执。谁要裁决争执，就需要一个根据，根据又需要进一步的根据，如此以至无穷；谁中断，就是在预设，而对手有同样的权利预设相反的东西；谁从被论证者中取得根据，就在循环中打转。此外还有，一切都只在与判断者的关系中显现。无穷回溯、中断和循环是第一章明希豪森三难困境的三条出路。

本书从中吸收了很多。第二章的反驳击不中皮浪派：谁不断言任何东西，就不会在断言中自相矛盾。各种式是真正的检验问题，每个检验者都会提出：根据以什么为依据，什么被预设，诸根据是否只是互相支持，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立场？而在根据确实同等强的地方，悬置是正确的回答；本书把这称为让一个问题保持开放（第23.1章）。

受到反驳的是施行，不是某个句子。两段话语的同等强度不是一个出发点，而是一个发现。为了得出这个发现，怀疑者必须寻找对立话语并加以权衡，直到它与第一段话语旗鼓相当。因此，他正是在检验，用的是他不想拘泥于其中的好坏根据之分。如果他说，同等只对他如此显现，那么它就是一个可能另样发生的发现，而它常常另样发生：七乘八等于五十六可以验算，没有哪一种对立话语能抵消它（第10a.3章）。按照显现之物生活也是如此。像塞克斯都一样是医生的人，给病人用经受住考验的药，而不是随便什么药；对他显现的东西已经经过检验和加权（第三章、第11.3b章）。因此，差别与其说在做事上，不如说在名称上。皮浪派把知识这个词保留着；本书用它来称呼那种判断：它要求的确定性不超过其根据所能承担的程度，并且可以被修正。

因此，本书对阿格里帕的各种式，不是用一个截住无穷回溯的第一句来回答；那会是一个对手可以颠倒的预设。它用在施行中的立足点来回答（第一章）。悬置也只有通过检验才能实现；它是检验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检验的反面。建立于其上的东西仍然可反驳（第24.1章）。黑格尔认为古代怀疑论远比他那个时代的怀疑论高明，他在1802年认为这五个式是反对一切把某个有限之物设定为无条件者的学说的最有力武器，但对不这样做的哲学则毫无用处。

保持开放的是宁静。皮浪派在停止作决定之处找到宁静，本书则在检验中找到自由（第二十章）。悬置究竟使人平静，还是让一个本可回答的问题搁置，只有个别情况才能显示。

B3 符合论：抵抗指出方向

最古老的答案见于亚里士多德：“说存在者不存在，或不存在的存在，是假的；说存在者存在，不存在的不存在，是真的”（DE: „Zu sagen, das Seiende sei nicht oder das Nichtseiende sei, ist falsch; zu sagen, das Seiende sei und das Nichtseiende sei nicht, ist wahr“）（《形而上学》IV 7）。经院哲学由此得出知性与事物相符合的公式，*adaequatio intellectus et rei*，托马斯·阿奎那在《论真理》中引用了它。这里看到的是每一种真理探寻所依赖的东西：我们的思想必须参照某样摆脱我们任性的东西来衡量自己。

本书保存了这个环节。没有被采纳的是一幅常常与公式相联系的图像：仿佛人们必须走出意识，把思想和物并排放在一起。符合是在特定经验对我们愿望和解释的抵抗中显示出来的。确信自己已把钥匙放进兜里的人，可以如何劝说自己都可以——兜是不是空的，不由他决定。在这一界限上，符合被体验到——在经验之内，不在经验彼岸。跨越深渊的比较取消了。真实的比较在思想与知觉之间进行，正如关于“不是比较的比较”的那一章所展开的（第11.3a章）。

保持开放的是：一个不谈论任何可以遇见的东西的句子——一个数、一条规范、不存在的东西——与什么符合。关于真理制造者的那一节将回到这一点。

B4 融贯论：体系必须一致

真理的融贯论作为一种完整理论于1900年前后在英国观念论中出现，代表人物是弗朗西斯·赫伯特·布拉德雷和伯纳德·鲍桑葵；早在二十年前，洛采和文德尔班那里已有一种德国前身（B7a节）。哈罗德·H.约阿希姆在《真理的本性》（1906）中给了它完整的形式，布朗·布兰沙德在《思想的本性》（1939）中给出了它最有影响的形态。其出发点是反对并排比较：我们接近事物时绝不可能不经过判断，因此一个判断只能用其他判断来衡量。真，是融入我们知识的全面的、无矛盾的整体的东西，并由整体承载。就像在侦探那里，最后所有线索都必须有自己的位置。

融贯论者知道那个显而易见的反驳：一个妄想也可能自相一致。布兰沙德回答说，所指的是与所有被经验之物的关联，包括知觉，而不是与某种选择的关联。这样他就站在了第十一章所达到的地方：这种广义的融贯包括强行出现的东西，而符合检验是其中最要求严格的案例。尼古拉斯·雷舍后来把该理论表述得更为谦逊：融贯不是真理所是，而是我们借以认出真理的标准（《真理的融贯论》，1973）。唐纳德·戴维森在1983年试图表明，正确理解的融贯产生符合。

第七章和第八章吸收了其核心：单个洞见在关联中有其支撑，矛盾指出秩序尚不足够。然而，尤其是布拉德雷和约阿希姆坚持一个本书不跟随的地方：只有完成了的体系才完全为真，每个有限判断都只是部分地、有程度地为真。约阿希姆自己由此推论，他的理论也只能部分地为真。相比之下，每一步所达到的洞见是完整的，不是半截的，但不是最后之言（第23.5章）。它不是遥远体系的一个碎片，而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那个最好的秩序，并在每一个更好的秩序中被保留。

英国观念论者喜欢援引黑格尔的句子“真理是整体”。这个句子在黑格尔那里意味着什么，以及本书的进程与黑格尔的关系何在，见附录C。

B5 实用论：果实显示树

查尔斯·S.皮尔士在1878年把真理规定为所有研究者最终会趋向的意见，把现实之物规定为在其中被表象的东西。威廉·詹姆斯由此发展出一套经受考验的学说：真是在我们的思维中有用的东西，“从长远和整体上看”(DE: „auf lange Sicht und im Ganzen“)。真理“发生于”一个观念，它通过发生的事情而变成真的（《实用主义》，1907）。约翰·杜威最终用“有理由的可断言性”(DE: „gerechtfertigte Behauptbarkeit“)取代了这个词（《逻辑学》，1938）。他们由此认识到：真观念与假观念的区别在后果中显示出来，而一个没有任何后果的观念无法被检验。

第11.3b章与此相衔接：我们通过行动来检验。人们喜欢用来反对实用论的反驳，实用论自己也看到了：并非每一种成功都显示真理。一种欺骗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起作用，一句谎言可以暂时有利。因此詹姆斯谈长远的视角和整体，皮尔士谈研究的终点。

施为性的看法同意：真理是施行，不是静止状态，它必须在实践中显示自己。但它作出区分：并非每一种成功都是真理。标准不是任意的有用性，而是在与抵抗之物的公开交锋中持久的经受考验。而且经受考验不只是运行顺畅，因为思想属于其中，它把握行动；没有思想，行动只是瞎撞（第11.3b章）。本书在这方面与皮尔士最接近，在皮尔士那里，真理在于研究的进程，而不在于个别成功。

在一个问题上道路分开了：对于一种任何研究都不会遇到的真理，因为其痕迹已经失落，那会怎么样？对皮尔士来说，那时还谈真理就很困难。第11.3c章否认一个原则上无论如何也无法显示自己的错误的可感意义。但有着模糊痕迹的过去并非原则上不可及：痕迹本会允许检验，只是丢失了。保持开放的是：如果本书通常用来固定一切的抵抗不再能发声，还能在多大程度上谈论真理。

B6 共识论：共同探寻作为真理标准

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他1973年的论文《真理论》中把真理理解为一个要求，由一条断言提出，并能在商谈中兑现：真，是所有在没有强制和欺骗的情况下参与检验的人都会同意的。卡尔-奥托·阿佩尔接续皮尔士，

设想了一个无界限的论证者共同体的共识，并指出：论证的前提无法被否定，否则就在否定中主张了它们；谁尝试这样做，就犯下施为性的自我矛盾。两人都指出了每个论证者所预设的东西：他自己的理由应当对所有人有效，每一条反对都必须被倾听。

这里与本书的一致最大。真理探寻从不孤独：他人作为我们亏欠理由的人而与我们相对（第11a.1章），而谁从根本上拒绝给出根据，就把自己排除在共同探寻之外（第23.1章）。

相反，被拒绝的是这个想法：共识使之为真。所有人都把某物当作真，并不使它为真，即便是在理想条件下的共识。共识可能，是因为检验者都与同一个现实相关，就像盲人们与同一头大象相关。哈贝马斯后来自己迈出了这一步（《真理与证成》，1999）：真理超出任何一种无论多么好的证成，而商谈与一个共同预设的客观世界相关。在这里，晚期的哈贝马斯与大象原则相遇。于是，商谈是真理被检验和被找到的地方，而不是真理被产生的地方。

仍然不清楚的是：在个别的争论中，什么显示共识基于事情，而不是基于压力。第10a.3章和第10.5章为这一点列举了检验方式——达成一致者的独立性、偏离的自由、以及对立话语后来的命运——，但没有公式。

B7 康德：从内部划界的界限

伊曼努尔·康德明确把真理的定义——认识与其对象符合——称为“被赠予和预设的”（《纯粹理性批判》，A 58/B 82）。他并不因此断言能与外面的事物进行比较；他否认有某种在每个内容上能读出这种符合的标志。他的问题是另一个：在什么条件下，某物才能成为我们的对象？我们的认识需要直观和概念，我们的直观是感性的，而空间时间以及像原因这样的概念都来自我们。因此我们认识的是事物向我们显现的方式，而不是它们自在地所是。

在这里，现象并不意味着假象。空间中的事物是真实的，而按康德，梦与现实的区别在于关联：表象是否按照规则联结成一种经验。他把本体（物自身）的概念称为一个“界限概念”，只有否定性使用（A 255/B 310 f.）：它应当限制感性的僭越，而不是描述一个第二世界。康德明确把这种界限与一种单纯的限制、一种单纯的否定区别开来。我们认识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直观是感性的，并且至少能思考另一种非感性的直观。

康德看到的是：认识是活动的，并且为它所找到的东西带来了什么——第三章的发现——，以及一个不检验自己界限的理性会陷入矛盾。

本书在拒绝跨越深渊的比较、并根据经验关联区分现实与欺骗之处（第八章、第11.3a章、第11.3b章），也与他接近。在被给予之物上，本书比黑格尔更接近康德。思维并不产生检验所依据的东西；必须有某物显示出来，它不服从于愿望（第十一章、第11a章）。康德的话“无内容的思想是空洞的，无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DE: „Gedanken ohne Inhalt sind leer, Anschauungen ohne Begriffe sind blind“)⊠A 51/B 75）被本书以抵抗的形态保存。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为概念拒绝了这句话，但坚持哲学把它的发展归功于经验科学。

第七章用水中棍子解决矛盾的方法，康德也作过示范。他的二律背反是关于世界整体的成对句子，例如世界在时间上有开端和没有开端，它们互相矛盾，却都似乎可以证明。康德表明，矛盾取决于对对象的一个默不作声的预设：世界整体是一个物自身。一旦这个预设取消，矛盾就显示为假象，康德就能解释为什么双方都必然显得如此。水中棍子也一样：“直”适用于棍子，“折断”适用于它在水中的外观，而光的折射解释了它为什么如此显现。黑格尔从康德那里接受了这个方法并加以翻转。在他那里，矛盾依存于我们所思考的规定，而不是依存于一个我们对其一无所知的对象，而矛盾的解决是走向一个更丰富的规定。本书在矛盾在于事情本身并推动它前进的地方，更接近这一形态：例如一个无法无矛盾地规定自己的概念（第11a.2章），或者一个再也无法承受其不一致的世界图景（第19.2章）。

没有被采纳的是这个结论：形式因此只是我们的，而且界限事先固定。第11.3c章用这个反驳的最强形式与之交锋。较弱的形式——人们经由与真实事情比较而认识限制——先前已经被该章拒绝，而那并非康德的形式；康德本人用界限概念排除了它。康德自己的回答是：界限之所以可知，是因为我们至少能思考另一种认识。本书如此接受：事情可能多于我们的图像，这一点被承认。被否认的是可以事先规定什么从根本上对我们封闭：一个我们除了知道它不是我们的认识之外一无所知的认识，不能给出尺度；正如一个无论以何种方式都无法显示自己的错误，与真理无法区分。

仍然有争议的是康德最关心的问题：那些比单个经验说得更多的判断，例如关于原因的判断，如何能普遍必然地有效。康德在一切经验之先就固定的条件中寻找必然性。本书则在能够给出并必须经受考验的根据中寻找必然性。这比康德所要求的少，但不是放弃必然性：康德也为自己的必然性给出了根据，一个关于经验条件的论证，而几何学表明，人们并不事先知道事物的空间是如何构造的（第11.3c章）。

在另一处，本书同样欠康德一份感谢：自然目的概念，即一个有内部合目的性的有机存在，它不像人工产品那样把自己的目的放在自身之外，是第15.2章合目的性诸阶段的基础（《判断力批判》，第64-66节）。

B7a 康德之后：有效取代符合

康德去世一个世纪后，接续他的哲学家们从他的界限得出了一个他自己没有得出的结论。赫尔曼·洛采在他的《逻辑学》（1874）中阐述：我们从外部世界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以表象呈现给我们。我们表象的整体是否为真，因此无法通过与一个现实比较来决定，而这个现实本身也只是以表象为我们所知。对洛采来说，标志一个真句子的，不是句子之外的某个存在，而是它的有效。一个真的句子有效，无论有没有人思考它；有人思考它，是头脑中的一个事件，而它有效，却不是事件。

曾在洛采门下取得博士学位的威廉·文德尔班于1881年在其纪念康德《批判》一百年的著作中公开说出这个推论。既然我们只能将表象与表象比较，真理的概念就不再能指表象与事物相符：“它被还原为表象彼此之间的一致”（DE: „er reduziert sich auf die Übereinstimmung der Vorstellungen untereinander“）。这比约阿希姆早四分之一世纪，一句话就道出了融贯论。但因为一个妄想也能自相一致，文德尔班需要一个判断哪种一致算数的尺度。他在规范中找到了这个尺度。真，是像它应当被联结的那样被联结起来：像一个不追随自身处境之偶然，而只追随对所有人有效之物的意识那样作判断。这个“规范意识”不是存在于某处的某个人，而是每个人都用来衡量自己判断的尺度。于是，和克里斯托夫·西格瓦特那里一样，逻辑学成为规范科学：它不描述人们事实上如何思维，而是说人们如果寻求真理就应当如何思维。

这里看到了三件事，本书采纳了它们。第一：跨越深渊的比较不成立；我们没有比我们的表象更进一步的立足点，可以从那里把表象拿到事物跟前（第11.3章）。第二：一个判断是否有效，不同于是否有人以及怎样作出这个判断。因此，理由不能通过其产生的历史来了结。第三：真理探寻处于一个应当之下。检验者遵循的规则不是他的私事，而谁从根本上拒绝给出根据，就把自己排除在共同探寻之外（第18.3章、第23.1章）。

没有被采纳的是他们通向融贯论的道路。他们走向融贯论，是因为符合在物自身那里失败了：他们保留了“思想在这里、物在那里”（DE: „Übereinstimmung der Vorstellungen untereinander“）的图像，而当物显示为不可及之后，只剩下了一方。但他们在放弃物自身时，也放弃了一件根本不在彼岸的东西。在表象本身之中，就有一些强行出现、无法用愿望和重新解释消除的表象。空空的口袋也是一个表象，但它是毫不退让的表象（第11.4章）。他们缺的是抵抗这一范畴。有了抵抗，符合就在经验之内赢回了它在彼岸失去的东西：真实的比较在思想与知觉之间进行，在互相支撑或互相纠正的通道之间进行（第11.3a章）。“表象彼此之间的一致”这个说法，如果把与不服从之物的符合也算作一致，就

是对的；布兰沙德后来就这样理解（B4节）。没有抵抗，规范只说明应当正确联结，而不说明当两个表象矛盾时，哪一个必须退让。

保持开放的是洛采的说法能走多远。对于数、规范以及不存在的东西，符合论缺少一个能够遇见它们的对象（B3节）。一个句子有效，而没有可以遇见的东西与它相符，也许是这些情况的更准确描述。在这里，有效与抵抗是否证明是同一经验的两个名称——即我们不能任意支配一个句子的真理——，是本书不作决定的问题。

B8 建构论：我们创造自己的现实

海因茨·冯·福斯特把客观性称为一个主体的妄想，以为能够在没有自己的情况下观察。恩斯特·冯·格拉泽斯费尔德建议不谈论“真理”，而谈论“可行性”：我们的知识与现实相合，像一把钥匙与它打开的锁相合，而不摹写锁。其中正确的是：没有认识者的活动就没有认识；就连看似直接的经验也已经是中介过的。

第三章以它自己的道路得出同样的发现。而格拉泽斯费尔德自己也看到了人们喜欢用来反对他的界限：可行的只是不失败的东西，而正是在失败之处显示我们不能任意建构。恰恰在这里，通过抵抗的检验开始了。在建构失败之处的抵抗显示出符合是什么意思：判断必须按照事情来定向，而不是事情按照判断（第11.3a章）。

仍然有争议的是从失败中得出什么。对格拉泽斯费尔德来说，我们只在现实不放行之处经验现实，而不能获得它的图像。大象原则说得更多：当许多独立道路在同一处失败并在同一处通过时，事情的一幅图像就产生了，而这幅图像可以经受考验或被修正（第五章、第11.3c章）。在检验个别判断时，把这叫做对现实的认识还是越来越好的适应，几乎没有差别。重要的是，从适应中是否进一步推断从现实中除了它的“不”之外什么也经验不到。

B9 语用学转向：维特根斯坦、奥斯汀、斯特劳森

作为语言游戏的真理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把目光从词转向其使用。按照他的看法，“真”不是某种隐藏属性的名称，而是在我们的语言游戏中扮演角色的一个词。我们学习它的意思，是通过学习它如何被使用。他说，对于一大类情形，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哲学研究》第43节）。

约翰·L.奥斯汀表明，有些句子并不描述，而是施行。“我许诺……”不是报道一个许诺，而是给出一个许诺。在《如何以言行事》（1955年讲授，1962年出版；德文《言语行为理论》）中，他进一步表明：连看似单纯的断定也是一个行为，可能成功或失败。迈向真理本身的这一步由彼得·F.斯特劳森完成（1949）：“这是真的，……”并不描写一个句子，而是确认它——它像赞同一样是一种施为。奥斯汀在1950年反驳了他，坚持与事实相符合。

两个人都看到了某一点：斯特劳森看到，“真”在使用中是一种施为；奥斯汀看到，这种施为以某个它不制造的东西来衡量。施为性的看法需要两者，并且扩展了视野：不仅说出“这是真的”是一个施行，寻找、检验和抛弃也遵循可辨认的规则。

真理游戏的规则

第18.3章把同样的规则描述为科学的建制。把某物视为真的人，必须能够给出根据。各种有根据的视角必须得到考虑。冲突必须被展开并解决，而不是被忽略。一切都必须相互配合。没有任何立场对更好的论证有免疫力。

维特根斯坦会谈论“真”这个词的语法，斯特劳森会谈论确认行为，奥斯汀会谈论这个行为可能失败于什么。

B9a 海因里希斯：四重真理概念

德国哲学家约翰内斯·海因里希斯（生于1942年）完全从言说来规定真理。对他来说，真或假还不是思想的联结，而首先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所设定的东西：“只有在语用的设定，即断言以及一切在其上反思性地建立起来的言语行为那里，才能谈论真理和非真理”（DE: „Erst bei der pragmatischen Setzung, der Behauptung und allem, was an Sprechakten auf ihr reflexiv aufbaut, kann man von Wahrheit und Unwahrheit sprechen“）（《语言》，第3卷，第299页）。于是，真理叫做“语言行为的隐含规范的总括，不过是就其认识内容而言”（DE: „Inbegriff der impliziten Normen des sprachlichen Handelns, allerdings im Hinblick auf ihren Erkenntnisgehalt“）（同上）。因为每一次言说都同时关涉事情、言说者自身、听者以及共同的意义关联，这一规范有四个方面：与事情相关的正确性、言说者的真诚性、对听者的责任以及融贯性（第304–320页）。据他自己的说法，其中新的是把真诚性和责任归入真理（第321页）。并非一切正确的东西都能在任何地方被说出；医生何时以及怎样告知垂危病人其病情，按

海因里希斯，不仅涉及关照，而且涉及传达本身的真理（第311页及下页）。

B12节在诸理论上所表明的——每一种理论都把真理的一面当作衡量其余各面的尺度——海因里希斯早在本书之前就已主张：据他自己的说明，首先是在一篇他于1973/74年写作、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以三元形式提出，1975年在一门课程中以四元形式提出，1981年在他的《语言理论》中展开。他说：“把区分出的真理维度中唯一一个解释为唯一主导的和下定义的，就像把语言维度中唯一一个提升为语言本身一样错误。”（第320页）在他那里，与事情相符是符合论所看到的一面，融贯是融贯论的一面，对听者的责任是共识论的合理环节。大约在同一时间，于尔根·哈贝马斯在《真理论》（1973）中区分了每一次话语提出的四个要求：可理解性、真理、正确性和真诚性；他只把适用于断言的那一个叫做真理（B6节）。比两者都早的是那个句子：真理是整体，在整体中那些片面的规定各有其位置；它见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1807）的前言（C.4节）。海因里希斯自己也引用了它，作为融贯的最高阶段的名称，并且拒绝“谈论‘那个’真理的准神学意涵”（第317页）。

海因里希斯也看到了为什么融贯不能把其他方面纳入自身。真理包括“对事实性残暴之物的感知”(DE: „das Wahrnehmen der facta bruta“)，对命运之物的、不可推导之物的感知（第321页）；真理从其他方面获得“可触碰性、不可推导性、历史性和惊奇的特征”(DE: „den Charakter der Handgreiflichkeit, Unableitbarkeit, Geschichtlichkeit und Überraschung“)（第320页）。而因为真理包括这种对预先既与之物的接受能力，就连“最齐心协力的共识”也不能制造真理（第317页）。

在这一点上，本书站在他一边。海因里希斯称为事实性残暴之物的，这里是抵抗（第11.4章）；他反对共识所说的话，B6节也这样说了；而他对关于无条件真理的问题的回答——它存在，“但作为人的，只存在于受限制的历史实现中”(DE: „aber als menschliche nur in bedingt-geschichtlicher Verwirklichung“)（第323页）——就是第23.5a章的被认识的真理：它是完整的，但不是最后的。

没有被采纳的是对词义的扩展。在这本书中，“真”到处含义相同；不同的是用什么来检验（第13.1章）。一封信是否言为心声，是单独对信提出的问题（第15.13章）；而对垂危病人现在能否说出一个真理，是行动的问题。海因里希斯反驳说，没有实践方面，真理就“无法与意识形态区分，因为意识形态不同于理论错误，它是实践的假”（第322页）。本书从意识形态对检验所做的事情来认识意识形态：谁欺骗，就必须阻碍检验（第20.4章、第二十一章）。而海因里希斯所谓传达的真理，在本书谈论事情之真理时有其位置，就是“真正的朋友”意义上的真理：传达是否实现了传达所应当是（第23.5a章）。这第二种真理源

于第一种。一个正确却在不当之时说出的句子仍然是真的；失当的是说出。

保持开放的是两种构想的距离。海因里希斯自己也区分一个句子所说与一个人用它所做；他只是想把两者都叫做真理。当他写道，一个可预见具有毁灭性的真理一旦说出就“不是真理”(DE: „keine Wahrheit“)（第313页），他指的是说出，而不是内容；内容作为“事理真理”继续存在（同上）。那么分开两者的与其说是事情，不如说是词。

B10 分析哲学的精确化：从真之谓词到真之多元论

二十世纪的分析哲学以较旧理论所缺乏的精确性处理了真理问题。它的一些成果属于这里，因为每一个都更锐利地把握了单个环节。

塔尔斯基：为形式特例提供精确性

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在三十年代表明，如何能为形式语言定义一个精确的真之谓词。他著名的模式乍一看是平凡的：“雪是白的”为真，当且仅当雪是白的。但在表面平凡背后的是一种严格的构造：真理总是在一种元语言中关于一种对象语言被定义，而这种分层化解了古老的撒谎者悖论（“这句话是假的”(DE: „Dieser Satz ist falsch“)），不谨慎的真之定义正是在它上面破碎。塔尔斯基自己把他的模式理解为古老亚里士多德答案的精确表达。

其合理环节：在语言被精确构造之处——在逻辑学和数学中——真理可以被精确把握。界限是塔尔斯基自己划出的：对于能够谈论自身的自然语言，他的定义不可得到。而对于真理探寻的实践，它什么也没有说——它定义的是谓词，不是过程。

塔尔斯基的精确性在这里作为形式特例的工具而服务。对于其他一切，需要的是他的定义所撇开的实践。

紧缩论：薄的谓词与厚的实践

早在塔尔斯基之前，弗兰克·拉姆齐1927年就已注意到，“天下雨了，这是真的”(DE: „Es ist wahr, dass es regnet“)并不比“天下雨了”说得更多。在塔尔斯基之后，奎因以及后来的保罗·霍里奇（《真》，1990）由此发展出一种理论：真之谓词不是深层属性，而是一个实践工具——

它主要用于概括（“她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DE: „Alles, was sie gesagt hat, ist wahr“)），在无法逐句重复之处很有用。

其合理环节比乍看起来更大。紧缩论表明，真理不是粘在句子上的外在标签，因此非常接近施为性的看法——霍里奇明确把他的学说与一种词义即使用的理论结合起来。如果“真”这个词对断言什么也没有添加，那么关于真理所能说的一切有内容的东西，都在断言实践之中：在检验、论证、收回之中。这正是施为性看法的领域。

紧缩论没有一起解释的是这种实践。我们为什么检验断言？为什么我们羞愧地收回某些断言，而反对一切抵抗地捍卫另一些？谓词也许薄；使用它的游戏却厚。对紧缩论者来说，这是向实践提出的问题，而不是向词提出的——而本书所提的正是这个问题。

真理制造者：抵抗得到一个名字

真理制造者理论——由大卫·阿姆斯特朗等人展开（《真理与真理制造者》，2004）——朝相反方向追问：世界中的什么使真的句子为真？桌子是棕色的，这一事实使句子“桌子是棕色的” (DE: „Der Tisch ist braun“) 为真——真理建立在存在之上，它不自由飘浮。这是符合环节最诚实的形式：真理并非任意——必须有某物承载它。

困难出现在与旧符合论相同的地方。什么使“没有独角兽”为真，什么使“七是素数”为真？阿姆斯特朗为否定句假定了“总体事实”，但这类提议是否令人信服，在真理制造者理论家内部就有争议。我们从“不是比较的比较”那一章知道一个回答：真理制造者在经验中作为抵抗发声——作为对抗我们解释的东西，而我们永远不能跨到经验旁边直接观看它。对于数和不存在的物，这是否只是一个表达困难的不同名称，并未由此决定。

真理多元论：诸领域的分析邻居

自九十年代以来，克里斯平·赖特（《真理与客观性》，1992）以及后来的迈克尔·林奇（《一与多的真理》，2009）发展了真理多元论：真理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运作。一个物理学句子与一个道德句子以不同方式为真，数学的与审美的又不同——但我们处处使用同一个词，因为按他们的论点，真理处处扮演同样的角色。

这与关于现实诸领域的那一章（第十三章）非常接近，但不完全重合。本书虽然谈各种真理形式，但它指的是判断经受住考验并可以被检验的诸方式，而不是同一事物不同的检验方式。它并不说“真”在不同领域指称不同的属性；它更接近命题的后半部分，即一的概念。不同的

经受考验与不同的真理之间的差别最终是否成立，还是自行消解，正是这一邻近关系保持开放的问题。

方法上的邻居：贝叶斯式校准

这一系列里最后还有一个来自方法论的邻居：贝叶斯概率计算。它在数学上精确化的东西，正是我们作为分级确定性和校准所发展的东西：信念以程度出现，新的线索按照可追溯的规则移动这些程度——强线索强移，弱线索弱移。贝叶斯主义者是带着计算尺的侦探。

其合理环节：在确定性程度可以量化的地方，这个计算能揭示直觉所忽略的思维错误——例如臭名昭著的基础比率忽视。正文作为检验经济学所发展的东西，基础比率和来源记录，正是这个计算的日常语言形态，而贝叶斯主义者则展开其数学。赌注，即出错时什么东西处于危险之中，不属于计算本身，而属于补充它的决策论。界限在于：最初的各个概率从哪里来，计算不说。这些初始值必须由判断力来设定——于是又重新开始了没有任何公式能代劳的校准艺术。而且计算所运算的只是摆在它面前的线索；被省略因而从未进入计算的东西，不会移动任何程度（第10b.1章）。

B11 批判理论：真理与解放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了什么

马克斯·霍克海默在1937年区分了不考虑自身社会地位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后者把自己视为它所考察的关系的一部分，并以改变这些关系为目标。他与特奥多尔·W.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1944/1947）中表明：一种只计算手段的理性如何能够成为统治的工具。“在错误中没有正确的生活”（DE: „Es gibt kein richtiges Leben im falschen“），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1951）中写道。这句话预设了一个使生活能被识别为错误的标准：一种在错误关系中无法过上的正确生活。真理与解放相互关联。

为什么真理探寻使人自由

第二十章和第22.5章以另一条道路达到同一位置。谁诚实地寻求真理，就把人当作有认识能力的主体对待，而不是操纵他们。他用公开的论证

而不是密教，保持可修正，并希望每个人都能理解他所主张的，而不是要求权威。这些特征中的每一个都有一种它所排除的压迫形式与之镜像相应。

把权力建立在无知之上的体系，因此必须阻碍检验，因为每一次成功的检验都显示权力建立在什么之上。

留下了什么，以及这本书走向何方

本书与批判理论一同坚持：真理不是中立的，一种只还计算手段的理性可能为统治服务。解放在这里并不表现为真理应当为之服务的目标，而是表现为检验本身的后果。《启蒙辩证法》对每一种理性——也对检验着的理性——所提出的怀疑仍然存在：理性可能被颠倒为统治。本书认真对待它：第21章描述了如何以真理之名阻碍检验，以及原则本身如何被颠倒（21.5），并以自我应用来回应。这不是一种保证。

B12 每个立场看到了什么

诸环节及其绝对化

每一个立场都看到了真理探寻的一个真实环节：符合论看到现实的抵抗，融贯论看到关联，实用论看到经受考验，共识论看到共同检验，康德看到认识自身带来的形式，建构论看到认识者的活动，语言语用学看到施行，分析哲学的精确化看到单个环节的锐度，批判理论看到真理与解放的联系。

这些立场中没有一个是纯粹的错误，但在几个那里有东西被抛弃：符合论的把思想和物并排摆放，融贯论的分等级的真理，实用论和共识论的经受考验或共识使之为真的想法，康德的结论“形式只是我们的”，建构论的结论“从现实中除了它的不之外什么也经验不到”。留下的是每一个所看到的现象；倒下的是这个要求：检验的某个个别环节是其余环节的尺度。约翰内斯·海因里希斯（B9a节）据他自己说明自1975年以来就主张一种对诸理论的如此安排；他把它们归给言说的诸方面，本书则归给检验的诸环节。最古老的答案——一个判断如果说出是什么，就是真的——不受此影响：它没有称呼检验的任何环节，而是称呼所有环节所追逐的东西。

为什么这不是折中主义

折中主义会是从每一种理论那里拿一块，然后把各块并排摆上。在这里，每一种理论都用同一个问题衡量：它看到了真理探寻的哪个环节，并由此得出了什么结论。环节保留，因为每个检验者都施行它；结论倒下，因为它在这种施行上失败。

为什么这不是和谐癖

漫长的争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每个立场都揭开了另一个立场的一个真实困难。符合论者有理由问：“你们怎么知道你们的融贯不只是美丽的幻想？”(DE: „Woher wisst ihr, dass eure Kohärenz nicht nur schöne Fantasie ist?“)融贯论者有理由问：“你们怎么走出自己的意识去做这个比较？”(DE: „Wie wollt ihr aus eurem Bewusstsein heraustreten für diesen Vergleich?“)

两个问题都合理，两种忧虑也都可以消除，但只能通过不删去任何一方（第十一章）。由此达到的一致不是谈判结果。没有为了让任何一个理论满意而给它任何让步。每一个都被追问它看到了什么现象——而诸现象互相配合，因为它们是同一个进程的环节。只要这些理论中的每一种都在寻求真理，它们的代表就能因追随同一条道路而走向一致。在他们尚未一致之处，有一个问题保持开放，它要在事情上来裁定。

B13 大象原则应用于哲学史

平行之处

哲学史与六位盲人学者摸象的故事相似。在这里发言的思想家们——和我们所有人一样——只有有限的通达途径：每个人都描述他所发现的东西，每个人都容易把自己的部分当作整体，于是争论谁对。

对故事的解决也是双重的。所有人都对：每个人都对他所摸到的东西对。而没有一个人对，只要他把自己对部分的描述当作唯一正确的，并排斥他人的描述。有了这两点，真正的问题才被提出：这些描述在哪一方面相互配合？第五章表明这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有一头大象，大家都与它相关——，第八章则表明不配合的东西会怎么样：观察被拯救，解释可以被抛弃。

大象

和故事里一样，这里也有一头大象，一切都系于它：真理探寻的结构，每个检验这些理论之一的人都施行它，无论他愿意不愿意。

这个结构在每个检验者心中，在任何时代都已经作为潜在之物而存在；但对其明确的养护是争取来的，并可能丧失（第五章）。

对自身方法的检验

这样，施为性理论就把它的方法应用于自身。它要求整合不同的视角，也整合了哲学史的视角。它是否成功，可以在本附录上检验：看每个立场在这里是否以一种其代表还会认得出的形态出现，以及被抛弃的东西是否基于他们必须承认的理由而被抛弃。

B14 实践后果：从争论到合作

对理解哲学史

如此阅读，经典作家成为共同任务的合作者，而学派之争成为分工。就连被视为过时的立场也保留它们所看到的。它们中过时的是什么，就可以更精确地说明。

对于当前的讨论

与其问“哪一种真理论是正确的？”(DE: „Welche Wahrheitstheorie ist richtig?“)，不如问：“这一立场合理地强调了真理的哪一方面，又从中得出了什么站不住脚的东西？”(DE: „Welchen Aspekt der Wahrheit betont diese Position zu Recht, und was schließt sie daraus, das nicht trägt?“)

这让讨论更有成效。在反驳对方之前，先问对方看到了什么——然后被反驳的是剩下的东西，而且更准确。

反对哲学上的阵营战争

和政治领域一样，哲学中也有阵营思维：“分析”对“大陆”，“实在论者”对“反实在论者”，“自然主义者”对“诠释学者”——好像必须在某一方做出选择。这些对立中有些在细看之下表明是同一事情的不

同方面；另一些则是真正需要按事情来裁定的争论性问题。究竟是哪种情况，不是标签显示的，而是检验显示的。

B15 作为活资源的传统

这一通览所做的事

施为性真理理论在这里也必须像任何其他立场一样接受检验，而不是作为争论之上的仲裁者出现。区别在于它的出发点：它从那个施行开始，所有理论在互相反驳时都使用它。因此它能用每一理论所看到的和它所不解释的来衡量它。在算式不对的地方，有一个问题保持开放——上面列举了几个。

活的传统

传统不是博物馆。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思考古老的问题，但不必从零开始：传统提供经受住考验的部分答案，连同它们经受考验的理由和它们失败的位置。谁这样阅读传统，就既不是把它当作权威，也不当作错误清单，而是当作共同检验者。

使命

如果能够表明，两千五百年来关于真理的争论不是白费力气，而是对同一事情不同环节的勘察，那么这也是对一种正在分裂成阵营的对话文化做出的贡献。这个贡献不靠呼吁，而在于人们在他人那里首先寻找他所看到的，然后更精确地反驳。

有些反对较少针对某种特定的真理理论，而更多针对系统性的整理本身：阿多诺关于非同一者的反对，德勒兹、德里达和福柯的反对，以及罗蒂告别作为自然之镜的认识。因此它们不在这里。思维 – 有序而不失 (2025) 在其附录中以它们自己的形态呈现它们。

延伸阅读：思维 – 有序而不失, 附录 B2

附录c：真理探寻与黑格尔的逻辑学——一种相互阐明

C.1 为什么有这一附录?

正文不借助哲学家来展开它的思想。凡出现哲学家之处，名字都是事后加的，作为已经把握同一思想的人名的提示，对论证无所贡献。这在方法上是必要的：一本要展示你已经在做的检验工作的书，不能以某个你必须相信的人为依据。

然而事后看来，正文与黑格尔的《逻辑学》仍然相互阐明。黑格尔在这里不辩护什么。这个比较显示出两条很不同的道路——一条系统思辨的，一条施为实践的——在哪里遇到相似的结构，在何处这个文本吸收了黑格尔，又在何处他们分道扬镳。

C.2 三个层次：存在——本质——概念

黑格尔的逻辑学有三个部分：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正文的进程可以粗略地沿着这个顺序读。逐章的对应得不到，因为本书遵循它自己的顺序。但从直接性经过中介到自我规定的运动在书中重复出现。

存在论：直接经验

在黑格尔那里，存在是直接之物，是单纯的、首先遇到的东西：质、量、度。具有属性的物要到本质论才出现。正文也从某种直接之物开始：从阅读时已经在进行的检验（第一章），以及从无法绕到后面去的前提（第二章）。在这两种情况下，似乎不言自明的东西都比看起来更缠绕。

这也澄清了逻辑学开端的一个老困难。黑格尔从纯存在开始，常常被读作他预设了一种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而通向这种统一需要一种特殊的通达——“理智直观”。黑格尔自己驳斥了这种读法：理智直观如果被当作最初之物，在其纯粹的直接性上无非就是存在（《哲学科学全书》

第86节，附释）。他让《精神现象学》先去取得逻辑学开端的立足点；在《全书》中，预概念把人引向那里。开端本身，按他的说法，是“决心要纯粹地思维” (DE: „Entschluß, rein denken zu wollen“)（第78节，附释），但按第17节只涉及开始者，不涉及科学（黑格尔的逻辑学 - 思维的逻辑 (2026), 章 14）。从这个本书来看，可以清醒地表达：处开端的，不是某种被直观的最初之物，而是无法绕到后面去的检验之施行——人们总已经在真与假之间作区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DE: „Identität von Denken und Sein“)于是不是预设的统一。它说的是：内与外的分离本身就是经验之内的一个区分（第十一章），而且只是在抵抗之中才分化为客观性。这样读，开端不需要对一个绝对者的直观，只需要变得自身透亮的施行。

本质论：反思结构

在黑格尔那里，本质是中介之物，是“映现于自身中的”东西：同一与差异、根据与后果、内与外、可能性与现实性。这些规定中没有一个是为自身存在的，每一个都只是通过与他者的关系才是它所是。正文的大部分章节以它自己的顺序与此相应。第三章从知觉的表面直接性通向它的中介，第五章展开关于同一事情的不同视角，第七章把矛盾作为认识的推动，第八章提出一切都必须相互配合的要求，第十一章让融贯与符合汇合。两个文本共同之处在于：它们不让任何规定单独成立。

在符合问题上，这种相近最明显。在第十一章，“内”与“外”、“思维”与“存在”不是两个预设为分离的对立面，以致要先在它们之间搭桥。“我们如何从思维到达现实？” (DE: „Wie kommen wir aus dem Denken zur Wirklichkeit?“)这个问题只有当人们预设两者分离时才产生。但这个区分是在经验之内获得的，在那些不服从愿望的东西上。世界并不因此被产生，但我们关于什么属于我们、什么遵循自身规律的知识是被产生的。黑格尔用这个句子概括内与外的统一：“内在的东西同样也外在存在，反过来也一样” (DE: „Was innerlich ist, ist auch äußerlich vorhanden und umgekehrt“)（《哲学科学全书》第139节）。在正文中与此相应的是：事情不在诸视角之后，而是在它们之中显示自己，真理在于它们的整合（第五章、第十一章）。

概念论：自我规定

在黑格尔那里，概念是自我规定并在其对方中保持自己于自身之中的东西；概念论经过主观性和客观性而走向理念。与之最接近的是检验自己接管自己的一些章节：科学作为已成方法的检验（第十九章），校准

作为自己的判断力（第十章），以及原则对自身文本的应用（第二十四章）。在两个文本中，道路都从单纯的反应经由中介的关系走向自我规定。

概念论在理念处结束，而理念在黑格尔那里是“真的东西”：概念与其客观性的统一（《哲学科学全书》第213节）。在那里，真理在更深的意义上是一件事实与其概念相符，就像人们谈论一个真正的朋友，其行动符合友谊的概念（第24节，附释2）。正文使用同一比喻（第13.3章、第23.5a章），并通过检验中的倒转获得这一意义：一旦找到了秩序，在它的概念上也衡量事实。黑格尔从事实出发，把这个意义叫做更深的；通常所说的一个判断的真理，即判断与事实的相符，在他那里叫做正确性，即“我们的表象与其内容的形式的相符”（第172节，附释）。这不是矛盾，因为两个意义相互联系：“哈姆雷特是伟大的戏剧”这个判断为真，如果这部戏实现了戏剧所应当是。这个更深的含义就在“真理是整体”这一句子后面（C.4）。黑格尔的客观性不是经验材料，而是概念在对象形态中的展现，在机械性、化学论和目的关系中；对象只是到目的时，才作为对立面与他相遇。一个秩序必须在它所整理的东西那里经受住考验，这一点在他那里就在这里有其位置。

C.3 关键主题详述

映现与反思

在存在论中，按黑格尔，诸规定彼此“过渡”：一个消失，当另一个到来。在本质论中，它们彼此“映现”。每一个都保存下来，并在它的对方中显示自己。第十一章给出一个例子。在那里，融贯与符合并不互相更替。去看看所显示的东西，只是在它所属于的关联中有效，而关联又在“去看看”中得到检验。两者中的每一个都在对方中显示自己，并且没有一个在其中消失。

现象与现实

黑格尔分三步展开这种关系。起初，本质似乎隐藏在现象背后。然后显示出来：“本质必须显现”(DE: „Das Wesen muß erscheinen“)（《哲学科学全书》第131节）——不显现的本质不是本质。最后，“高于单纯现象者”(DE: „das Höhere als die bloße Erscheinung“)是现实（第131节，附释），即本质与实存、内与外的统一（第142节）。

正文走了一条相似的道路。起初，人们在透视性现象背后寻找“本真的真理”。然后显示出来：对一种原则上无法显示自身的真理，根本无法寻找：要找的东西必须能够显示自己。而真理在展开显示之物时形成。因此，原子、基因、场不是现象背后的另一个世界。它们是在现象中显示自己的东西——在测量、干预和预言中显示，这些测量、干预和预言或者成功或者失败。它们是否多于现象场的一种秩序，由研究决定，而不是由事先的决定（第11.3c章、第18.1章）。

根据的三种形式

在本质论的根据一节中，黑格尔区分了三个层次。形式的根据用另一个名称重复事情：根据与被论证者内容相同。实在的根据说出别的东西，但只是从众多规定中抓出一个，而不说为什么恰好是这一个。完全的根据同时包含两者：它说出别的东西，并加上那个使恰恰这一点成为根据的关系。这些层次从空洞的经过不完整的到充实的论证逐步上升。事情要到之后的“条件”学说中才凸显出来：“当一事物的所有条件都已具备时，它就进入实存。”

从正文中举例：“药物有效，因为它有效”(DE: „Das Mittel wirkt, weil es wirksam ist“)是形式的。“这是真的，因为这个证据支持它”(DE: „Das ist wahr, weil dieser Beleg dafür spricht“)是实在的，但不完整。“这些发现，在相互独立的道路上得到，而且相互配合，没有一个多余”(DE: „Diese Befunde, auf unabhängigen Wegen gewonnen, fügen sich, und keiner ist übrig“)是完全的。权威论证——“因为专家这样说”(DE: „weil Experten es sagen“)——不属于这个阶梯：它是相信某物的一个理由，往往是一个好理由，但不是事实本身的根据（第10a.3章）。一份汇总整个研究领域状况的报告，是尝试完全的论证，并且本身仍然可检验、可改进。

明希豪森三难困境的解决也触及这个分层。链条——句子支撑句子——不能超出实在的根据：每个环节都说出另一个，没有一个说明为什么恰好是这一个在支撑。第一章放到那个位置上的，既不是句子链条，也不是句子圆圈，而是一种施行，这种施行不施行就无法被否认，而且它在从中产生的结构上经受住考验。这个图像就是拱门，它与黑格尔的条件学说共同之处在于：起支撑作用的是各种条件之集合。黑格尔的逻辑学 – 思维的逻辑 (2026) 开端的思维运动不用黑格尔的语词贯彻了同样的分层，并且用同一个图像表示相互支撑的条件（黑格尔的逻辑学 – 思维的逻辑, 章 7）；在那里也注明了它的界限：一个拱门立在它不支撑的柱子上。

扬弃

这个词有三种含义。黑格尔自己强调“双重含义”：保存和让停止（《逻辑学》，扬弃的附释）。提升在两者中被一并想到。被保存的是前一阶段真的东西，被克服的是片面的和局限的东西。留下来的进入更发达的形态。

正文在第七章把这发展为方法，在第十四章把它应用于情感与知性的冲突，并在第11.7章和第十九章以科学革命展示它。“错误的理论”也这样被扬弃。在燃素说那里，燃烧的观察被保存，错误的解释方向被克服，两者在氧化理论中被提升到更高层次。在本轮那里，对观测轨道的良好近似被保存，轨道由圆构成的组合被克服，两者在开普勒的椭圆轨道中被提升到更高层次。

C.4 方法上的汇合

施为性的自我应用

黑格尔的逻辑学把它的原则应用于它自己。它不仅是一种关于思维的理论，它实践它所教的东西。正文以它自己的方式这样做：真理探寻被施行，同时在被思考，第二十四章则用文本自己的标准检验文本。正文的施为性开端（第一章）在费希特那里也有一位先驱。在《知识学第一导论》（1797）中，他不是从一个句子开始，而是从对读者的一个邀请开始：“注意你自己”(DE: „Merke auf dich selbst“)。更接近这个开端的，是阿佩尔所展开的施为性自我矛盾的思想（附录B，共识论）。

发展而非定义

黑格尔不事先定义他的概念，他发展它们。一个概念是什么，在它的展开中显示。正文也不以“真理是……”开始。它从你在寻找真理时已经在做的事情出发，因而从实践到概念。

系统的完整性

在黑格尔那里，每个范畴都应当必然地从上一个范畴中发展出来，从而没有任何东西被任意设定。正文不以同样的严格性提出这个要求。它尝试从上一个步骤论证每一个步骤（第17.2章），并把不成功之处保留为开放之处（第11.6章）。

“真理是整体”

第8.7、15.10和16.4节未曾说明出处就使用的那个句子，出自《精神现象学》（1807）的序言，它在那里接着写道：“真理是整体。但整体只是通过其发展而完成自身的本质。关于绝对，必须说它在本质上就是结果，它到终点才是它真正所是的东西；而它的自然恰恰就在于此：是现实之物、主体或成为自身。”因此，黑格尔本人不是把整体理解为总和，而是理解为发展，在这一点上他与第16.4节相一致。因此，在他的逻辑学中，每一个较晚的规定都叫作较早规定的真理：它更恰当地表达了较早规定本来所意指的东西。较早的规定只有“在其孤立状态中自为地被固定下来”(DE: „in ihrer Isolierung für sich festgehalten“)时才是非真的（《哲学全书》§83，附释）；作为后来者的环节，它们仍然继续存在。第16.4节用来概括这一思想的公式——真理是活的、按逻辑编排的、发展着的整体——并非出自黑格尔，而是本书自己的表述。正文同样把整体理解为一种运动，在这种运动中认识以及往往还有被认识者得以发展，并把它在这过程中各自达到的东西称为已认识的真理（第23.5a节）。在黑格尔那里，整体是事情本身，它只是作为结果才真正是其所是。在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真理不能被把握为现成的固定存在，而必须被把握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成为它所是的东西。

> DE: „Das Wahre ist das Ganze. Das Ganze aber ist nur das durch seine Entwicklung sich vollendende Wesen. Es ist von dem Absoluten zu sagen, daß es wesentlich Resultat, daß es erst am Ende das ist, was es in Wahrheit ist; und hierin eben besteht seine Natur, Wirkliches, Subjekt oder Sichselbstwerden zu sein.“

恶的无限性与真的无限性

第23.5章用来回答跑步机反驳的两种图像，其名称来自黑格尔的存在论。恶的无限性是永远再加一：有限者被跨越，跨越重复进行，无限者始终是一个永远不抵达的彼岸。真的无限性是那个运动，在其中某物在过渡到他物时只与自身汇合（《哲学科学全书》第95节），而不是跑进无穷无尽。黑格尔为第一种图像给出了直线，为第二种给出了弯回自身的圆。第23.5章从中取走了真理探寻所需要的东西：每一种达到的洞见都是完整的，不是半截的，但又不是最后的。在黑格尔那里，这个概念处在范畴的发展之中，本书从这里只借用了图像和区分。在那里，真的无限者自身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其上找到自己的界限（黑格尔的逻辑学 – 思维的逻辑 (2026), 章 2）。第23.5章如此称呼的真理过程，则保

持对从外面抵抗它的东西开放；它与黑格尔的概念共同之处是每一步都完整，而不共同的是不再有任何东西未完成。

C.5 两个文本在哪里走法不同

黑格尔：系统思辨的

黑格尔从最抽象的思想，即纯存在开始，通过内在批判来发展，并对完整性提出百科全书式的要求；他的语言是技巧性的、要求高的、浓缩的。

这个文本：施为实践的

这个文本从直接经验开始（“你正在检验”），通过使施行被意识到来发展，并把焦点对准实践相关性；它的语言寻找与日常语言相近。

黑格尔要显示结构的系统必然性，这个文本要显示它们的实践。

C.6 我们能从黑格尔那里学到什么（而不必成为黑格尔主义者）

不成为黑格尔主义者而能从黑格尔那里接受过来的，是方法。矛盾要认真对待：不要当作错误打发，而要当作推动发展的东西——在事情真的矛盾起来的地方，往往就是人会前进的地方。这需要耐心，因为洞见不是通过快速的定义产生的，而是通过发展产生的，其中每个层次都有它的权利。方法必须能够应用于自身，不给自己的立场特殊地位。因此，从早期立场那里扬弃其合理环节。而在这个背后是那个洞见：没有什么是孤立站着的；某物是什么，通过它与他物的关系来规定；澄清这些中介，就是工作本身。

C.7 黑格尔能从本书学到什么

黑格尔能从本书学到的，主要是形式。一个能用可理解的语言说出的思想，可以被每个思考的人一同检验，真理于是不再只是入门者的事情。此外还有这样一个问题：理解在生活中帮助什么，它在系统的完整性

之外有自己的权利。而黑格尔把整体思考为发展，他把理念叫做“本质上是过程”（DE: „wesentlich Prozeß“）（《哲学科学全书》第215节）。同时，他的体系带着完整展现这一发展的要求出现；它在多大程度上要求一个完结，在他的读者中有争议。正文明确坚持：每个已经达到的秩序在抵抗中仍然可以修正（第23.5a章），并展示了产生它的那些检验。

C.8 结论：相互阐明

两条道路到达相似结构，只要不清清来自哪里的相似性，就说不了多少。有一部分是承袭来的：真理即整体的句子，恶的无限性与真的无限性的区分，扬弃这个词，论证的层次。这些一致不能确证任何东西，因为按照第10a.3章的尺度，一个从另一个那里抄袭的声音不是第二个声音。另一类是正文从检验本身中获得的东西：内与外的分离是在经验之内划出来的；对一种原则上无法显示自己的真理，无法寻找；开端处是一种施行，不是某种被直观的最初之物。这些思想与黑格尔的结构相遇之处，是一个提示：两者都在从事同一件事。这不是证明，已经因为没有人能确切说出，在一个自以为没有黑格尔就开始的思想中，有多少黑格尔所塑造的传统进入。毕竟两条道路在可检验之处分道扬镳，例如正文明确宣布每一个已经达到的秩序都可修正，而黑格尔的体系要求完整展现发展（C.7）。这说明一条道路不只是描摹另一条。

《逻辑学》与真理探寻的实践因此是对同一件事情的两个通道，它们互相补充，并在个别地方互相纠正。读过黑格尔的人，在这里找到那里被抽象展开的结构在实践上的运用。只知道本书的人，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这里被施为地贯彻的东西的系统展开。这是相互阐明，不是循环论证。

延伸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 – 思维的逻辑 (2026)，特别是其开端的思维运动（黑格尔的逻辑学 – 思维的逻辑, 章 1）。

附录d：证据

第十九章至第二十二章以及第十章引用案例，是为了让思想在某种现实之物上可见。这些案例并不证明思想；但案例应当正确。这里给出来源。最后附上附B中关于皮浪式怀疑、康德和海因里希斯各节的证据。

关于第十九章

原子。那些以不同途径得出同一粒子数的测量，由让·佩兰汇编并部分亲自实施：*Les Atomes*，巴黎：Alcan 1913。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和化学家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等人曾表示怀疑。

关于科学真理的新发现的那句引文：马克斯·普朗克，*Wissenschaftliche Selbstbiographie*，莱比锡1948，第22页。

大陆漂移。阿尔弗雷德·魏格纳于1912年提出该论点；它在1960年代随着解释了驱动力的板块构造学说而得到承认。

关于第 **21** 章

美洲的定居。位于智利南部的 Monte Verde 遗址：Tom D. Dillehay，*Monte Verde. A Late Pleistocene Settlement in Chile*，2 卷，华盛顿 1989 年和 1997 年。1997 年共同实地考察及其结果：David J. Meltzer 等，“On the Pleistocene Antiquity of Monte Verde, Southern Chile”，*American Antiquity* 62 (1997)，第 659–663 页。

恐龙灭绝。关于争论的语气：Malcolm W. Browne，“The Debate Over Dinosaur Extinctions Takes an Unusually Rancorous Turn”，*The New York Times*，1988 年 1 月 19 日；Bianca Bosker，“The Nastiest Feud in Science”，*The Atlantic*，2018 年 9 月。关于现状：Peter Schulte 等，“The Chicxulub Asteroid Impact and Mass Extinction at the Cretaceous-Paleogene Boundary”，*Science* 327 (2010)，第 1214–1218 页；Pincelli M. Hull 等，“On Impact and Volcanism across the Cretaceous-Paleogene Boundary”，*Science* 367 (2020)，第 266–272 页。关于撞击与灭绝的同期性（在 32,000

年之内）：Paul R. Renne 等，“Time Scales of Critical Events Around the Cretaceous-Paleogene Boundary”，*Science* 339 (2013)，第 684–687 页，doi:10.1126/science.1230492；作者认为撞击可能击中了本来已经承受压力的生态系统。关于火山活动的模型计算：Alexander A. Cox，C. Brenhin Keller，“A Bayesian Inversion for Emissions and Export Productivity across the End-Cretaceous Boundary”，*Science* 381 (2023)，第 6665 期，第 1446–1451 页，doi:10.1126/science.adh3875。

关于根据 Bosker (2018) 的职业后果：地质学家 Dewey McLean 指责撞击论的主要代表曾阻止他在校方获得晋升，后者否认；地球物理学家 Charles Officer 抱怨 *Science* 在十二年间刊登了 45 篇支持撞击论的论文，而关于其他假说的只有四篇，编辑部以并非偏袒为由予以否认。McLean 后来还是得到了晋升；Officer 于 1994 年退出灭绝研究。双方都援引普朗克的说法：新思想之所以得到承认，是因为其反对者逝世了（Courtillot 为火山论援引，Smit 为撞击论援引；参见第 19.2 章）。Schulte 等人 (2010) 的论文有 41 位作者署名，但数十位专家在致 *Science* 的信中提出异议；Bosker：“Science is not done by vote.”文章已按存档版本文字核对。

订制的回应。2020 年 10 月 4 日的公开声明以 *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 为人所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 2020 年 10 月 8 日的内部消息（“three fringe epidemiologists”，“a quick and devastating published take down of its premises”）在 2021 年 12 月根据信息获取申请被公布。

制造出来的怀疑。关于烟草业，参见第 22 章的证据。关于气候：Naomi Oreskes，Erik M. Conway，*Merchants of Doubt*，纽约 2010。气候如何对更多温室气体作出反应以及带有何种不确定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每次评估报告中都以区间范围加以说明。

伊拉克。*The Report of the Iraq Inquiry*，伦敦 2016 年，执行摘要（John Chilcot 主持的调查报告）。

民主德国的新闻操控。指令来自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书籍需要文化部出版与图书贸易总管理局的印刷许可。

认知战。关于中国的学说：2003 年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包含“三种战法”（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Stefan Halper（编），*China: The Three Warfares*，为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所做研究，2013 年。关于俄罗斯的学说：俄罗斯联邦 2016 年 12 月 5 日的信息安全学说。

关于西方的概念：François du Cluzel，*Cognitive Warfare*，NATO Innovation Hub，诺福克，2021 年 1 月（研究时间为 2020 年 6 月至 11 月，由盟军转型司令部资助；按该研究自己的说明，它不代表 ACT 或成员国的立场）；“The Human Domain of Operations refers to the whole human environment, whether friend of foe”（第 29 页；“of”原文如此）；“Any user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s a potential target”（第 6 页）；Bernard Claverie 等（编），*Cognitive Warfare: The Future of Cognitive Dominance*，北约第一次认知战科学会议论文集（波尔多，2021 年 6 月），NATO Collaboration Support Office 2022，其中 Eric Autellet“Cognitive Warfare - Contribution of the French Armed Forces Deputy Chief of Defence”，第 1 章，第 1-1 页及下页，关于侵入敌人头脑，以及关于保护自己人的部分见第 1-2 页（法文初版：*Cognitive Warfare: La guerre cognitique*，NATO-CSO，2021 年 10 月，第 3 章）。关于大流行病的文章：Dale F. Reding，Bryan Wells，“Cognitive Warfare: NATO, COVID-19 and the Impact of Emerging and Disruptive Technologies”，载于 Ritu Gill，Rebecca Goolsby（编），*COVID-19 Disinformation: A Multi-National, Whole of Society Perspective*，Cham: Springer 2022，第 25–46 页，尤其第 26 和 43 页（页码据 Tögel，*Kognitive Kriegsführung*，第 I 章）。

对这些文本的收集和批判性解释：Jonas Tögel，*Kognitive Kriegsführung. Neueste Manipulationstechniken als Waffengattung der NATO*，Berlin: Westend 2023，ISBN 978-3-86489-422-0，第 I 章（“Eine Veröffentlichung zu COVID-19 und dem Cognitive Warfare aus dem Jahr 2022”一节）和第 VI 章（“Wer steht im Visier des Cognitive Warfare?”一节）。认为这一概念有计划地也针对本国民众，是 Tögel 的解释。

韧性。联盟各国的承诺：*Strengthened Resilience Commitment*，北约布鲁塞尔峰会，2021 年 6 月 14 日，第 4–7 条（“Resilience is a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a collective commitment”，第 4 条；“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severely tested our nations and our resilience”，第 6 条；“hostile information activities, including disinformation”，第 7 条）。

荷兰。*NRC Handelsblad* 2020 年 11 月 15 日报道，涉及陆军的 Land Information Manoeuvre Centre；国防部长致第二院的信，2020 年 11 月 29 日（暂缓实施，由该部数据保护专员审查）。

德国。从 2021 年 12 月起，由 Carsten Breuer 少将领导联邦总理府内联邦政府为应对新冠大流行病设立的危机指挥组。

平台。关于疫情期间外国发布的虚假消息：欧洲对外行动署，*EEAS Special Report: Short Assessment of Narratives and Disinformation around the COVID-19 Pandemic*，2020 年 4 月，以及后续各报告。Facebook 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引入、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撤回关于移除那些声称病毒是“man-made or manufactured”的帖子的规则，撤回理由为“in light of ongoing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origin of COVID-19”。相关法庭文件：*Missouri v. Biden*，路易斯安那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2023 年 7 月 4 日裁定；最高法院于 2024 年以程序理由驳回该诉讼（*Murthy v. Missouri*）。Twitter 的内部文件从 2022 年 12 月起以“Twitter Files”名义被公布。Meta 首席执行官致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信件日期为 2024 年 8 月 26 日。

内政部文件。“Wie wir COVID-19 unter Kontrolle bekommen”，德国内政部，2020 年 3 月，密级“VS - 仅供公务使用”(DE: „VS - Nur für den Dienstgebrauch“)，第 4a 节“把最坏情况说清楚！”(DE: „Worst case verdeutlichen!“)（第 13 页）；2020 年 4 月 8 日转交联邦议院内政委员会，后来根据信息自由法的查询而公开（FragDenStaat）。根据联邦政府的答复（联邦议院，hib 441/2021），这份文件是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应内政部建议以公益（pro bono）方式、在自负责任的情况下撰写的。该圈子及其文件的形成由一位成员描述：Heinz Bude，“Aus dem Maschinenraum der Beratung in Zeiten der Pandemie”，*Soziologie* 51 (2022)，第 3 期，第 245–255 页：该圈子由国务秘书 Markus Kerber 和“政治秩序与混合威胁”(DE: „Politische Ordnungen und hybride Bedrohungen“)处处长 Hanna Katharina Müller 创建（第 246 页及下页）；“Prägung rhetorischer Formeln”（第 247 页）；人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第 247 页及下页）；贝加莫、“强烈的辩护理由”、葛兰西、“Flatten the Curve”和“Hammer and Dance”（第 249 页）；电话会议、参加者、无记录、RKI 公布文件和邮件往来（注 3），情景而非预测（第 250 页）；无所作为的最坏情况下一百万人死亡、十天的咨询、2020 年 3 月底转交新冠内阁（第 251 页）。后来关于“顺从意愿”的言论：小组讨论“社会处于紧急状态——我们从新冠危机中学到什么？”(DE: „Gesellschaft im Ausnahmezustand - Was lernen wir aus der Coronakrise?“)参加者 Heinz Bude、Alexander Bogner 和 Klaus Kraemer，格拉茨大学，2024 年 1 月 24 日，YouTube 录像（2024 年 2 月 27 日上传，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j5WHi67-go）；另见 *Apollo News*，2024 年 3 月 21 日报道。

英国咨询机构。SPI-B，*Options for increasing adherence to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2020 年 3 月 22 日（“The perceived level of personal threat needs to be increased among those who are complacent, using hard-hitting emotional messaging”）。

欧洲联盟。数字服务法（条例 (EU) 2022/2065），第 22 条（受信任的提示者）。

关于第二十二章

烟草工业的文件：Brown & Williamson, “Smoking and Health Proposal”, 1969，“Doubt is our product since it is the best means of competing with the ‘body of fact’ that exists in the mind of the general public”）。

关于第十章

美国的区域文化。 Colin Woodard, *American Nations. A History of the Eleven Rival Regional Cultures of North America*, 纽约2011；更早的划分得出相似的数字。

保温箱证词。 在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Caucus前的听证会于1990年10月10日举行。证人系科威特驻美大使之女，以及Hill & Knowlton公关公司受“自由科威特公民”组织委托准备其出场，是John R. MacArthur揭露的：“Remember Nayirah, Witness for Kuwait?”, *The New York Times*，1992年1月6日；详见其 *Second Front. 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in the Gulf War*, 纽约1992。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关于证据和共识的渐进式标注：Michael D. Mastrandrea等, *Guidance Note for Lead Authors of the IPCC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n Consistent Treatment of Uncertainties*, IPCC 2010。

关于附录 B：皮浪式怀疑主义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按《皮浪式怀疑论纲要》（希腊文 *Pyrrhoneioi hypotyposeis*）的书和节引用；德文译本：Malte Hossenfelder，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68 年。

怀疑、同等力量、悬搁、宁静。 怀疑者作为不断继续寻找的探究者：I 3 和 7。把怀疑规定为把显现者与思想者互相对置的能力：I 8；同等力量：I 10；每个论说都有一个同等有力的论说相对立这一原则：I 12；怀疑论式表达把自己也包含在内：I 14 及下页。画家阿佩莱斯以及像影子一样跟随悬搁而来的宁静：I 28 及下页。

按照显现者生活。 显现者作为准则，以及四重生活方式（自然的指导、感觉的强制、法律与习俗的传承、技艺的传授）：I 21–24。

五个论证模式。 I 164–169，其运用 I 170–177。第欧根尼·拉尔修指出阿格里帕是其作者，*Leben und Meinungen berühmter Philosophen* IX 88；皮浪随亚历山大出征：同上 IX 61。

黑格尔。 “Verhältnis des Skeptizismus zur Philosophie”，1802，*Gesammelte Werke* 第 4 卷，第 218 页及下页；*Theorie-Werkausgabe* 第 2 卷，第 245 页：五个论证模式是对抗“有限事物独断论的最有力武器，但……对哲学来说完全不可用” (DE: „gegen den Dogmatismus der Endlichkeiten, aber […] völlig unbrauchbar gegen die Philosophie“)；独断论的本质在于“把某个有限的东西……设定为绝对者” (DE: „daß er ein Endliches […] als das Absolute setzt“)。

关于附录B：康德

康德按《纯粹理性批判》（A和B分别代表第一版1781和第二版1787）和《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引用。

真理与标准。定义“被赠予和预设”，对每个内容没有普遍标准，只有形式标准，它作为“conditio sine qua non”仅是否定的：A 58–60/B 82–84。

现象与界限。梦与真理按表象依照规则的联结来区别：《导论》第13节，附释III。本体作为界限概念，以及只能被思考的非感性直观：B 307–311。界限与限制：《导论》第57节和第59节。

被给予之物。黑格尔在《逻辑学》概念论“概念一般”一节中拒绝了康德把概念与直观相结合（理论著作版第6卷，第260页及下页）；哲学“把它的发展归功于经验科学”：《哲学科学全书》第12节，附释。

二律背反与棍子例子。第一个二律背反（世界在时间中有开端）：A 426 f./B 454 f.；其解决：A 497–507/B 525–535，其中包括“闻起来好”或“闻起来不好”的物体例子，A 503/B 531。康德的解决把矛盾归结于所预设对象的规定性，黑格尔则从判断身上把这一发现转移到规定身上：Michael Wolff, *Der Begriff des Widerspruchs. Eine Studie zur Dialektik Kants und Hegels*, Königstein 1981；第三修订版，柏林2017，第59–62页和第226页及下页。二律背反“在一切对象中”：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第48节，附释。

必然性。必然性和严格普遍性作为先天认识的特征：B 3 f.；范畴的先验演绎论证：B 116–169。

关于附录B：海因里希斯

对海因里希斯的引用依据《语言》第3卷：《行动维度。言语行为心理逻辑与对话分析（语用学）》（*Sprache*, Bd. 3: *Die Handlungsdimension. Psychologik der Sprechakte und Dialoganalyse (Pragmatik)*，瓦尔纳/慕尼黑：Steno 2008）；该卷是其《语言理论》（*Sprachtheorie*）中语用学部分的全面修订版（《反思理论符号学》，第2部分，波恩：Bouvier 1981；其中有一篇关于真理的附论，第262–275页）。结尾部分的缩略版载于《对话逻辑：爱难道可以是合乎逻辑的吗？》（*Dialogik. Kann denn Liebe logisch sein?*，巴登-巴登：Academia 2020，第9章，第169–193页）。这三本书自2025年起可在里斯本Reflexivity Press出版的《全集》系列中获得：《语言》第3卷和《对话逻辑》作为页码相同

的PDF重印本（第27卷和第45卷），《语言理论》作为新版排印，正文中保留原书页码（第6卷）。

真理的位置与规定。真理只是在语用设定中才出现；真理是语言行动的隐含规范的总和：第299页。

四个方面。事情本身：第304–308页；真诚：第308–310页；责任：第311–314页，其中临终病人见第311页及下页，破坏性的传达见第313页；内聚：第314–319页，其中黑格尔关于整体的命题见第317页。

没有任何一个方面可以作为其余方面的尺度。第320页及下页，其中facta bruta见第321页；无法产生真理的共识：第317页；作为实践的非真理的意识形态：第322页；有条件地实现了的无条件性：第322–324页。

早期版本。据海因里希斯本人说明，真理最初以三分形式出现在“哪种实践的理论？”（“Theorie welcher Praxis?”，写于1973/74年，1975年载于路德维希·贝尔奇（Ludwig Bertsch）编《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神学》（*Theologie zwischen Theorie und Praxi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5年，第62页及下页）中；四重形式则见于他197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社会哲学讲座（第299页，注释；《对话逻辑》第172页，注释5）。洛伦茨·B. 蓬特尔在其文章“真理”（《哲学基本概念手册》，*Handbuch philosophischer Grundbegriffe*，慕尼黑 1974）中主张一种“整合的真理概念”；据海因里希斯说明，他使用了“哪种实践的理论？”(DE: „Theorie welcher Praxis?“)手稿（同上）。

同时代人与前辈。尤尔根·哈贝马斯，“真理论”，载：《现实与反思。瓦尔特·舒尔茨六十寿辰文集》（*Wirklichkeit und Reflexion. Walter Schulz zum 60. Geburtstag*），普富林根 1973。黑格尔命题“真理是整体”：《精神现象学》（1807）前言，参看附录C.4。

术语表

使用提示

本术语表不是供事先通读的。这些概念在本书中得到发展；谁先在这里查阅它们，只会得到一个规定，却缺少通往这一规定的道路。

它为三种情况而设：当一个词以一种偏离惯常用法的意义出现时；当某人不按顺序阅读，因此错过了某个导入时；以及当某人想核查，书中的一个表达是否在本书中始终以同一方式使用时。

章节标注指向一个概念得到发展的位置——而不是每一次提及之处。

“不是指” 出现在需要排除一种容易想到的读法的地方。

另见 列出本术语表中的相关条目；当某个概念在相邻的某一本书中得到继续发展时，也列出那里的条目。

类型 说明词条的来源：我们的方法论 表示本书及其相邻书籍特意作出的区分；一般哲学 表示在传统中已经引入、并在此以某种特定意义使用的表达。

伪造根基

类型： 我们的方法论

解释： 对施为性方法本身的滥用。伪造像真的那样开始：从某种确实存在的东西开始——检验冲动、一种不安、对意义的渴望——然后一步一步地引向一个从一开始就固定下来的结果。到最后，被唤起的经历被宣布为证明。

何以识别： 不是靠第一步，第一步与真的相同，而是靠后面的步骤。那些测试问道：检验可以得出不同结果吗？是否提供反测试？是否有时间？经历被当作线索还是证明？由谁来解释它？这个过程使人更独立还是更依赖？

不是指： 检验本身的不可反驳性。它是摆在明处的，并邀请反测试。伪造需要藏身之处。

发展于： 第 22 章

参见： 免疫化、颠倒、施为性

侦探原则

类型：我们的方法论

解释：要求一种解释必须容纳所有发现，而不只是方便的发现。一个侦探如果不把一个线索放在一边，只因为它不符合他的怀疑，他就没有解决案件。

实际核心：在有什么东西剩下而不合适的地方，解释就还没有完成，无论它此外解释了多少。并非每条线索都一样重，但任何线索都不许消失。

发展于：第 8 章

参见：大象原则、融贯性

免疫化

类型：一般哲学

说明：一种信念被如此建构或辩护，以致任何可能的发现都无法触及其：反例被宣布为例外，批评被重新解释为证实，批评者本人而非其异议受到攻击。如此将自己与经验隔离开来的前判断，就变成了偏见。

如何识别：看那个问题——什么能说服它相信相反的一面。如果答案是“什么也不能”，那就存在一个教条。

不是指：检验本身的不可反驳性。谁否认自己在检验，他同时就在检验。但这种结构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反测试。免疫化把自己的不可反驳性隐藏起来，并禁止反测试。

形成于：第4章，第21.6节，第22.3节，第24.1节

参见：前判断、颠倒、根基的伪造

前判断

类型：一般哲学

解释：某人在检验某个事情本身之前就怀有的期待。前判断不可避免，而且大多有用：没有它们，任何知觉都不可能，因为没有东西会作为某物显现。

不是指：贬义上的偏见。连字符写法标明了这一差异：前判断先于判断；偏见则拒绝判断。

差异在于可纠正性。前判断会在抵抗中发生变化；贬义上的偏见则承受住抵抗。两者中究竟是哪一种，并不事先显示，而要到与抵抗打交道

时才显示：一个能够得到纠正的偏见，也由此表明自己是前判断（第4章）。

发展于： 第3、4章

另见： 经受考验、抵抗、免疫化；思维 – 有序而不失 (2025), 术语表: 偏见、伦理学 – 我们已在践行的善 (2026), 术语表: 关于他者的图像

大象原则

类型： 我们的方法论

解释： 不同的立足点往往把握同一事物的不同的真实部分方面。这个原则来自那个寓言：几个盲人摸一头大象，根据触摸的位置得出互不相容的描述——蛇、柱子、扇子。

寓言的核心 并不首先在于每个人都摸到了某种正确的东西，而在于有一头大象存在。没有它，那些描述就不会相互矛盾，而只是彼此无关。正是根据大象，才能决定它们在什么方面彼此配合。

对与错： 每个人对于他所摸到的东西是对的；一旦他把它当作整体并排除其他人，就错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附录 B 说各真理论都有道理。

两种立足点： 有些把握的是部分，这些部分合在一起才构成事情——线索、测量值、证人证言。另一些则从一个地点把握整体，就像人们从东面或西面看一座山。谁把完整的视角当作部分来对待，就贬低了它们；谁把部分拔高为完整的视角，就把每条线索都变成自己的真理。

不是指： 每个立足点把握得一样多。有些触摸比另一些触到更多，有些描述则干脆是错的。

界限： 如果不同的陈述不涉及同一个对象，就没有什么可整合。如果某个陈述干脆不准确，也同样如此。

发展于： 第 5 章；应用于各真理理论见附录 B

参见： 视角、整合、侦探原则、定向的多元主义

定向的多元主义

类型： 我们的方法论

解释： 介于僵硬的教条和任意的相对性之间的态度。定向，是因为有一个朝向真理的方向，而不是所有道路都一样好；多元主义，是因为许多道路可以通向山顶，而共同寻求者的差异是一种财富。方向不是由特

定结果指示的，而是由检验的方式指示：根据、各种视角的汇合、被透彻处理的矛盾、可被他人检验以及可修正性。

自我限制： 有根据的和没有根据的、开放的和免疫化的立场并存。谁原则上拒绝根据，就把自己排除在真理过程之外。

两种处理方式： 部分发现被检验其是否适合整体；完整的视角被询问其真理性成分，而不被缩小为建筑材料（第 5、23.1 章）。

不是指： 一种懒惰的妥协或不顾一切的调和。有些东西只能限制或承受；整合发生在检验之后，而不是代替检验（第 23.1 章）。

发展于： 第 23.1 章

参见： 大象原则、视角、真理过程

实验

类型： 我们的方法论

解释： 标记出来的地方，读者可以自己检验所主张的是否符合事实。大多数实验是证明，不是说明。有些只是使某个问题尖锐化，或使某样东西显露出来。

类型显示不同多少。 一个观察实验有一个开放的发现——如果在足够多的读者那里出现偏离，那个描述就是错的。一个施为性测试没有开放的发现：反面根本无法施行。一个思想实验无法执行，只能想透，它使问题尖锐化，而不是证明什么。一个自我探索使个人所带之物显露出来；一个偏离的发现并不是反对意见，而是它的对象。一个应用用一个案例来检验一件已发展出来的工具；其发现像任何事实问题一样有争议。一个界限测试检验的是工具本身，并找出它在何处不再承担得住。

何以差异取决于： 一个反对意见只有在其是适合该类型的反对意见时，才击中目标。

发展于： 第 1、2、4、9、10b.1 章（每种类型首次出现时）

参见： 施为性、自我指涉性

扬弃

类型： 一般哲学

解释： 一个矛盾的化解；在这种化解中，双方的合理之处并不消失，而是在一个更全面的规定中得到保留。这个词在德语中有三种含义——结束、保留、提升到更高阶段——而且这三者也都被包含在内。

不是指：妥协。妥协从双方各放弃一些东西；扬弃则表明每一方中哪些东西是合理的、哪些不是，并说明对立是如何产生的。

何以识别：在于这个问题：新的立场是否解释了旧的立场为何会产生。如果它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出现的只是一种混合。

发展于：第3.4、7、19章

另见：矛盾、大象原则；思维 – 有序而不失 (2025), 术语表: 扬弃、伦理学 – 我们已在践行的善 (2026), 术语表: 扬弃

抵抗

类型：我们的方法论

解释：那种不服从期待、愿望或干预的东西。抵抗是现实在认识中使人觉察到的地方——不是作为来自外部的撞击，而是作为所假定或所意愿之物的落空。

不是指：单纯的坚硬。拳头碰到桌子，只证实了原本就已经被假定的东西。抵抗之所以教给人东西，是在某个假定或愿望遇到某种不让步的东西之时——那块石头比它看上去更重，或者并不因为人想要它升起就升起（第11a.1、11a.2章）。

它以多么不同的方式显现：在石头那里是触手可及的；在自身那里是韧性——习惯和不耐烦不让步，并且纠正了人原先关于自己已有的形象；在他人那里是惊讶；最晚显现于人与人之间有效的东西中。他人还作为我们对其负有给出根据之义务的人而抵抗：他们不只是驳倒，他们也会反驳。而且他们能够回答：说出哪里不对，并纠正人们关于他们和关于事情本身所形成的形象，即便在人们自己本不会觉察到任何东西的地方。他们的抵抗并不比石头的抵抗更强，但性质不同：它给出根据，而这些根据本身需要检验。一个人能回答到什么程度，比他在场更重要；就连阅读也是一种相遇，尽管是一种不对等的相遇。

同样不是指：某人不让步。一个顽固的偏见所抵抗的不是现实，而是纠正——这是另一种过程。

一个概念，一种程度上的差异。某物在干预中还是在思考中不服从，并不是两种不同的检验——两者都作为同一条关联中的断裂而显现。差异在于不可回避性：谁进行干预，谁就得到回答，即它是否合适；只是在单纯的通盘思考中，干扰之物更容易被安放——通过一个辅助假定、一条推移后的界限、一个例外。

发展于：第8.5、11、11a章

另见：内聚、符合、前判断；伦理学 – 我们已在践行的善 (2026), 术语表: 负有说明理由的义务

拯救现象

类型：一般哲学

解释：要求每一个真正的观察都在解释中找到其位置。这个表达源自希腊天文学（*sozein ta phainomena*）。观察几乎从不完全错误——可能错误的是解释，而解释随后被抛弃，而不是被整合。

属于这一点的：拯救也意味着把尚无法解释的东西保存下来，甚至把欺骗也纳入秩序：有人故意留下错误的线索，这本身就是一条线索。

发展于：第 8.2、19.4 章

参见：侦探原则、范式转换、扬弃

整合

类型：我们的方法论

解释：把不同的视角或发现聚合为一个关联，其中每一个都有其位置。整合不仅仅是收集：必须显示出各部分如何相互归属。

不是指：取平均值。谁从两个立场中造出一个中间的立场，就是从每一方取一半，却没有显示它们如何相互归属。

发展于：第 5、8 章

参见：大象原则、扬弃、融贯性

施为性

类型：一般哲学

解释：一个关联如果并不是被主张，而是在施行中被显示出来，就叫做施为性的。证据那时不是一个论证，而是某人在阅读或反对时所做的事情。

何以识别：当一个陈述的内容与它的施行所预设的东西相矛盾时，就存在一个述行矛盾。说“我沉默”的人，并没有沉默。

界限：并不是本书的每个主张都有施为性证据。凡是描述经验的地方，发现可能偏离。

发展于：第 1、2 章

参见：自我指涉性、明希豪森三难困境、施为性一致

施为性一致

类型： 我们的方法论

解释： 一个文本所说的与它所做的一致。一个关于寻求真理的文本是施为性一致的，如果它把自己的原则应用于自身：如果它对自己所要求的给出根据，吸纳反对意见，保持对修正开放，并让自己以自己的各项测试来衡量。

反面： 述行矛盾：施行否定了内容所说的。

发展于： 第 24 章

参见： 施为性、自我指涉性、活生生的完整性

明希豪森三难困境

类型： 一般哲学

解释： 每一个论证都通向三种处境之一：无限倒退、循环或任意的中断。名称来自那位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沼泽里拉出来的男爵。

回应： 这个三难困境把论证设想为一条链条，命题支撑命题。在这个预设下，它是对的。然而寻求真理并不是一个第一命题，而是一种施行；这种施行无法被否认，因为任何否认都施行了它。它经受住考验，是凭藉建立在它之上的东西。对此的图像是拱门，其石块相互承托。

不是指： 一个由相互预设的命题组成的循环。这样一个循环只保证一致性。第 1 章的拱门不是由命题组成的，而是一种施行的自我确认。

发展于： 第 1 章；参看附录 C.3

参见： 施为性、自我指涉性

校准

类型： 我们的方法论

解释： 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校自己的判断——就像把测量工具与标准器进行比对。尤其指对频率、权重和关系的评估：某事物有多普遍？它有多重要？在比较中它处于什么位置？

为什么这是一个专门概念： 单个陈述可以全部成立，但整体图景仍然可能被歪曲。谁只听到关于例外的真句子，他的知识并不错误，但他的图景是错误的。遗漏不可避免，因为没有一张地图包含整个国土；困难在于给展示出来的东西赋予权重，而看不见那些被遗漏的东西（第 10.2 章）。

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检验单个陈述及其来源，第二层面检验分布：什么被选出来，什么缺失，自己衡量正常之物的尺度如何移动（第 10a.3 章，第 10b.1 章）。

自己的校准 意味着：按照自己的、经过经验打磨的尺度，而不是让某个机构替你过滤（第 10.5 章）。它并不排除检验中的分工，但排除一种无法再说出其根据的信任（第 10a.3 章）。

发展于：第 10 章；详尽见 校准 (2026)

参见：视角，抵抗，确定性，检验经济

检验经济

类型：我们的方法论

解释：判断什么值得一次检验。检验需要时间和注意力：谁检验一切，就没有剩余用于重要之事。三个量决定投入：赌注、基准率——这类论断迄今经受住考验的频率——以及来源的履历。此外还有分工：没有人独自检验。

界限：检验经济分配的是注意力，不是真理。低的基准率使更严格的证据要求成为合理，但不反驳任何东西。真与假只有检验本身才能决定。

何以识别被翻转的过滤器：看不对称。它挥手放行方便的东西，只检验不方便的东西；它的界限沿着自己阵营的边界延伸。同一个测试也适用于偏离者：一种意见占统治地位，并不使它为真，就像它偏离也不使它为真一样。

发展于：第 10a.3 章；关于某物是否值得检验的问题，见第 22.4 章

参见：校准、确定性、阵营思维

活生生的完整性

类型：我们的方法论

解释：某物是完整的，不是因为什么都不缺，而是因为它的各部分相互归属：每一部分都指向其他部分，通过其他部分规定自己，并与其他部分一起发展。对理解这个关联而言，没有任何本质性的东西缺失，但并非一切可能的东西都必须被提到。

反面：机械的完整性。它收集、相加并打勾：其中的点互无关系地并排而立，每一个都可以被省略或替换，而整体不会因此改变。它缺少纽带。

不是指：规则、清单或严格程序本身就因此是死的。一种秩序在其各部分被机械处理、没有相互关系、也不追问目的时，才变得机械。

发展于：第 6、16.4 章

参见：整合、融贯性、诠释

真理

类型：一般哲学

解释：本书并不预先定义真理，而是在施行中发展它。开端是那个预设自身的问题：谁问真理是什么，就要一个真的回答；谁否认检验，就在检验（第 1 章）。然后一步步显示：事情通过在众多视角的汇合中才被打开（第 5 章）；被汇集起来的是一个整体，其各部分相互规定，而不是一堆东西（第 6 章）；矛盾被扬弃，而不是被抛弃（第 7 章）；每条线索都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第 8 章）；而且，那些抵抗我们愿望的东西也属于这个关联（第 11 章）。真理是这一切相互交织的过程：既不是单纯与事实的符合，也不是纯然的思想构造，而是它们整合的活生生的过程（第 11.7 章）。

“真实的东西”：活生生的、有逻辑秩序的、自我发展的整体（第 16.4 章）：不是已认识的命题的总和，而是一个各部分相互规定、没有本质之物缺失、并在寻求中继续发展的关联。关于这个命题的来源见附录 C.4。

已认识的真理：各自所达到的东西。它不是单纯的看法，但也不是最后的话：它有效，直到一个更好的秩序将它扬弃，并在这个更好的秩序中被保存下来。它可能包含错误，而错误由更好的秩序才揭示出来。这样达到的洞见是完整的，不是半个，但不是最后的（第 23.5a、23.5 章）。

翻转：当一个秩序被找到时，解释、报道和概念也叫做真的，如果它们做出了它们应当做的事；最后，事情本身也叫做真的，如果它是它应当是的东西，就像一个真正的朋友、一把承受得住的椅子或一件成功的作品。这种真理并不与第一种对立，而是从第一种中产生（第 13.3、23.5a 章）。在黑格尔那里，这是更深的含义（附录 C.2）。

不是指：共识。所有人都把某物当作真，并不使它为真，因为有效的东西也必须经受住那种不屈从任何愿望和多数意见的东西。

发展于：贯穿始终；概括于第 16.4 和 23.5a 章

参见：真理过程、认识、融贯性、符合、抵抗

真理形式

类型：我们的方法论

解释：一个判断作为真而经受考验的不同方式——经验性的、存在性的、文化性的、艺术性的。它们的区别在于它们在什么上经受考验。真理的概念在此保持同一个（见附录 B，真理多元主义）。

范畴错误：谁用一种形式的尺度衡量另一种形式，就错过两者。“地球是我们的母亲”(DE: „Die Erde ist unsere Mutter“)作为隐喻性的开启是有承载力的，而作为生物学论断是错的。

不是指：某事因为有用就是真的。存在性的和文化性的真理也必须经受住那些反对它的经验。

发展于：第 13 章

参见：经受考验、诠释

真理过程

类型：我们的方法论

解释：寻求、找到与继续寻求组成的整体。其中，已认识的真理被获得、检验并续写：每一个找到的秩序都有效，直到一个更好的秩序将其扬弃，并进入后者之中。推动它前进的是本书一步步发展为真理的那些东西：一个秩序中若有一个矛盾敞开、一条线索没有位置或有本质之物缺失，就还不是整体。

不是指：真理可以在交流中随意被制造。在过程中有效的东西，也必须经受住那种不屈从任何愿望和多数意见的东西（第 11 章）。

何以识别：看对下一次检验的开放。谁排除已达到的东西还能变得更好，就让过程停住了；谁因为一切都还可能变得更好而不让任何东西有效，就没有开始过程。

谁参与其中：过程是共同的。科学、自由媒体和独立法院等制度是它的形式（第 20.5 章）；谁原则上拒绝论证，就把自己排除在过程之外（第 23.1 章）。

发展于：第 1、11.3c、20.5、23.5a 章

参见：真理、认识、经受考验、定向的多元主义

矛盾

类型：一般哲学

解释：两个规定相互排除，而两者都被要求的情况。矛盾不是思想错误，而是一个发现：它指示迄今的秩序尚不充分。

由此得出的结论：矛盾不是要避免，而是要透彻地处理。谁靠删去一方来消除矛盾，就丢失了其中包含的信息。

不是指：两个相互排除的陈述可以同时为真。正因为它们不可以同时为真，矛盾才是一个发现：它显示秩序在这个位置上不够（第 2、7 章）。

它如何消解：通过扬弃。要寻找的是那个更高的原则，它解释双方：两个观察都继续有效，矛盾作为问题消解，理解上升，就像水中的棍子和光的折射（第 7 章）。

发展于：第 7、11.7 章

参见：扬弃、抵抗

知识

类型：一般哲学

解释：能够自我证明的已认识的真理——通过可以给出的根据，或通过在众多案例中经受住考验的准确性。

两种形式：明确的知识能够作出说明。有经验者内化的知识往往不能，但它仍多于猜测，因为它已经经受住考验（第 9.1 章）。

不是指：一个碰巧应验的正确猜测。

发展于：第 9.1 章

参见：认识、确定性、真理

确定性

类型：一般哲学

解释：某人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某事的程度——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根据所应得的程度。确定性首先是关于人的发现，而不是关于事情的——校准使两者重合。

不是指：真理。人可以确定却犯错，也可以怀疑并且正确。

程度与种类：确定性有可以分级的程度，也有说明它如何被检验的种类：通过复算，通过达到同一发现的独立途径，通过对某人的经验，通过施行本身。一个刻度把各种类并排放在一起，仿佛它们只是一个。

发展于：第 2、10a.3 章

参见：知识、真理

符合

类型：一般哲学

解释：一个陈述与其所谈论的东西的一致。哲学中最古老的真理概念，在日常使用中也理所当然。

经典问题：要检验一致，就必须独立于陈述而认识事情——为此又需要陈述。

解决：什么承受得住一种秩序，什么抵抗它，在同一个经验中显示出来，而秩序正是在这个经验中被建立起来的。不需要从外部进行比较。

与融贯性的关系：不符合的东西因此也不在广义上是融贯的（第 11.3a 章）——一个经验与之相抵触的表象，就不再适合其余的东西。在狭义上，作为思想彼此之间的仅仅一致，一个欺骗也可能是一致的。因此，符合检验不是第二种程序，而是融贯性检验中最苛求的情形：在其中，抵抗性的东西无法通过重新思考来消除。

发展于：第 11.3a 章

参见：融贯性、抵抗

经受考验

类型：一般哲学

解释：一个假设在继续使用中证明自身具有承载能力——或者没有——的过程。经受考验不是一次性的测试，而是持续进行：已经经受住考验的东西，后来可能显示为不足。

不是指：证明。经受住考验的假设并不是被证明了，而是迄今尚未失败。

同样不是指：运转。一个欺骗可以运转一阵，一种安慰可以有所帮助，一种意识形态可以有效地安排一个社会；经受住考验的是经得起日益增长的检验的东西。

与真理的关系：真的就是经得起日益增长的检验的东西（第 11.3b 章）。迄今经受住考验的东西，只要它顶得住，就算作已认识的真理。

发展于：第 4、11.3b、13.3 章

参见：前判断、抵抗

自我指涉性

类型：一般哲学

解释： 真理问题的性质：它指向自身。谁问真理是什么，就要一个真的回答。这个问题预设了它所问的东西。

由此得出的结论： 寻求真理无法从外部得到论证。它是一切论证站立其上的地面——包括论证它不存在的论证。

发展于： 第 1、2 章

参见： 施为性、明希豪森三难困境

范式转换

类型： 一般哲学

解释： 那种替换的不是单个假设，而是一座思想大厦的基本概念的变化。它可以作为极限情况保留旧理论，就像相对论保留牛顿力学；或者在一个领域内完全替换旧的基本概念，就像向量子力学的过渡。在更广的意义上，每一次这样的变化都是一次扬弃，包括颠覆性的变化：它保存现象，并把对现象的理解提升到一个新阶段。

规则： 每一次变化都必须拯救现象：它必须持久地解释旧范式所解释的东西，再加上旧范式无法解释的东西。在开始时，它在这方面还可能落后，就像太阳模型，最初计算得并不更精确。

不是指： 没有根据的变化。范式之间可能难以比较，但这并不使变化成为任意的，因为它遵循与普通研究相同的寻求真理原则。

发展于： 第 19 章

参见： 拯救现象、扬弃、经受考验

融贯性

类型： 一般哲学

解释： 一个信念与一个人认之为真的所有其他东西之间的关联。在某物不合适、留下空缺或两个句子相互排斥的地方，融贯性就被破坏了。

不是指： 单纯的无矛盾性。一个系统可以无矛盾且空洞。融贯性要求各部分相互支撑，而不只是互不干扰。

与符合的关系： 一旦不再把两者设想为内与外之间的比较，两者就是同一个检验的两个方面。在广义上，作为与所遭遇的一切——包括强制呈现出来的东西——的一致，融贯性包含着符合，而对符合的检验是其中最苛求的情形（第 11.3a 章）。在狭义上，作为思想彼此之间的一致，它不够：一个妄想系统也可以在自身内部是一致的。

发展于： 第 8、11 章

参见：符合、抵抗、整合

视角

类型：一般哲学

解释：把握某物所从的立足点，包括它使什么可见，使什么不可见。每一种认识都有视角；不存在从无处出发的观看。

不是指：任意性。每一种看法都有视角，并不意味着所有视角把握得一样多。

两种类型：有些视角把握部分，另一些从一个地点把握整体；谁把两者混为一谈，就贬低一方或高估另一方（见大象原则）。

发展于：第 5 章

参见：大象原则、整合、校准、定向的多元主义

认识

类型：一般哲学

解释：使此前不可通达的东西变得可通达的活动。认识是一个过程；它有开端、中间状态，并且没有保证的终点。

与真理的关系：真理是这样一个过程：认识在其中将所遭遇的一切，包括有抵抗性的东西，组合成一个有结构的整体（第 11、23.5a 章）。其中每一步达到的，都是已认识的真理：是完整的，不是半个，但不是最后的话。

发展于：贯穿始终；明确展开于第 3 章和第 11 章

参见：真理、真理过程、知识、经受考验

诠释

类型：一般哲学

解释：理解人类所产生的东西——文本、图像、法则、工具、行动。它不断发生且大多不被注意，无论读一个句子还是解释一个微笑。精神产品与自然产品的区别在于有意识的目的。因此，诠释对文本追问意图，对器官追问功能，对纯粹的自然过程追问原因。

诸维度：因为被产生之物出自某个目的，诠释重构它的产生：材料、创作者、手段和程序、目的和结果。在大作品那里还加上世界开启：它赋予许多人都关涉的经验以形式。

文本类型与真理：因为文本为了不同目的而被制作，人们在其上检验不同的东西：对报道检验它是否准确；对法则检验它是否实现其目的并与其余法则配合；对信件检验真诚；对诗检验它是否在另一种意义上是真的，就像人们说一个真正的朋友那样：它是否是其应当是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真或假作为判断，是关乎文本的判断（第 15.13 章）。

不是指：一份被机械处理的清单。每个维度都在缺少它时所产生的盲点上显露出来；作品的目的决定哪个维度最有分量。

发展于：第 15 章

参见：真理形式、视角、活生生的完整性

阵营思维

类型：我们的方法论

解释：根据论断所来自的那一边，而不是根据其根据来对它们进行归类。对自己阵营有好处的东西更容易被相信，对自己阵营有害的东西受到更严格的检验；批评被解释为攻击，批评者被归到另一边。

何以识别：看不对称。被翻转的过滤器不检验任何打扰自己一边的东西，却检验对方所说的一切。

不是指：任何站队都已经是阵营思维。它在归属取代检验的地方才开始。

诱惑是普遍的：它在所有时代、所有阵营都出现，包括那些指责别人如此的人。对此有帮助的不是选择正确的一边，而是对称：对自己一边和对另一边使用同样的尺度，而且首先把尺度用于自己的阵营。

发展于：第 21.1、21.2、21.8a 章；关于被翻转的过滤器，见第 10a.3 章

参见：颠倒、免疫化、定向的多元主义

颠倒

类型：我们的方法论

解释：一个原则翻转为它的反面，而其形式保持不变。谁利用大象原则来给每个立场分发一点真理性，并由此取消真与假的区分，就把大象原则颠倒了。

它如何发生：一种长处被绝对化——怀疑变成犬儒主义，寻求联系变成图式，共情变成一种取代检验的同情，开放变成任意。危险是使长处强大的东西的反面。对此有帮助的是自我应用。

为什么这是一个独立的主题：本书的原则都可以被滥用，而滥用从外面很难与正当使用区分。滥用显示在成效上，而不在形式上。最难以识别的是，在真理的名义下检验受到阻碍，而且往往是由那些自认为在捍卫真理的人所为（第 21 章）。

发展于：第 21 章，特别是 21.5

参见：免疫化、阵营思维、校准